


# 我看见夏天在毁灭

徐畅 著

小时代的大传奇

世纪文景 Century Literature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我看见夏天在毁灭

天色向晚，苦夏的阳光叮咬人脸辣辣的，我撣掉麻裤上的干土灰，担起剃头挑子进了伊城。赭黄的城门上蛛网盘根、黑鸦聒噪，阴风漏进来，滚瓜走石般“呼啦”弄喧。胶着的腐臭味肆意漫淹，周遭好似摆了一整圈粪桶。此间岂不是一座荒城？我暗忖着，慢下脚跟。





# 我看见夏天在毁灭

徐畅 著

世纪文景 Century Literature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看见夏天在毁灭/徐畅著;—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652-6

Ⅰ.①我… Ⅱ.①徐… Ⅲ.①中篇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9056号

出品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崔　琛
封面装帧　钟　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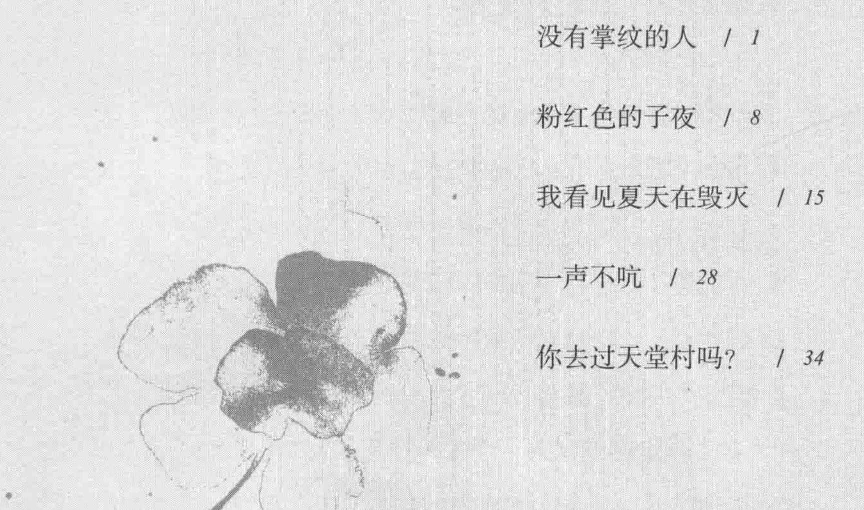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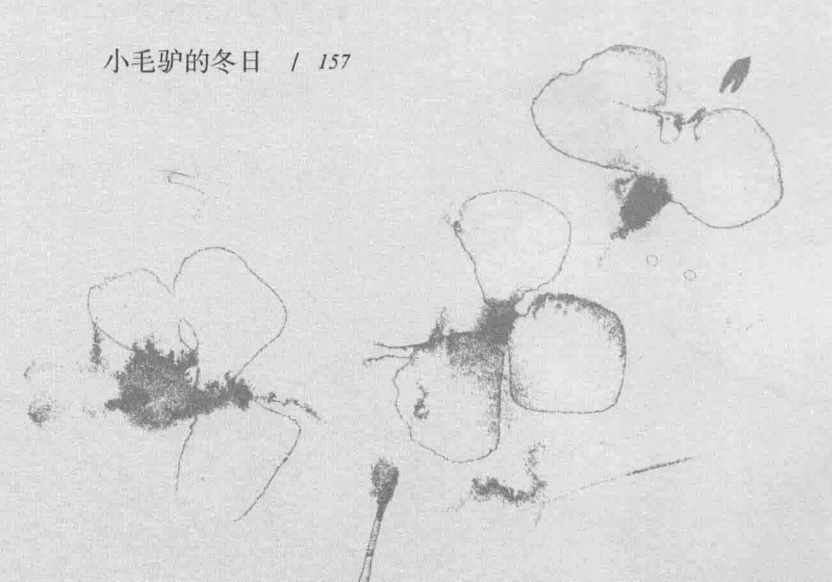

我看见夏天在毁灭
徐　畅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shsjwr.com)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96900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3652-6/I·1501
定　　价　28.00元

# 目 录

CONTENTS





# 没有掌纹的人

浴室下班后，我就去了徐老爹的剃头铺，正巧建仔也在那里，他跟我吹嘘他在五月花玩了个水很大的囡儿。徐老爹在帆布条上钢了剃刀，说五月花哪有什么好货，他兄弟徐二狗在县里日弄的才算得上花魁。徐老爹一谈起兄弟徐二狗就没完没了。建仔示意我先剃，并说他随便甚时回去，老婆都不会骂。我朝他皮鞋啐了口吐沫，这狗东西分明是骂我吃软饭。我坐上转椅不理他，徐老爹给我系了围布。

你可晓得我兄弟徐二狗扛过枪？徐老爹问。

上回你讲过了。我说。

他也会剃头，李集街上没人剃得过他。徐老爹说。

说第三遍了。我说。

老爹，你是老年痴呆还是怎的？这铺子是开不了了。建仔也说。

看我这烂记性，过到下辈子去了。他说。

你弟兄那么多事，都讲尽了？建仔说。

哪能讲尽？徐老爹说，七天七宿也讲不到头。

老爹，你今天不讲个好故事，我就不剃了，闷头你看呢？建仔问我。我吐过口水算是报了仇，我不生他气。是的，我也不剃了。我说。

怎说打就是闹的。徐老爹急了，赶紧在我耳郭边剪去一撮，那我给你们讲徐二狗剃头的事情。老爹说。建仔站起来要走，老爹不紧不慢补了一句，这回剃头，剃掉的可是人的皮。对面落地镜子里：建仔愣住了，徐老爹得意地掸去我肩头的发茬。建仔坐回条凳，徐老爹开讲了。

徐二狗剃头真是剃绝了，他剃得最好的还是光

头。那一瓢秃顶就跟木匠刨过似得，滑溜溜的，一根茬也没有。（建仔不屑地哼哼鼻子。）得亏这手艺救了他一命，1938 年还是 1939 年，日本人开到李集街，围住一街人通通枪毙了，不管大人小孩，就留了一个婊子和我兄弟。你们都是新李集人，真正的李集人都叫日本人杀光了。（徐老爹换了电推子沾了机油。）我兄弟给日本人剃头，剃十个给一口干饭吃。整个剃了三天，两个排的人都剃完了，七十多个人，（徐老爹不撒推子，偷左手捏起三根指头。）一个不漏。他就站在街心，日本兵排队挨个上来，也是这般转椅。但是剃完当天晚上，日本人就反剪了二狗子，塞进麻袋扎了口。扔到卡车上，不吃不喝运了两天。等他醒了爬出麻袋，四周摇摇晃晃，他自视已死，可未见无常和阎王，只有一口玻璃圆窗，窗外黑咕隆咚，他贴住玻璃才晓得，外面是没有尽头的海水。他在船舱里饿了四天，屎尿就屙拉在眼前，到了第五天，有人扔下两根老过劲的玉米，他没命啃，煸煸就咽，门牙都掰掉了一颗。第六天，有人撒消毒液提桶洗了船舱，还搬下来座椅，座椅

边镶了根铁柱，铁柱吊着三五根铁链。日本人喂二狗吃饱饭，给了他一把剃刀和一小桶浑液。小桶沉得要命。（徐老爹关了电推子回头望了一眼建仔。）

桶里是甚东西？恁沉？建仔问。

这哪能猜到。徐老爹继续说。

日本兵带了翻译跟二狗子讲清楚事儿就出去了，往后每天都有日本兵押人进来，来人坐上座椅，铁链锁住手脚，脖子绑在铁柱上。日本兵双双摁住来人，二狗子手持剃刀给他们剃头，一律光头。剃完头你们可晓得？（徐老爹换了剃刀，别在手心。）打眉心往上两寸处，一刀划下，直抵后脑，留一指长血口，扒开头皮，提起小桶灌进去，这一步可是技术活，灌快了会溢出，灌得慢了人就死了。不快不慢才能剥下一张完整的活人皮。

活人皮？建仔倒抽一口冷风，我心里也一沉。

那东西毒着哩，水银，桶里装的是水银，水银灌进去，流经皮肉处，皮和肉就分了，待到水银流满了全身，每个脚丫、每个指头都渗足了，人皮就跟一件挂在身上的汗衫没两样，而且这会儿，人还

没死。最紧要处就在这里，站一旁的士兵要不在这时抓住人的手脚，那整张人皮就全毁了，一旦抓实了，皮里的人一挣脱，头皮上的口子就大了，跐溜一下，人难耐地从皮里窜出来，在船舱里赤条条地疯跑两圈才倒头死了。（徐老爹撑开我发皱的头皮，一条条刮下去，那轻细的滋滋声听得我毛骨悚然。）就像这样，一天一个，一天一个。半个月下来，徐二狗子就疯了，等到夜里没人，他拿剃刀一刀刀划破手心，剥多少人，划多少刀，口子都是整齐的半寸长。二狗子死的时候，两只手都划花了，一道一道，跟织毛线似的，掌心的纹都没了。（徐老爹收回手，取海绵擦了我的脖子，解下围布。）

老爹，你胡诌呢，人皮不管吃不管喝，剥那瘆人的干甚？建仔说。

你晓得甚事？徐老爹睥睨他，做皮鞋、灯罩，还有沙发。鬼晓得还做了些甚。

建仔换了我，故事讲完了，徐老爹给建仔梳了头不说一句话，我推门而出，晚风咻地扑进来，建仔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你怎的了？建仔说。我回头看去，徐老爹捂住拇指，疼得脸皱成了抹布，鲜血滴滴往下落，好似没拧紧的水龙头。

喷嚏打猛了，剃刀划着手了，刀口多锋啊。建仔向我解释。我掏出一团卫生纸递给徐老爹，他揭开一层卫生纸摁住伤口。他新伤底下衬着密密麻麻的小伤疤，指头丫指尖虎口一处没落，鳞状的小伤疤刻得整整齐齐，满满一手。我推搡建仔，建仔惊恐地骂了句脏话，徐老爹这才反应过来，他缩回手藏进后背。建仔抢过他的另一只手，手上是同样惨不忍睹的疤痕，仿佛这双手是绞肉机里绞过，又一针针缝合的。徐老爹夺回另一只手，躲避我们的目光。

老爹，二狗子是你谄的吧？建仔问。

怎的没有，有。徐老爹哆嗦嘴唇，是个血胎，生下来就扔狗圈了，日他娘的，还是我自个儿扔的，我还不到十岁。

你怎逃出来的？他们不会留你活口的，那些狗日的，对不？建仔问。

逃什么？谁留……徐老爹说。

船上，你讲的船上。建仔说。徐老爹变了脸色，脸皮恶狠狠地皱着，他一脚踢倒转椅前的镜子，玻璃摔得稀里哗啦一片。都滚，今儿个不剃了。他喷口水，连踢带踹把我们赶出铺子，他日娘到老子地骂着，还朝我们吐口水，这回徐老爹是真的老年痴呆了。他匆忙地在门板上别了铜锁就回家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在他的铺子里剃过头。

冬至那天，建仔来浴室泡澡，我给他搓背没收钱。我们在休息处抽烟，他说徐老爹死了。我心头一阴，问怎死的，他说是割手腕放血的，口子是整齐的半寸长，送到火葬场，身体都干成了炸虾。我默默点头，似乎他的剃刀又在我头顶一寸寸往下刮，我一口气猛吸掉半截烟。

# 粉红色的子夜

夜越陷越深，风在空中没有方向地死磕，人要是站在屋外，一分钟内能换十来个发型。

老徐爹圈起四季鹅，蹲靠在墙边吃了半碗山芋稀饭，就了中午吃剩的一个半馒头，他甚至还洗了热水脚。他髋部以下的部位暖和起来，像在血液里灌了几碗温水。他躺在旧藤椅上，身体松散了，各个生锈的关节像拿螺丝刀卸了下来。

他丝毫没有睡意，或者说他对床产生了敬畏，即使是冬天里那温暖、火融融的被窝。像其他老年

人一样，他担心躺上床后就再也爬不起来。每天夜里，他只睡上三四个小时，而这短短的睡觉任务，是在大钟敲响十二下之后的。他习惯把睡觉当成一种任务，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他都会当成需要完成的任务。活着，也是一种任务，活着就是为了不死掉，为了不叫火葬场的灵车拖走，为了不叫人扒光衣服推进火炉里。这几年，他活着的任务更加艰巨，他怀疑自己快没有力气完成这项任务了。

徐老爹从藤椅里缓慢爬起来，等骨头组装好之后，他才直直站起。他打开电视和DVD机，从被褥底下摸出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几张碟片，他借着电视的荧光看清上面写着“ネイキッ”(全裸)。他年轻时见过这种文字。每当火爆的太阳晒干灌溉的渠水时，他就会想起见到日本人的情景。他戴着草帽，站在淤泥里扒小渠引水，大路上来了一队人，大旗上的红太阳跟头顶上的一样热腾、刺眼。两个日本兵反剪绑了他。他和几个村里人被日本兵带走，每天扛着半骟猪肉要走五十里土路。有那么几次，他想，要是没在无锡跳河逃了，现在会是个啥样？

那一晚可够人受的，都腊月了，在水里扑腾了四五个小时，天拂晓才敢爬上岸。

光碟封面上端坐着一位少妇，穿着超短裙，衬衫耷拉着，露出两个圆包。她高跷着大腿，拖鞋夹在脚趾间。徐老爹用手指摸摸那条大腿，那大腿白皙得像在面粉上撒了一层白盐，抬高的脚几乎伸出了光碟，凑到他的眼前，他能闻到脚上红色指甲油的焗油味。按理说，当年日本人绑了他，他是恨日本人的，但此刻他竟迷恋着眼前的日本少妇。她坐在凳子上挪动髋部，还把手指衔进嘴里，头发打乱，伸手玩弄徐老爹稀疏的胡碴子。

他的女人也喜欢侍弄他的胡碴子，那时他的胡须抓在手里像一把干稻草，又硬又粗。那个女人刚十九岁，第一次兴奋的时候，紧紧攥住他的胡子死死不放，仿佛她恨的不是爬在她身上急得似一头公猪的男人，而是一撮扎人的胡子。

他打开DVD机的仓门，装上碟片，那少妇还在骚弄头发，不愿被塞进黑咕咚的机身。满面雪花的银幕跳出灼眼的字幕。他退到藤椅里，拉过大衣

猫着腰蜷进去，风尖锐了，像举着斧头到处砍。他腰椎一阵刺疼，像骨肉里畸生出冰锥，不管往哪动，冰锥都快要挖穿皮肉，剔进骨筋。肯定是刚才弯腰用力用过了头，那种痛苦，蛆虫一般爬满全身，身体很多块骨头都像打进了食指长的铁钉，他感到身上的骨头正像一串红萝卜干挂在院里的细绳上，寒风吹得透彻、冰凉。

他狠咬着后槽牙辛苦地放平身体，他没有一丝愤恨，这些要人命的疼痛仿佛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暗想：只要转移注意力熬过那么几分钟，身体又会恢复原样。而这时转移注意力的最好方法就是欣赏粉红色银幕上亲吻的男女。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下身一阵热乎，像捂上两颗刚煮熟的土鸡蛋。那阵温暖滋生开，身体的疼痛因这一点热度减轻不少。他舒服地享受着疼痛减轻的快感，仿佛这比没有疼痛更舒服。但那一丁点的温度又困扰着他。他的裤衩里没有什么实物，两腿间吊着的那个东西也只剩半截。

那颗 97 式手雷扔得也够邪乎。吊桥眼看守住

了，废木堆后面一个没死透的日本步兵抠开手雷，在石板上猛磕一下，白烟冒起，二狗子是看见了，往徐老爹身上扑去，要是二狗子再用点力，要么伸长点胳膊，他就能保住那几寸长的玩意儿。手雷崩炸的凹槽里迸出一块石片直蹦他的裤裆。想着，他摸了一把裤裆。二狗子死得惨，找不到头，也找不到半条大腿，都成了肉末末，溅到他脸上、胳膊上，也黏到他浸透血的棉裤上。几秒钟前，他们还说吃狗肉放什么麻料来着。

外面的风磨尖嗓子叫喊着，在某个墙角、某个树丫处拧断了喉咙。这时，风像赤裸的流水悄无声息。画面上两个身体拧麻花一样交织在一起，时不时发出沉闷的呻吟声。按照徐老爹看这张碟片的经验，这是快进入最后的高潮阶段了。

写字台上慢条斯理走着的大钟丧心病狂地敲打了十二下，徐老爹心里一阵大祸临头的恐惧感，眼睛却不自觉地眯着，他聆听着自己微弱的呼吸声，任凭银幕上那个日本女人如何欢叫，呼吸多么急促，徐老爹却沉沉睡了过去。直到屏幕变成一片雪花白，

直到四季鹅挑高嗓门推倒圈门口的木板。

黑三叫来的小货车缓缓驶来，黑三来过五趟，递烟、说好话硬话都不顶用，上个月费了多少穷劲，张书记、赵主任都来了也挪不动这老家伙，老家伙还发疯操起扁担砸人。要不是看他无儿无女，早年又当过兵，早该找三五个青年人把他从这破门槛里扔出去。昨天，他是抱着应付差事的良好心态，临了，这死倔的老头竟答应了，看来，这老家伙是想通了，不期望没人照应，死在这土墙瓦檐的烂屋子里。

黑三对这个烂屋子并不陌生，他少年时，特别在乎前额几撮卷发的那几年，常和村头二毛子躲在这土屋后面打“跑得快”，那时屋子里就住了这老爷子，他一个人住着，没有老太婆也没有子女。他不怎么跟人说话，也不喜欢孩子。有些妇女偷摘他前院里的丝瓜挨老头骂时，当面赔不是，事后一直骂老头是个死没用的老太监，烂了根子，也烂了脑子，难怪要让人家捆起来跪到公社里不让吃喝。至于为什么要捆起来不让吃喝，妇女们也不知道，都是上

一辈人传说的。

几个年轻人三下五下把屋里的东西搬上了货车，三只四季鹅也捆好了一并带去敬老院，只有DVD机不见了。黑三问落没落下什么东西时，徐老爹摆摆满是泥土的手。小货车启动引擎、挂上挡，向敬老院方向一路奔去，身后留下两串伤痕累累的车辙。

# 我看见夏天在毁灭

天色向晚，苦夏的阳光叮咬人脸辣辣的，我掸掉麻裤上的干土灰，担起剃头挑子进了伊城。赭黄的城门上蛛网盘根、黑鸦聒噪，阴风漏进来，滚瓜走石般“呼啦”弄喧。胶着的腐臭味肆意漫淹，周遭好似摆了一整圈粪桶。此间岂不是一座荒城？我暗忖着，慢下脚跟。

城内商铺酒楼木质腐朽，失修多年，家家闭门掩窗。可仔细谛听去，叫卖声、日娘捣老子的咒骂、讨价还价、清唱的淮南小调正热闹喧嚣。我徐步沿

街行着，担子一头的火炉直冒青烟，另一头却撞得哐当响。

“剃头的来活儿了。”“胡记酒家”揭开板门挨出个女人，女人一席红旗袍，面上针绣了花里胡哨的早梅，颈上璎珞青紫耐看，兴是店里掌柜。

“使不得，使不得，姑娘家哪能随便削发哩？”我说。

“你这老剥皮的，恁多话，我甚时说我剃头了？”她身后窜出个后生，拖长辫子，阴阳头，阳面已生了一层黑茬。我放下担子，添炭烧水，取下担内红漆方凳，摆置好剃头的家伙什。

“几个钱呐？”女掌柜依着板门道。

“剃头刮脸加打辫，拢共十文。”我说。女掌柜在我手心排出铜钱。我收了钱，在厚刀布上钢好剃刀。女掌柜在后生耳边嗫嚅两句折身回屋。后生听得用心，临了还喊：切莫叫二扒子撬了柜台，那个杂种，钱票偷去，叫咱俩喝风啊。

“二扒子是弄甚的？”我修理他的鬓角时问。

“贼，成天偷吃爬拿，这狗东西，李集街上哪家

没挨他偷过。十二岁吧，人不大，心贼着呢。轧面条的王寡妇家，银票藏进枕头瓤心里都叫他偷了去，不出半月，钱败消光了，又去偷，摸捞到周举人家，顶西头带小院的四角楼就是他家的宅子，两层楼是全木的，半根铁钉都没镶，根根木条卯榫咬住，这崽子三更天去偷银元，周老爷光脚撵到街心，拾起地砖碰瘸了他的腿，这贱胚子淌着血爬过整条街。家家出门举笤帚骂打。”

“这回打服帖了？”

后生觑面闷愤地望我，“服帖？去他娘的，膝头夹好板子又去偷了，狗改不了……罢了，莫提他。我恨不得嚼了他。”

“城里发生过事儿，对不？”我问。后生佯慌着说：“能有甚事？”他四下端望，无人了才说：“老先生，我不跟你搗虚，长毛子进了城。”

“怎讲，莫不是太平军？”我手里的剃刀利索了些许。

“勿谈国事，勿谈。”后生嘱咐。

“还在城里？”我问。后生晃荡脑袋，只推不知

不知。我拧干手巾擦净刀面，他额头上涔涔冒虚汗，我蘸水在他腮上打了胰子，摸揉一番白沫就起了。我横刀刮下，“呲呲”碎响，他额上的汗珠频频滚落。“怎的？”我问。他钳住我胳膊，“长毛子死光了，鏖战一旬，一兵崽都不剩，尸首一骨碌抛在墙根。”他又晃头，扰得我无处下刀。“烂掉发臭了，清军都不让埋，后首城里就出了怪事。有人传闲说，长毛子索命来了。”

“城里人多阳气重，能出甚怪事？”我在另一面腮上寻下刀的所在。

“害病死了，瘟病，一个接一个，跟搁那儿排了队似的。棺材铺挣老钱了，卖得一口不剩，人稍死得勤快点，家人干脆卷席子当街扔了。城里人口死到半数，清军又来了。”

“得亏他们。”我应和道。

“你老先生痴呆了？那些个当官的，哪一个是来救人的，当即就围了城，封住门，东西南北四口儿，死死的，外面人不得进，里面人不得出。活生生围成一座死城。三个月长久，清军才拔了寨营收兵。”

我揩净他的腮帮，女掌柜在板门后嚷嚷开了：“两月没见二扒子动手脚，兴是死了。”后生迎头称是，女掌柜说：“辫子我来打，你找下家吧。”我作礼道谢，挑起担子拽开步子告辞。

街巷还深，我心里寻摸：找家便宜客栈先歇身，明日再去揽活儿。拐进胡同角，一群手摇拨浪鼓的小娃尾着我，跳着格子步，哼唱起剃头的歌谣：

老师傅　手拿刀　取龙帽　脱龙袍　坐龙墩

剃龙须　按龙头　掐龙腰　净龙面　掏耳朵

推拿按摩把病消　万岁头上敢动土　百家饭菜敬尔曹

剃出俊美新容貌　高官厚禄咱不爱　剃头好似坐当朝

我和着小唱，回首望去，身后无人，只有歌声在巷里音韵不散。我进了跟脚边的“福禄客栈”，客栈只我一人住店，老板娘跟我岁数相仿，六十冒尖。我上楼入了客房，她奉茶进来。我呷一口竟是苦的。

寒暄后，老板娘道出她老头子患痨病死了，膝下无子，老寡妇自个儿空守旧店。我听惯了别人苦惨的身世，遂问她“胡记”家的酒怎个滋味？老寡妇攒眉细声说，那家店没酒。

“没酒怎唤作酒家？”我问。

“店里没人，哪来的酒？”老寡妇说。我胸口阴沉，好似扬场的石磙碾过。“没人，我分明瞧得真真的。”我说，她愕然了，杯茶工夫才道：“也难怪，怕是老先生撞见了。”

“甚？”

“撞着魂了。”老寡妇说。我一受惊打翻了茶水，麻裤内狼藉一片。

“城里闹人瘟时，当兵的围了城，那会儿她跟店里跑堂刚勾搭上，那后生你该是见着了。”我点头承认。“她男人得瘟病死了，两人怕死，整夜守在城门口想法子溜走，那后生揹着鹰钩绑上绳，甩了圈撂上城楼，半街人聚在墙下观着，他铆足劲爬上去，刚一露头却坠下来，尸首碎成四段，印堂中了箭，只穿到后脑。把人吓得呀，他那相好哭丧心了，

整个人都疯癫了。她跪在墙根一个劲地刨土，刨足分量又捧上来，街上人蜂拥上去，都寻思刨出洞定能逃出城。不多时就刨出个大口子，女掌柜的指甲挨个掉了，用指肉也要刨。老先生呐，整整一宿，城墙地基深着呢，都生了根的。天麻亮才刨到墙外，外面人早候着了，哇啦一缸热水整个灌进去，城墙内都闻着香味。"

我撩开窗柩，"胡记酒家"门槛上，女掌柜正给后生编辫子。

"老先生，这哪是最绞人心的，我女儿怀了肚子，正赶上这倒头鬼的人瘟，女婿得瘟病死了，我闺女临盆当晚，孩子刚一落地，她就提起孩儿的脚，愣往墙上掼，掼死后丢进茅厕，没摔死也呛死了。她认定这孩儿活不下去了，不受人瘟那穷罪。"

我斟了杯茶递给老寡妇，老寡妇一口抿尽。"还是个外孙。"她说，"谁晓得个把月，半城人都出去了，全仗了二扒子的功，要不然我早该去见阎王老了。真可惜了我那个外孙。"

"断腿的小贼吗？"我问。

“可不怎的，”老寡妇说，“围了两个月，城内人就逼疯了。水还能从井里担，稻米整个断了，人死得一天比一天快。西头周老爷拢齐街人想了对策。”

“是要造反呐？”我问。

“不得活命，哪能不造反。眼瞅着全城人要死绝了。周老爷说，要找人爬上城墙，在墙顶往东跑再折向北，引开那些当兵的，这样就能空出分把钟，好让全城人去拆毁南门，问有谁愿去。人人都怕着死哩，谁不晓得城外的弓箭毒啊。半晌没人应，推攘攘到临了，二扒子拖着坏腿爬出来。”

“好腿的不是快些吗？怎是个瘸子。”

“那关头，都躲着死呢，管不了这些。周老爷扎了一捆银票，拾掇一麻袋银元，递给二扒子，嘱咐他上了城楼要一面撒钱撂元宝一面跑，这样追去的兵才多。二扒子攥住绳子，就是后生爬的那条，背了满满的大包袱，嘴里咬着大锅盖，一条腿蹬着墙面上去了。就听得哐当哐当雨点样的射箭声，城楼上没了动静。城下人泄了气，二扒子大概是死了，可那狗崽子脑子可不钝，上了墙就趴下，等箭射消

停了，他才躲在锅盖阴面往东跑，一瘸一跳，手还不住抓元宝往下掷，爬了一截，转向北去。周老爷带全城男女涌到南门口，胡铲乱刨挨个拿身子撞，两扇门间好容易露出点小口儿，可外面的长矛乱刺进来，串起三五个人的肚皮，周老爷掏出怀里的银元票子往外扔，扔得越勤，门开得口子越大，那些当兵的也穷急了。到底撞开了门。”

“城墙上的呢？”

“半城人去撞门，活下来的只有一撮，人们出城往南疯跑，掉头望去，城墙上没有人影。城空了，清兵便退了，活着的人回去寻二扒子，终究在墙根寻着了，折掉的腿上中了十多只箭，胸口扎成蜂窝煤了，齐齐整整的。几个性子软的女人抱着他，当儿子一样哭丧着，好些壮汉在一旁挖坟，周老爷根根拔下二扒子身上的箭掖进怀里，不吐一句话。”老寡妇说，“孩儿也就十岁露点头。”

“明日出城，我想去他坟上看看。”我说。老寡妇点头，下楼端上蒸好的饭菜，一同吃罢便回屋睡了。到了后半夜，车马赶路声、伶人敲锣拉弦声吵

醒我，我开窗探望，月地里青砖白路，不曾见到人烟。木楼梯“咿呀”作响，老寡妇登上楼来，她瞧也不瞧我，径直钻进我毯子里躺下，我贴她搂住，到了鸡鸣没再睡着。

早上喝过清粥，她送我出了客栈。我挑担子往巷深里走，这一整日背运倒霉，没揽一处生意，又惦记城外男娃的坟冢。心想，还是出城探看完回乡罢了。我斜了扁担，横穿两条街，街上卖布的、看西洋镜的、吆喝煎饼的、兜售瓜果的叫嚣不止，热闹腾腾。行到南城门，见一瓦匠蹲在墙根下，嘴里咬住旱烟。我问了二扒子的坟茔。他说出了城往东走，折角墙隅处便是。他端详了我，说我不像此地人，怎知二扒子，我道了昨晚在“福禄客栈”的前后。瓦匠不明就里，在青砖上磕净烟锅，“客栈里的老寡妇？”

“正是她。”我说。

“我在她客栈里做过长工，我晓得她，这老东西，工钱才把了一半。”他望向我，“她死了倒有一阵子了。”死了？昨晚她在我床上躺了一宿。我不信

瓦匠，道："瞎嚼蛆。"

"你老爷子怎骂人？"他说，"我还日弄你老啊？那老寡妇跑到城外不假，可她踩滑一根矛绊倒，让后面人踩死了。我看她倒下，我还喊'老东家、老东家'，她当场毙命了。"

我不睬他，出了门往东走。这两日遇到的蹊跷事够多了，我不信跟我睡了一夜的会是个鬼魂。就算是的，我也不愿相信。我闷头走下三里多地，仰望城墙头，心想二扒子瘸腿跑恁远，一起一伏是何等滑稽的场面。他该在这不远处中箭的，受伤后，拖着腿连跑带爬，到了折角处才滑跌下来。清兵为了杀狠，还补了十来根箭。否则不会像老寡妇说得那般匀称。男孩儿就这般毁掉了。我低头忖度。跟前一男娃闭眼席地端坐，肩头依着一大锅盖，缸口来粗。我惊得飞了魂。

"二扒子？"我小声说。他睁开眼。我一时想不出着边的话，"城里人都说你埋在这里了，我来……"

"城里还有人吗？"他问。

"很多人呐，我就从里头出来的。"

"城里没有人，"他说，"城墙里早荒了，没人活着。"

"不不，我待了一天一宿，我老汉眼睛还没胡花哩。"我反驳，"街上还有人卖东西，墙角还蹲了瓦匠。"

"没人活下来。"二扒子说。

"怎的没有，南门破了，跑出去一伙，怎的没人？你还是人家埋的。"我越过他的肩膀斜身看去，他背后没见一处坟冢，再望去三里远也不曾见。

"跑出去不少人，可那些……"他说，"当兵的卷回去了，围一个大圈，把逃跑的人都包了进去，没人跑得了，箭一排排射出去的，都死了。我也死了。"他顿了顿，"他们是死后葬我的。这里根本没有坟。"

"这是出了甚岔子，我怎跟一小孩的魂说起话来？"我自语道。

"我见过你。"他忽然说，"你不是剃头匠吗？你的'换头'呢？平日里敲敲打打，唧唧响，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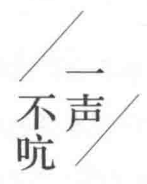
意的。”

“我没那物件，你怎会见过我呢？”

“清军回卷时，你正准备进城，我还听着你‘换头’的吆喝，”二扒子说，“可是当兵的也听到了，他们杀人杀得正发狂呢，你全看到了吧？”

“不晓得，”我脑袋里开了闸门，“这是怎的？我剃了头，这会儿是要去家的。”我重挑了担子，不敢看他的眼睛。

走下半里地，我忽见一剃头挑子蹲在地上，跟肩上的一般模样，“唤头”用的铁片棒子也丢在一旁，一具腐化的尸身静卧着，我走到跟前看到了自己。




澡堂雾气腾腾，只看清一颗人头飘在浴池水面。闷头红褐色的木盒里装了四把小铜锁，这表明他挣了四个人的搓澡钱。他贴墙坐在丛丛水雾里，安静呼吸、不动声色。手掌老皮泡了一天水又起皱了，他忍不住去揉捏，这是他从业十二年以来养成的恶习，就算非同寻常的今天，他也改不了。八点半，给最后一位客人搓完背便可回家了。他一想到回家，眉头紧成铜锁，揉捏老皮的力道也重了。

池中央“哗啦”立起一个人，这就是他等候的

那位客人，他身上的皮肉泡得绯红，这个节骨眼搓澡最好不过，再久一点颜色就过熟，搓起来会有针刺的麻感。闷头摊开木盒里的家伙什，两片搓澡巾，一破一新，除此之外，还有一把剃刀，这是给客人刮胡茬子的。他们没有打照面，也没必要说客套话，毕竟只是搓澡与被搓的关系，况且这雾气正四处填塞。客人劈腿骑在搓澡板上，闷头看着客人屁股沟上的紫色胎记，手里的活计迟疑了。为了再次看到这块胎记，他整整等了两个月，而今天这个时候，他显然有些不耐烦了。

两个月前，屋里传出“呼哧呼哧”的声响，他挑开一条门缝，那块紫色胎记在空中上下颠簸，花巧正娇滴滴地呻吟着，抓紧床单使出全劲迎合，远比往日花在闷头身上的劲头更足、更猛。闷头轻轻阖上门，端来条凳，坐在门口等候。他最擅长的就是等。

两人办酒席时，花巧是李集街上最大的美人，家里经营女装生意，钱多得海了去。而闷头刚从乡

下大岭庄搬来，人矮墩、干瘦，活脱脱一只马猴。唯独的优点便是老实本分，老实本分得全无理由，所以这倒插门的女婿他愿意当，所以他有了漂亮老婆，有了不少存款，还是愿意在澡堂搓澡。女装店生意自然得花巧站柜台，揽生意。

花巧第八次偷腥的那个晚上，闷头坐在门外偷听的变态行为让花巧恶心，她宁愿丈夫踹门进来，当一回真正的男人，也不愿他懦弱得只敢偷听。花巧朝他脸上啐了唾沫星子，闷头不说什么，只管脱光衣服上床等花巧。在闷头的逻辑世界里，他抓住花巧的把柄，花巧理应补偿他一次。这合情合理，也是惯例，他大半个月没沾过荤腥了。花巧一面骂他是变态，是窝囊废，一面解下文胸的一排暗扣。

“你个贱种。”花巧说，“凡是女人，看到你这副模样，谁想跟你弄那事儿？”闷头滑进被窝抱花巧的腿。

“滚开，说过多少遍，不许往下摸。你还真高攀了，”花巧推翻闷头，“你高攀得起吗？要不是他弄大我肚子，你算什么狗东西？李集街上想跟我钻被

窝的，可是一条街的人。”

一提到“他”，闷头全没了兴致。所有好事都是叫第三人称给坏的，“你”、“我”之间，非多一个“他”，还是第一个“他”，往后领家里玩的男人，闷头装瞎没看见，但是用第一个来说事就碰了他的原则。那第一个是马戏团里的领班，会吊环，也能走钢丝，小腹上的肌肉一块一块，刀切似得，屁股也紧致得极好。他就跟花巧黏了大半个月，搞大肚子后，他理所应当地跟戏班子去了下一个集市。家里为了掩丑，慌忙找个老实人充了女婿。

这空当，闷头握住剃刀，割向客人翻滚的喉咙，可下手时却迟疑了，他放下剃刀，庄严地套上崭新的搓澡巾。他从脚开始搓起，每个脚丫深处都搓到位了，泥卷从澡巾上频频滚落。沿股沟上行，在宽广的背脊上闷头展开手脚，使出浑身力气，泥垢卷起弹丸大小，客人舒服地哼哼着，仿佛抚摸他的不是闷头，而是闷头的老婆。闷头抬起客人调了个儿，舀热水冲了全身，雾气中，两腿间那坨肉物隐现出

一团朦胧黑。闷头迟疑了，竟放松了眼下的活计。两个月前的那个夜晚，正是这肉物在作祟。闷头集中注意力，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给人搓背了。他继续上行，在男人胸口处又扒下两卷黑灰，接着是脖颈。男人闭着眼，就像案板上的一扇猪肉。闷头绕着脖子搓了一圈，这一圈耗费了他一生的力气。他拿起肥皂，在男人脖子、下巴上打了厚厚一层泡沫，男人的眼睛还是闭着，闷头掰开剃刀，摁住男人的脸，往泡沫深处轻轻划了一圈。男人的腿弹踢几下就消停了。他又在两腿间剜出一个洞，抓起剜下的肉物投进木盒。

客人搓完澡了，闷头收回剃刀，掸掸搓澡巾，扶坐起客人，架着他走进泡澡池，男人的皮肤光滑、细腻，只有脖子上红殷殷的肥皂泡还没有褪去。客人安静地坐在热水里，只留一颗头浮在水面。

闷头收拾了剃刀、搓澡巾，把搓澡工们共用的肥皂放进胰架。夹着木盒离开澡堂前，他回头看了一眼，客人端正地坐着，身体浸泡在一汪鲜红的热水里。下到一楼，闷头在服务台前换掉四把铜锁，

拿回今天的六十块钱。他一张张数了纸票，顺手取了柜台上的矿泉水。

出了大门，他径直走向浴室后头的锅炉，老黑头正往锅炉里铲煤，钉在锅炉边上的温度计指着35的位置。闷头递给老黑头一瓶矿泉水，老黑头铲了一下午的煤球，嘴里正干渴。他一口喝干了整瓶水，老黑头道了谢，继续干活。闷头站在一边静静等着，前面说过了，他最擅长的就是等。老黑头铲了五锨，尿脬就涨了。他把铁锨交给闷头，去了二十米外的公厕。闷头不慌不忙地走到锅炉前，重新调整了预设温度，他往锅炉里又添了三大块煤球。他抬头望向二楼浴室的窗户，直到闻见香喷喷的肉味才肯离去。

闷头没有回家，而是走进街边的礼品店，买了精美的包装盒，还要了一根免费的红色彩带。他准备回到家里，把木盒里的肉物移进包装盒，再用彩带系出一个好看的蝴蝶结。他打算花上一个小时来细心制作，因为这是他结婚以来，送给花巧的第一份礼物。

# 你去过天堂村吗？

跨过琼州海峡，随着一阵撕心的刹车声，列车徐步停在铁轨上。时间是凌晨两点。车窗外能看到一处汽车回收站，报废车辆的空骨架在百米阔的广场上依次排去。天空昏嚎重浊，要等天亮，还有三个钟头需要打发。

我掼掉手里两张黑桃四，捶腿起身去厕所，马里奥洗好牌等我。他又赢了我一次。从餐车供应盒饭到现在，我和马里奥坐在吸烟处打了六小时的“跑得快”。马里奥并不姓马，我也不知他姓什么，

他嘴上一撮灰白交杂的浓胡子、鼻子大得能塞进两枚一元硬币，头戴的鸭舌帽也是绿色的，随身还带了暗灰小包。我只好叫他马里奥。就像我哥们去拉萨后，整张脸晒得黑不溜秋毫无像素可言，我便管他叫马赛克。我并不知马里奥是什么来历，只晓得他不是去拯救公主，而是回老家探望儿子。回到抽烟处，我重新垫了报纸坐下，他正瓷瓷地凝视窗外。

“广播说前面塌方了。”我说。他不睬我，手也没摸牌。窗玻璃上镀了一层水雾正冷冷漏着光。马里奥回过神来切了牌，是张红桃 A。“好手气。”我说。他躲开我的眼慌张地掏出一包“黄鹤楼”，抖出一支衔住，就着打火机忽扇的火焰猛吸一口。他收起烟盒，重又掏出，礼貌般地伸给我。“戒了。”我说。他放回兜，两只姜黄的手指夹住烟蒂频频吐烟雾。“华子就在汽车回收站开吊车，十多年前的事了。”马里奥递过牌试探我是否愿意听他的故事，我推开牌听他讲。

华子是我家独苗，我不跟你搞虚话，他开吊车

真是个好把式。跟师傅学了半个月就进回收站了，站里挣的钱也不在少数，头一月就寄回家两千多块。你知道，十年前的两千块可比现在值钱，那会一大碗豆腐脑也就一块五毛钱，还是大瓷碗盛的。（他弹掉烟灰，比划出一个大碗。）现在啊，一小碟就要三块，还没尝着味道就咽没了。

头两年，他月月给家寄钱，成箱奶粉、饼干往家带。华子晓得他妈苦，夏天没人在家，他妈捂出一身痱子也下不得床。吃口饭都要人喂，更不说拉尿了。华子跟他妈亲，说日后哪也不去，专在家服侍他妈。华子妈听不得软话，一听就堕泪了。她淌泪望我，我晓得，她是怨我的。（两人挨进吸烟室抽烟，马里奥捏灭烟头，又点上一根，放低声音。）我也该，谁叫我嘴贪哩？我是开卡车的，在钢铁厂里，现在不开了。当时接一笔单子，去信阳一家焊铁床的小厂送钢，我媳妇押车。交了货当晚我就喝大了，可想到明儿早还要回厂送款，便连夜开了车，厂里人劝我也不听。我媳妇坐在副驾驶上拿湿毛巾，一个劲儿地帮我擦脸。开了一个钟头，我彻底酒醒了，

路也好走，就是尿脬涨得厉害，我歇车站路边撒了泡黄尿，可等我拉好拉链回头一瞅，（觌面吸烟的两人转过头来听，马里奥用力摆手，头也摇着，他顿了良久强咽下一口吐沫才开口）哪儿还有人？一辆集装箱卡车闷头撞上去，我魂都掉了，驾驶室被压成一块大饼，幸亏她是睡着，要不然连头都挤掉了。我整个人被死死拿住了，竟僵在那里。等我反应过来，砸了窗户费死劲拽她出来，（他睖睖睁睁地盯住我）她身下的腿就像两条空棉裤，晃晃荡荡的。我就知道这下完了。人都有不行的一天，我也一样，迟早的事儿。送去医院……（马里奥捡起牌底的红桃 A 侍弄着正反面，两人离开吸烟室，他改了口。）要不我怎说华子跟他妈最亲呢。

我跟他妈商量，再过两年给华子娶媳妇。他妈问华子有没相中的，他痴痴地说不要不要，有了媳妇就不能照顾他妈了。他妈一认真，华子才道了实话。这孩子贼精，早谈了对象也没跟家里传言。（马里奥笑了，这是他第一次笑。）我平日里事情日攮惯了，倒忽视了这一茬。过了个把礼拜，他带着女朋友

回家来。囡儿长得瓷白瓷白，身段细瘦好看，就是衣服穿得花里胡哨，后背露出大半，就跟电视上放的人似的。华子说外面人都是这打扮。他妈偷偷揭了席边掏出五百块，囡儿道谢接了，没推让半点。饭前饭后囡儿一声不吭，夹菜也挑挑拣拣，米饭将吃一撅就撂了碗。儿他妈是中意的，喜得整天唠叨要刨了土墙盖楼房。我心里却滚瓜走石得说不出滋味。

自打那天，家里老会丢钱，先是三五十，后就是成百成百的红票子。他妈说该是华子有急事拿了，没来得及说。我想也是，自家儿子拿的钱，又不是别个甚人。等他回来问问便知。过了一月，华子也没归家。

有天五更夜里，家里遭了抢劫。我去村头吃酒了，回来见孩他妈趴在床上哭，手里攥着一沓钱，喊着有贼有贼。我问是哪个，她死死把住嘴。我反锁了门，打开衣柜，把钱塞进长裤口袋里。我问那人长甚模样，哪个村的？她反倒哭了，骂我灌黄汤灌到了半夜，要是不喝酒也不会有这等事。她哭得更厉害，干脆嚎开了，哽噎间，说华子一脸死相进

屋抢钱，眼神恶狠狠的要吃人一样，张口就要两千，说是朋友借的。他妈不信，华子翻箱子踢柜子，把屋子搜个罄尽。他妈不给死死护着席边，华子干脆抢了。我连夜骑车寻他。

“你可晓得我看到了甚？”他问我。

“这哪个猜到？”我说。他摇头屏住气。

满屋臭脚味，遍地烟头，猪圈都不如。四个小青年，年纪一般大，横竖躺着，身边点了盏煤油灯，纸卷、针筒、汤勺随意洒着，华子睡在地上，如一摊细泥，琵琶骨一根根看得分明，手臂上扎了密密麻麻的针眼，胳膊肘处的针眼都淤黑青肿。他翻了身端起汤勺，打着火机煨烧勺底，鼻子凑在勺子边。他们管这叫“走板”。我拾起扫帚就打，他认不得我，嘴里日娘捣老子地咒骂，还说女人都是骚精变的，女人生女人是一窝骚。我扇他嘴巴，他也不闭嘴。他骂哑了就大哭，还要拿针筒戳手腕，我心软松了手，他跑掉了，半年没归家。我去站里问了才

知，跟华子去家里的小囡儿，先前在旁人家住了大半年，刮过胎才跟了华子，华子也傻，日夜供钱给她养着，她把华子摸捞干净卷钱跑路了。

送灶那天，我在锅屋揉面，听到弄堂有走动，心想儿他妈要解手吗？谁晓得推门就见到华子在屋里翻东西，身子瘦得像根扁担。眼下他摸出衣柜里的长裤，掏出一卷钱，看都不看地揣进怀里。见身后有人，他慌忙掏出裤兜里的匕首，有恁长（马里奥比划出合适的长度），他是犯了毒瘾走投无路了。他妈哭喊着掉下床，抱住他的腿，任他踢踹也不放手，谁晓得这畜生一刀捅进他妈的胳膊肘里，又连轧两刀，孩子妈的棉袄瓤子都湿血漫出来。我将要上前，他忽喇几下挥着刀子把我逼到门外。他疯掉了，我也疯掉了，可我比他还疯哩。

我在院里胡乱瞎走，前后拿不出主意。我不跟你胡诌，那几分钟当真煎熬，翻来覆去，跟油锅里的鸡蛋饼似的。我走到井边拾块砖头，觉着不合手便丢了，又去锅屋取了案板上的菜刀，还是不顺手。院墙根倚着一把斧头，生了锈，刀口也钝了，但还

能用。屋里传出孩儿他妈的打骂声，华子也在嚎哭。我提了斧头冲进门。(三个青年人走进吸烟室，彼此递了烟，嬉笑打闹。马里奥不说话，默默给我发牌，他又起了打牌的兴致。)

“然后呢？”我问他，“你进屋以后？”

“华子抢了钱坐在地上，他妈抓住他的头发，胡乱扇他头，他大哭着，拨开他妈的手，把刀子擎过头顶，狠狠地盯着他妈。”

“他不会是要……”我说。

我走上去，落下斧头，就像平日里劈开一根干柴。铁锈渣子掉进他的发茬里都能见着。我从他后脑上拔出斧头丢到一边，他的身体栽倒了。我抱起他坐在门槛上，他轻得像一只花猫。我浑身没力乏得厉害，像扛了一天水泥包，终于可以休息了。屋外比屋内冷清多了，领口里灌着风，刚才我还没感觉，一坐下来，冷风吹在脸上像在扇巴掌。我褪了皮袄盖在华子身上，我觉得自己还活着，好似从前

都是死着一般。院里的水井、条凳、草堆看着那么生疏，难不成是别人家的？梧桐叶在梢头弄喧，跟雀子一样。（马里奥扭头望向窗外的回收站，烟燃到尽头烫了手指他也不在意。三名青年正奇异地打量他。）我抱住儿子，到了天明也没撒手。上个月，村里来电话说，一家胶合板厂盘下村里的三亩稻地，我是回去迁坟的。.

我明白他回家探望儿子的意思。马里奥问我喝水不？我说不渴，他解开随身小包，一手掏水瓶，一手撑开五指当空掩着。好似包里装了见不得人的物什。

“你说你儿子哭了？他抢钱为甚要哭呢？”我问。

“当时哪儿晓得？后来才知。”马里奥换了根烟说，“他竖起刀子，尖头是对着自己的胸口，他不是要杀他妈，而是要捅死自个儿。他知道自己疯了。”马里奥抹了把眼睑，“可就在那空当……”他深吸一口冷气，“我宁愿他在我身上捅刀子，多捅几刀也无所谓，这样他还能舒服点。儿他妈哭瞎了眼，搬了地方也没用，终究还是走了。”

"走了？"我问，"怎会这样？"

"也就刚走，"马里奥说着，大鼻子殷红，"火化了儿子，我们搬去了外地，在人家车库里开了家小超市，开张不到半年，我媳妇偷偷藏了农药，整整两瓶，趁我进货时喝下死了。等我到家，身子都硬了，手指蜷成了鸡爪。往后，我还能有甚奔头？"马里奥愣了愣，起身去厕所，说水喝快了想去解手。他走后，进来吸烟的人踢到他的包，包里铛铛响，我倾身探望，里面竟装了两瓶农药，黑漆漆的，玻璃瓶。我蓦地打了寒噤，胸口似打进了铁钉。回来后，他在裤腿上擦净手，强挤出笑容问我还打牌吗？我说打吧，反正也没事。车厢剧烈晃动，想必前面的塌方清除了，列车重新开动。"嚓嚓"的车轮声，像掰断一根根手指的脆响。马里奥捏灭烟头，默默抓牌。车到了下一站停留两分钟，他抽走屁股底的报纸准备下车。

"你回去不仅是迁坟吧？"我随口问。他提溜起灰包，看着我，没说一声再见便下车了。借着站台上阴冷的灯光，我看清站牌上赫然写着：天堂村。

# 麦克白

暮色困顿，皇冠大剧院外晃荡着三名女孩，姑娘们身段妖娆，嘴啃苹果，齐膝的粉裙摆迎合着晚风。明日十点莎剧《麦克白》即将公演，今晚英伦剧团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一次排练。外滩哥特式高楼捶响了大本钟，时间是正八点。排练终于结束。寒茹别了男一号 Martin、正副导演艾伦兄弟离开剧场，路对面早已候着一辆法拉利。三姑娘纷涌而上，挽起袖管、撩起裙子要签名。寒茹掏出随身带的 Pelikan 金笔在头一个皙白的脖颈上签了名，另

一个是在褪去丝袜的大腿上，轮到第三个，她竟恭敬地从腰里别出一张四角见方的银白硬纸，这正常的举动在这兵荒马乱的情景里反倒不正常。寒茹潦草地签了名字，遂上车逃离。

寒茹生于新加坡西海岸，在英国留学十年专业学习戏剧表演，二十四岁加入英伦剧团，随剧团进行多次世界巡演，足迹遍布东南亚与整个欧洲。如今，她已是红透天的名角、名利场上的娇宠。尤其她饰演的麦克白夫人更得到评论界的极致推崇。明日上海的演出，就连戏剧大师赖声川也执意从台湾飞来上海，并连夜订了包厢。这样炙手可热的明星自然少不了无数的花边八卦。有的说她与法国银行行长拉斯蒂涅有染，有的说她在华盛顿也搅起一摊浑水，议会还秘密弹劾过奥巴马，更有的说她曾有一子，黑皮肤，男友不知所踪，南非地区一片哗然，网络随即流出寒茹的性丑闻照片。类似剧情烦不胜举，不一而足。

寒茹泡在酒店浴缸里，哼唱着《麦克白》的插曲，“Vieni！ t’affretta！”唱到动情处，“哗啦”一

声站起，抖动着胸脯为丈夫麦克白登上王位而激动流泪。就在这时，浴室角落传出动静，像是嚼碎饼干的细簌声。寒茹慌不迭地裹了浴巾倾身探看，原是一小窝潮虫，蜷在一处好似肿胀的黑瘤。她摩挲着起皱的掌纹，取来手机拍下照片，打算立刻传到 Facebook 上。看来这家酒店马上就要捅个大娄子了。寒茹心头飞上一只花喜鹊吱咕叫嚷，慌乱的敲门声打乱了她辛勤积攒的好情绪，门底缝里塞进一张卡片，寒茹笑开了嘴，定是什么上门服务的勾当，她要是把这一股脑的丑事全捅到网上，粉丝们会炒得沸沸扬扬，到不了明日，这家酒店铁定要停业整顿。她满怀欣喜地举起手机，镜头里却是张银白纸片，上面还有自己蹩脚的签名。她解了锁扣拉开门，门外无人，穿风膛呼啸灌进胸口。更奇怪的是，门外墙根蛰伏了许些黑潮虫，它们正连成一线，忽悠通向过道尽头。岂不是要闹虫灾了？寒茹随潮虫而去，跟至紧急出口处，掩蔽的小门"吱呀"打开，门内紧急指示灯隐隐泛出荧光。下到一楼，大厅内一如往常，服务台前排了长队在等候办理入住手续，

大堂经理玩着手机四下走动。寒茹只裹了一条浴巾现身，可大厅里的人对她视而不见。她甚至撩开浴巾一角借此吸引眼球，但是人们各自忙活，全然不顾她的存在。酒店旋转门外，潮虫汇聚成垅，愈拢愈高，砌成立方体的骨架，骨架间潮虫们纠缠结痂，密密麻麻，成了只密不透风的黑匣子。寒茹赤脚迈上前，潮虫墙的罅隙里裂出一道窄门，门内的潮虫还堆出一排座椅。她在高低不平的椅面上小心坐下，对面的墙缝里伸出一颗头，头往前伸带出了身子，身子由众多潮虫组成。潮虫人走近寒茹，伸出黑乎乎的手掌，掌心的潮虫在上下撺掇。寒茹递上去银白硬纸，上面的名字凭空消失了。潮虫人捏了纸片一角，留下镂空的圆孔。寒茹点头道了谢，潮虫人折身去检查墙壁，它掰下车厢上十几只咽气的潮虫，空缺的位置很快填补了。车厢壁修整好，潮虫人挨着寒茹坐下，潮虫班车发动了。班车底盘的潮虫刨出一口浑圆的大洞，两丈有余，潮虫车蚯蚓般窜进去。待寒茹尖叫着睁开眼，潮虫车正浮游在巨幅玻璃上空。潮虫人望她，又望镜子说，“我讨厌镜子，

镜子让人类数量翻了一番。”潮虫车漏进万丈深的玻璃里，就像一颗青石蹦进了水面。

寒茹醒来后，发现自己正躺在鹅毛绒毯里。四周全无潮虫的踪迹，一名侍女端木盆蹀躞走进，道一声麦克白夫人便在门旁等候。寒茹在戏台上演了六年麦克白夫人，她能感知她的语言、她的情绪，但是从没像麦克白夫人那样生活过。《麦克白》里麦克白夫人只在关键时刻出现，她是如何度过那些漫长的夏天、冬日，平日里饮食习惯如何，有甚个人喜好，寒茹全然不知。她当真愿意做一回真正的麦克白夫人。楠木大床、壁炉里噼啪烧旺的干柴、腼腆的侍女、石壁上悬挂的虎皮铮铮发性，这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她摸索自己的手掌，掌心没有褶皱，头发也干透了。这里是苏格兰？国王呢？第几场戏了？寒茹无法驯服自己狂野的思绪。思量间，门开出一条缝，一把短刀伸进来，刀刃上滴血不止。面部狰狞的男人挨进门，打着趔趄爬到床边，紧紧抓住麦克白夫人的手，“做到了，我做到了。”男人跪下，“我的王后，整个苏格兰都是你的了。我也是你

的。我们是人上人，再也不用受怕了，他再也杀不死我们，我再也不怕他了。”男人扒开胸膛，从里面提出一颗人头，正是国王邓肯，他怒睁着眼，恶恨地盯着麦克白夫人。立在门边的侍女大声尖叫，男人提刀上前，偷出另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你什么都没看到，是不是？”“没有，将军我什么都没看到，麦克白将军，我这就回乡下。”“不，你哪也不能去，你记住我这张脸，好好看着。”麦克白摁住她的脖子，抽刀刺进锁骨，在胸腔里剜出一条通道，侍女毙命倒地，下半身尚在痉挛，麦克白爬到夫人枕前抚摸她的手。

都是为了你，你这个贱女人，我的贱女人，我要让别人为你死，我也要为你死。你躺着不动就这般美，就像月亮一样。（麦克白抓起夫人的手含进嘴里）我恨不得吃掉你，你的皮肉、骨头，我一点都不会剩余，我要蘸酱细细品嚼，你的味道多么鲜美。那样的话，你就在我的体内，任何人也不能夺走你。我的小月亮，我配不上你，我统治了苏格兰、统治了整个欧洲，我还是配不上你，你太美了，你是天

上的，而我只是个凡人。不过，你现在是王后了，没有人敢不服从，不，不不，我怎的忘了，（麦克白握拳砸脑袋）还有人，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我大意了，还有人，（麦克白提起地上的短刀）还有一群人，他们都得死，女巫的预言是对的，我只要按部就班，一步步慢慢来就行。

麦克白揣起刀离开屋子。麦克白夫人下床推开窗枢，麦克白站在青石垒成的墙院内，班柯将军推门进来，脸色阴沉，道出国王驾崩的国殇。麦克白跪下痛哭流涕，班柯将军叩首相对，麦克白举起短刀，行将落下。一口白生生的尖刃穿透他的胸口捅出来。麦克白忍着剧痛，横抹了短刀，班柯将军的人头应声滚落，脖颈处喷出丈把高的鲜血，血沫溅到麦克白额头上还是温热的。大队人马破门而入，战马高挂的竟是英格兰的旗帜，为首大将一声喝令，战马分裂两批，投枪手纵身投出标枪，一一穿透麦克白的胸膛。麦克白感觉阵阵冷风刮进胸膛，一名战士抽鞭打马驶入院内，吁声下马站在麦克白眼前，他一根根拔掉麦克白胸口的标枪，好似抽出一块块

琵琶骨。拔尽标枪，战士摘下头盔，毫无悬念地，他就是邓肯的儿子。麦克白哀嚎一声，仰望窗户旁的夫人，就像注视一轮月亮。

“这么看来，你赢了。”寒茹听到耳边吹气般的声音。不知何时，竟有人偷摸进她的屋里。来人罩着一身黑披风对地上的死尸、人头熟视无睹，她望向麦克白说：“这就是叛徒应有的下场。”

“他不是叛徒。”寒茹边打量她边说，“他是为了我。”

“哼，你很美对吗？我的妹妹。”来人揭下披风，露出癞秃的头顶，满脸起了脓疱。

“妹妹？”寒茹问。她看着英格兰士兵把麦克白钉在墙上，远看去像一张人皮。

“你害死了麦克白，你不知道吗？”女巫把玩手里的潮虫，“我是第三个，我预言了麦克白的死。而你，是你一手策划了麦克白的死。”

“我？我是他的夫人。怎么可能？”正说着，门外又进来两个女巫，同样的装扮，身体臃肿，落地的披风拖了一层厚实的泥灰。“你们？”寒茹剧院外

要签名的三个女人。

“看来你都忘记了，你都活那么久了。”第一个女巫伸出鳄鱼皮样的手掌，在寒茹头上摸了一把，“麦克白夫人，你其实是第四个巫师。”

寒茹望着窗外钉在墙上的麦克白尸体，昏死过去，醒来后赤脚裹着浴巾躺在潮虫班车里。她全都想起来了，耳边隐约传来猫声，是的，她的一切记忆都是从一只猫开始的。潮虫班车再度悬在巨镜上空，潮虫人说：“我讨厌镜子，因为镜子里都是真实的，而镜子外却不是。”潮虫班车跳进镜子里，寒茹从浴缸里惊醒了，水温尚热。她手里攥着银白纸片，纸片一角打了两处小孔，一窝潮虫正从浴室里挨着墙根撤退。

寒茹穿好衣服，召集剧团里的全班人马立刻到剧院汇合。她以退出剧团的砝码威胁正副导演，重新排戏，剧名《麦克白》也要改。副导演说剧名早已公布不能改，寒茹反驳，网上不能改，那就现场改。观众来了，再另行通知。

翌日，《麦克白》准时公演，剧名换成了《女巫

的暗算》，观众一片唏嘘，倒也没人离场。灯光就位、音响就位、布景就位，帷幕缓缓拉开，戏剧开演了：

## 第一幕　肮脏的街道

嘈杂的街道上巫师横行，他们长相丑陋，彼此谩骂。街道角落蹲着一只临产的花猫，它已奄奄一息。路过的巫师咒骂着朝它吐口水。花猫蜷腰猫缩在地板上，随着深夜降临，花猫产下一个胎儿死去。胎儿自行撕破包衣露出头见风就长，长成俊俏的姑娘模样，姑娘靠着好心人接济勉强活下来。姑娘终日乞讨到了初潮的年龄，三名奇丑的女巫来找她，声称是她的姐姐。

大姐：妹妹，原来你还活着？我以为你同花猫一起死了。

二姐：是啊，你长得可真美，哼？我们的父亲犯了通奸罪，巫师长把这个小寡妇变成了猫，想不到她生出来的，不是个猫妖，竟是个美人胚子。

三姐：好妹妹，我们是来救你的，跟我们走吧，

巫师长还在等我们呢。

四妹：巫师长？为甚去哪儿？

大姐抓住四妹的手，飞出舞台。

## 第二幕　巫师盛会

旁白：人类处死乡村女巫已有百年历史，巫师们也在暗中骚扰人类。巫师与人类势不两立。可巫师世界里却出了一个叛徒，他违背作为男巫的诺言想要做人。这名男巫化名麦克白潜入苏格兰的军队冒充士兵，一路官运亨通，当上了将军，并借权势公然与巫师为敌。巫师首领召集众巫师想对策铲除这一叛徒。

三名女巫携着妹妹来到巫师盛会。巫师长与众多有名望的巫师蹲坐一室。

巫师长：可有甚法子？

巫师们沉默不传言。

三名女巫谏言：要消灭麦克白，直接派人去暗杀，直截了当。

巫师长摇头说：单单消灭他太容易了，最痛苦

的毁灭，应该是让他自我毁灭。与其我们去折磨他，不如让他自己折磨自己。这才叫人欢喜。

众巫师连连称赞，个个钦佩巫师长折磨人的高超手段。

巫师长：不过，必须有人时刻敦促麦克白，促成他的毁灭。有谁愿意前去？

三名女巫推出身后的四妹，巫师长留心观望小姑娘。

大姐：让她去吧，你看她长得水嫩，打扮一下倒也是个美人，就让她做了麦克白的妻子，暗中逼死麦克白。

巫师长仔细打量小姑娘：你岂不是猫所生的崽儿？

二姐：是啊，您倒是忘了我那多情的父亲，还是您替我们做主，把小寡妇变成一只猫，谁知道，这只猫肚里怀了这么个物什。

巫师长：那好，这位麦克白夫人，要是能逼死麦克白，我便证明你清白，可成为正统女巫。可是……如若你露了马脚，你必当一死。你三位姐姐

就在暗中助你。

四姐妹鞠躬行礼离去。

## 第三幕　露天温泉

旁白：麦克白将军行军劳顿，在国王城堡五十余里处的一片树林歇军休息。侍从告诉将军，树林附近有一处天然温泉，愿意引将军前去泡泡身子解解乏。麦克白遂往。果有一处温泉水，翻滚冒着热气。麦克白将军卸掉铠甲，褪去衣裤，将要跳入泉水，却看到温泉尽头岸滩上有一女子。他呵退侍从躲在树后观赏。女子披着长发伏在水岸边。

麦克白不禁踏进水潭：美人？

女子鲤鱼般缩进水里，隐遁不见了。麦克白潜入泉中拨水去寻，只看到一条长长的白练在水中翻搅，麦克白全然不顾，整个抱起来。那条长练里渐显出人形，皮肤若月光般寒冷，眼眸里盛着一汪寒水，好似一口深井。

麦克白：跟我走，做我夫人吧。

女子：你可是王？你要是国王，我就跟你走，

只有国王才配得上我。

女子挣脱了胳膊浮游进水里，在麦克白周遭游走。麦克白沉思不说话。

女子：这么说，你不是王喽。

女子游远消失了。

麦克白：不，我是王，我就是苏格兰的国王。我发誓，只待明日，我便是国王，而你必然是王后。你太美了，如果再也见不到你，我宁愿抠瞎自己的眼睛。你跟我回城堡，明日，明日我就是苏格兰的王。

女子探出身子：好啊，那我给国王穿衣吧。

麦克白爬上岸，抽衣裹了女子。

## 第四幕　赴死之躯

旁白：麦克白杀害国王，将军班柯前来城堡诛杀麦克白，王子向英格兰王国求救，三路大军包围了麦克白城堡。麦克白被钉死在自家墙壁上。

麦克白夫人款款下了台阶，行至丈夫跟前，他们才做了一夜夫妻，今朝丈夫就死了。麦克白的手

掌、脚掌、锁骨、脑门上扎进三指长的铁钉，她抚摸着丈夫身上的七处铁钉，浑身颤抖。

麦克白夫人堕下眼泪：你不过是个懦弱而又无能的人。

麦克白夫人亲吻了丈夫的面颊，拔出袖口里隐藏的匕首，对准自己的胸膛猛刺下去。她抱着麦克白一同死去。

故事结束了，舞台下嘻哗一片掌声。演员、正副导演登台谢幕，只有麦克白夫人还躺在地上。“寒茹？”饰演麦克白的 Martin 喊道。正副导演赶紧去扶，寒茹面无血色已然死去。她身下有几颗潮虫在肆意爬走。台下三位身段妖娆的姑娘，正拍手叫好。

# 失落的雪山

## 1

眼皮灼热，而后背上的脊柱、肋骨、脂肪彻底冻僵了，仿佛是从冰箱里拖出的冻肉。他睁开眼，白雪反射的强光使他晕眩，有只山鹰在盘旋，但是他分不清山鹰在天上，还是只是在脑子里。他聆听着雪里的声音，窸窣的流水声像厨房里的水龙头在滴水，松茸的雪深处没有传来更剧烈的声响。这是他第二次从昏迷中苏醒，距离正午时的雪崩已过去三个小时。

第一次醒来时，他的左胳膊卡在岩缝里，没等他挣扎，另一波雪层带着碎石滚砸下来。他隐约听到有人呼喊“考拉、考拉”，对讲机里也响起“哧哧”的电流声。他并不喜欢“考拉”这个代号，其他三名队员都是“羚羊”、“黑熊”、“秃鹰”，就因为进山前他在帐篷里一觉睡到九点。或许，他压根就不喜欢用代号，他更喜欢别人叫他阿飞或者飞哥。他坐在滚动的雪面上飞速下滑，他不清楚胳膊是如何拽出岩缝的，也不清楚裤子是否拉出大口子。等他陷进半腰深的雪坑时，雪的流速缓和下来，他对自己冻僵并且坚硬的屁股产生了由衷的敬畏。但是随后而来的滚石击中他的后脑勺，他昏死了。

这次醒来，他深吸一口气，鼻孔里拥堵的雪渣子一股脑地涌进肺叶里，抓挠似的瘙痒感引发了他的支气管炎。十二岁以前，这种恼人的气管炎始终伴随着他，他的肺叶就像长满湿疹的气囊，他恨不得扒开它亲手挠挠。但此刻的干咳却让他感到活着的欣喜，眼皮能掀开、合上，喉咙能感觉极度的干渴，手指也能捏住一小撮雪。他享受刺骨的寒意和

无遮无拦的暴晒。他艰难地打量两边，左腿旁伸出一只胳膊。胳膊从雪层里伸出来，手指痉挛似得卷握着，手臂上挂着鲜红色的布料。

红色、红色，他扣空脑壳想是谁穿着红色冲锋衣。“秃鹰”？不是，“黑熊”，对对，就是“黑熊”。“黑熊”和他都穿红色冲锋衣，因为“羚羊”总说，他俩站一起时活像一对同性恋。他挪动大腿触碰胳膊，胳膊不动弹，他碰了四次都无济于事。他蜷起腿，瞄准胳膊的方向踩过去，裤腿带起雪花飞扬起来，像粉末。整只胳膊露出雪面，胳膊末端露出活鲜鲜的白肉和冒出来的骨头。胳膊根本没有连在黑熊身上，它不过是一根断掉的胳膊。他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左臂，本想对左胳膊说，看，还是长在我身上安全。但是，他的左肩膀血肉模糊，一层冻雪覆盖着，两块皮耷拉着缩成卷状，血水冻成冰凌吊在皮正下方，温暖的血液正像一洼喷泉般往外溅涌。

他腾出手牢牢摁住血管，挣扎着坐起来。屁股底下的雪层下陷，屁股压出一号大坑。身后是雪崩留下的巨大滑坡，新雪、陈雪挤兑出各种奇怪的形

状，一条绿色背包带露出雪面，他跪着往上爬，每跨出一步，膝盖就陷进松软的雪里，他只有把右手插进雪里才能拖住身体。没走出十步，另一件事困扰了他，身体越是活动，肩膀上的血喷溅得越厉害，而且每迈出一步，他的右手必须离开肩膀撑在雪里。他只好趴在雪层上，右手紧紧按住伤口，蹬腿一点点把身体往上送。脸埋在雪里慢慢僵硬了，仿佛颧骨上盖着厚厚的面具。爬出五米远，“窸窣”水流声更加清晰。他立刻意识到，流淌的水声不是幻觉，也不是来自山涧，而是雪层下面，暗淌的水流是山顶融化的积雪形成的。他不敢再移动位置，生怕哪块薄雪层塌陷了，但是背包带就在三米处。另一个阻碍他上前的原因是：他不确定背包带是连着背包，还是像那只胳膊一样简单地竖在雪里。他停留了两分钟，随着左肩膀上冻冰的融化，他逐渐感到锯骨钻心的疼痛，他决心赌一次。

往上三米，水声更加明朗，仿佛身体趴在水面上。他一把揪住背包带，一头是毛糙的线头，他刨开雪向另一头捋，那头拽着实打实的重量。他拉出

背包，另一边的背包带卡住了，他坐在雪地上后扬着拉也毫不动弹。他把手伸进雪里，摸到一张硬邦邦的脸。他扒拉出雪，里面埋着“秃鹰”，他一看到那顶秃头就知道是他。“秃鹰”冻硬的手钳住背包带，“考拉”掏出背包里的急救包，取出绷带、纱布缠裹在左肩上，再解下皮带拴紧动脉。背包里还有双人帐篷、抗低温的睡袋、动力绳、快挂、雪铲与两盒罐头，这些都是急需的。但是背包还攥着“秃鹰”手里，“考拉”掰开他的食指，没想到用力过猛，掰断了。半截新鲜、冰冻的食指放在手掌上，他惊恐地看着它。“秃鹰”喜欢衔住食指吹口哨，也喜欢用食指玩微信。就算他活着，也用不了这根食指了。“考拉”继续掰下去，中指、无名指、拇指，他把四根指头塞进“秃鹰”的口袋里，用雪堆了一座坟墓。他背起包，往山下滑去。路过自己断掉的左胳膊，他犹豫了二十秒，但还是把胳膊塞进背包里。

当他下到山腰一处凹槽时，气温降到零下十五度，太阳离山顶只剩一指高，不用一小时，天就彻底黑下来，此刻，漫天的雪花也沉寂地掉下来。

## 2

暮色困顿，稀松的雪面仿佛吸干了光线，风从山顶飞旋下来，雪花打在脸上像玻璃碴子。他拿出雪铲埋头挖雪，他必须保持均匀的速度，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要是过慢，暴风雪来临前不能挖出像样的雪洞，他只能站在寒风里冻死；要是过快则会大量出汗，汗水冰冻会导致体温过低，还是冻死。太阳收回最后一缕光线时，他挖好雪洞拖着背包躲了进去，并且庆幸没有流汗。他确信脚下的雪层足够坚硬，不会发生任何规模的雪崩。这间雪洞的形状跟陕北人的窑洞差不离，只是规模更小，刚能钻进一个人。风在洞口肆无忌惮地撕扯，大量的飞雪撞到哪里就盖上厚厚的一层。他在洞口糊起一道雪墙，留出碗口大小的洞眼，雪花迅速填满洞眼，要是他此刻睡着了，就会因窒息而死。他把左胳膊插进洞眼，只要每隔两小时旋转一次手臂，空气就能保持流通。

他单手摊开帐篷，没有撑开，而是当作毯子铺在睡袋底下。他打开一盒罐头，里面是两条小黄鱼。

他拎起一条个头小的放进嘴里咀嚼，咸酸、多汁而油腻，他的味蕾像启动的网站账号一样活跃起来。如果活过今晚，明早他将继续享用另一条。他在罐头里填装了满满的冻雪，塞进怀里。他知道消化食物要消耗大量水分，他必须有所准备。如果吃雪的话，满嘴会得口腔溃疡，到时候再多的小黄鱼也吃不下去。他小心拿出罐头，小黄鱼正浸泡在半罐雪水里，他喝光水钻进了睡袋。胃里的半罐水缓缓变热，身体也温暖了。这种温暖不是阳光干燥的灼烧感而是从胃部扩散开的像在家里与老婆同浴时的温存。但是温暖也是危险的，温暖的危险在于它使人忘记了危险。可怕的念头像梅毒一样在脑中滋生了：他希望躲在这小雪洞里等待救援，而放弃先前下山的决定。

他睡着了，梦见直升飞机在雪地上投下无数个暗影。两个小时后，他醒过来，扭转鸡爪样的左手掌，冰冷、清醒的空气窜进洞里。他熬过了第一个夜晚。

天亮后，他必须做出抉择：等待还是下山。面

临选择时，无论上班时还是现在，他总有一套方法应付。他理性地把利害关系想了一遍：等待……小黄鱼可以维持两天……算上胳膊，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那么做……也许一个星期……但是不冒险；下山……自己救自己……废弃的3号营地，三天的路程……每个晚上挖雪洞……十多里的山路……伤口在恶化……

权衡再三，他放弃了冒进的冲动。他搬来一堆石头，在洞口摆出求救造型："SOS"。趁着太阳还高，他走回"秃鹰"那里，扒下他的冲锋衣。他临走时给"秃鹰"磕了个头。"秃鹰"赤裸裸地埋在深雪里，仿佛他只穿了条裤衩爬到了这里。他回到雪洞里，抖落完上面的冻雪穿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铂金戒指。"秃鹰"参加登山队的头一年就离婚了，虽然他憎恨出轨的妻子，但是这一年多里，他一直带着（不是戴着）结婚戒指。"考拉"戴上这枚戒指，倒不是因为多么值钱，而是可以当做切割工具来用。他坐在洞口仰望着天空，两天时间里，他对天空有了新的认识，天空不再是云和蓝天的镶嵌，而是一

种表情，不管是坐在上海的写字楼里还是现在的雪洞前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宁静、哲思并且混沌，除了两只山鹰和一架民航飞机飞过激起一丝悸动之外，这张表情跟死去的“秃鹰”一样。

第四天，罐头里只剩一条小黄鱼，他努力克制提起它的冲动，只有等到天傍黑才能吃上半截，饥饿让天黑变得愈加困难。太阳还有一指高，他说服自己爬进雪洞里夯实雪层，其实他只是想靠近小黄鱼，小黄鱼咸中带酸甜，辣酱把鱼刺都泡软了，整条鱼可以连着鱼头、脊骨、鱼尾巴一起吃下去，尤其是鱼肚子在嘴里爆浆的那一刻，就像身下的女人达到了高潮。再把舌头伸进鱼肚子翻搅，每一平方毫米的味蕾都被挑逗了。他三心二意地踏实雪层后跪在罐头前，只要咬上一口，一整天的焦虑和辛苦都值得了。他轻轻揭开铁盖，就像撩开女人的裙子，罐头里一无所有，只剩一层薄薄的油脂，油脂上甚至没有沾上一片鱼鳞。他眼前漆黑，耳洞里像飞进了蜜蜂“嗡嗡”响。他瘫倒在雪地上，揉搓着太阳穴。等那阵黑暗和噪音散去后，他想起昨天晚上早

已吃掉了最后一条鱼。幻觉和幻听都是严重的饥饿造成的，这一夜时常有人在他耳边说话，但是他睁眼看到的只有那条萎缩的胳膊。

## 3

救援没有希望了，再这样等上两天，就算救援队挖开了雪洞，找到的也只是一根冰棍模样的尸体。外面的雪地一泛白，他把左肩膀挂着的空袖口扎紧，离开了雪洞往山下走去。他真希望脚上长出鸭子的脚掌，这样他的大腿就不会陷进雪层。山风揭掉雪地上的一层厚皮，在山谷里旋转，成群的雪花像漫天的黄沙灰土。他身后半米深的脚印三秒钟之内就被新雪填埋，大片的雪泥巴黏糊在他胸口。沸腾的咖喱汤、放满开水的浴缸、光线充足的书房、小艾柔软的身体，他回忆这些暖和的记忆，身体也随之温暖了。但是这种温暖是虚假的，因为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意识到他在自欺欺人。滚烫的咖啡是虚假的，冒热气的排骨、烂熟的肉肘子也是虚假的，任何温暖的东西都是虚假的，包括他 37 摄氏度的身体；只

有硬邦邦的雪山、“嗖嗖”飞走的山风、无处不在的冻雪是真实的。

他走了一天，却只走了不到两公里，他回头还能辨别雪洞的位置。幸运的是，坡度更加平缓了。只要再走上一天就能走出雪线。这一夜，他没有挖雪洞而是躲在一块岩石的背风面。他扫去下面的积雪，另一块矩形岩石刚好卡在底座。他裹着睡袋靠在大岩石上。两侧的风汹涌澎湃，他喝完罐头里的水，又填了雪块塞进怀里。他抽出背包里断掉的胳膊仔细观摩，这条左胳膊帮他削铅笔、提裤子、自慰、抠鼻屎、擦屁股、敲键盘、拿马克杯、夹住烟茎，三十年来，它忠诚于他，是他的兄弟，是他的奴隶，也是他的情人，但更多时候是他自己。现在，它彻底断掉了，主人分泌荷尔蒙时再也不能给以安慰，甚至弯曲一下食指也做不到。不过大雪淹没的高山上，只有它在陪伴着他。

夜越陷越深，他在迷糊的睡意中回忆了胳膊的一切，就像手术台上流产的妇女回想胎儿八个月的成长。他用左手食指肚擦拭着胳膊起皱、灰暗的皮

肤，从撕扯开的横断面滑过僵硬、突起的肌肉，停留在扭曲的关节处。他从未从现在的角度去看这条左胳膊，他把玩着它，揉捏着上面每一块尚且柔软的部分。他费了大力气想要掰直手指，但是每次掰直中指，先前的食指和小拇指就蜷缩了。他勉强分开五指，十指相扣。左手五指牢牢抓住他的右手掌，就像从前那样自然而然地指指环扣。他把右手举着空中，整条左胳膊就垂吊在下面。他取下左胳膊揽入怀里，用体温暖热它。

这样的雪夜，他跟这条胳膊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它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而是独立的一个人，它闻着他的呼吸、嗅着他的体味，他们相互温暖、相依为命。夜里他惊恐地醒来，忍不住对胳膊说起了话：他买了多少束玫瑰花追求小艾，用多少诡计才和小艾住进宾馆二楼的同一间房，新婚当晚小艾多么自然、主动地和他做爱。

“你哪里睡过女人呢？虽然你确实尝到过不少甜头，但那都不算数。你当然也不知道女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胳膊猫缩在睡袋里。

“女人就好比一颗柠檬，柠檬你知道，你还掰过、挤过。没有得到时，它多么可爱、多有质感，可是靠近它，你就知道它的酸涩，酸得你只有哭的份。这样的感觉反而是好的，最痛苦的是，一旦你拥有它、再放上一段时间，你可晓得……”他抚摸着断胳膊说。胳膊冷冷地瞥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表情。

“只要一小段时间，三年、五年，它们就萎缩、干枯了。有时候你想扔掉它，但是你不能，你就想去逃避，逃避她也是在逃避生活，但这狗屁雪山却要了你的命。这些雪、这些风就是来弄死你的。”胳膊绅士地倾听着，想反驳什么却止住了。

几次短暂的睡眠后，天再次亮了。他昏沉沉的，耳边总有人在说话，但只听到模糊的嗡嗡声。这一天，他拄着左胳膊，走走停停离开了雪线。

## 4

离开雪线，他只花了两个半小时就滑下两百米长的碎石坡，山谷里巨石林立，像一头头拥挤的白

象。他头脑晕眩，迷糊中看到石林尽头立着一间黑色小木屋。但要走到那里至少得花上五个小时。除了喝下两罐头雪水，他四天没有进食了。他扛着左胳膊，沿着巨石夹出的狭窄细缝往前走，只要还能看到小木屋就能辨别方向。木屋里可能有炉子、床铺，运气好的话，还能烧开水。这些星星点点的期望支配着他滞重的双腿。

在这样的野外，天总是急着黑下来。山谷的寒意聚拢，雾立刻凝重了。雾气从石缝里生长出来，沉积在谷底，把他裹得密不透风。黑屋子藏在雾水里，变成一片人影。他的眉毛上粘了薄薄的轻雾，冲锋衣表面上也湿了水。他扶着石头前进，石缝里窜出一只肥硕的灰老鼠，老鼠爬过他的手背，跳上旁边的石尖回望着他。他牙缝里猛地渗出口水，胃里一阵空响，肠子也纠缠开去。这只老鼠像米饭团一样摆在他面前，熟不熟完全不要紧了。他拾起石片砸过去，正中后腿。肥老鼠拖着断腿，“嗷嗷”哼叫着，对人类的好奇给它带来灭顶的灾难。他咽下口水攀上岩石。灰老鼠挤着眼，骚弄着后爪往岩石

顶爬。他踮着脚贴着岩壁伸手抓它，只要再往上一厘米，就能抓到尾巴、扔到石头上、摔死。它的尾巴尖圆润而光滑，只有不多的黑毛高耸着，他跳起去抓，老鼠纵身一跳落进碎石缝里。他跪下来扒拉开碎石，老鼠消失了，再扒进去，深处还有更窄的狭缝。

刚才一系列的大动作消耗了他所有的体力，眼前倏地黑下来，耳边听到混杂的说话声，像站在百货超市里，或是争吵的会议室。他靠着石头抱头蹲下来。他的大脑严重萎缩，胃部反而在扩张，撕咬着临边部位，先是肝脏、肺叶，然后是一截一截的直肠，它一定把它们当成挂面了。他的身体只剩下一具掏空的肉壳子。他歇息了半个小时，耳边消停了，近处的石头也能看清。剩下的两个小时，他靠一只胳膊和两条腿爬着前进，就好比一辆缺了轱辘的三轮车。车头十米处就是黑屋子，他像溺水的人玩命蹬着腿。雾霭中，屋子的框架愈渐明朗：四四方方的长方形、五米高、没有窗户、见不到门。雾气更加浓郁，他加快了脚步。雾气滤过他的睫毛，

他看清木屋真实的样子，这压根不是一间木屋，而是两块盘根伫立的焦黑色巨石，与其他青绿色、灰白色石块形成鲜明对比。雾色里很容易误以为是黑屋子。

他捶打着笨重、冰寒的大石头痛哭起来，他想嚎喊，喉咙却哽咽住了。哭了一会儿，他干脆躺在石块上软巴巴地蜷起来，活像一枚用完后丢弃的安全套。他憎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寸雾霭、每一阵寒气、每一升空气，就连头顶死人样的天空也要逼死他，而且左肩伤口剧烈阵痛。他抓起一把碎石子扔向天空，石子落下来还是砸到自己脸上。他真后悔没有死在雪崩里，白受这么多罪，到头来还不是要死掉。为什么非跟自己过不去？为什么活下来的不是别人呢？他想得越较真，脑子绞痛得越深。他取出睡袋抱着左胳膊睡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胸口一阵痒痒，怀里的左胳膊正挠他的痒痒。他醒来，天大亮，胳膊正横在胸口，手掌来回比划着。胳膊活过来了吗？不对，胳膊成精了？他歪头斜看，两只老鼠正撕咬着关节处暴露

的残肉。是肉的香味把它们吸引过来。他夺回胳膊，一只老鼠吓跑了，另一只死咬住不放，他抖了一下，那老鼠撕下一大片，叼着窜逃了。

雾散去，头顶又是明晃晃但感觉不到一丝暖意的太阳。他望着左胳膊上的肉条发起呆，那鲜嫩、多汁的瘦肉口感肯定极佳，温暖的血液冲淡肉质的枯涩，口腔里润滑而细腻的黏液得到前所未有的稀释，要是一股脑地吞咽下去，胃部定会扩散出暖暖的饱腹感。光靠鱼罐头里的雪水是没有用的，他取下手上“秃鹰”的戒指，用膝盖压住胳膊，对准关节处扎进去割开，先是破皮、扎了三五下，才割出白肉来，划拉了一阵，胳膊被开膛破肚了，白肉、血管、鲜血翻腾出来，一根皙白的骨头依稀可见。他遏制住自己抓起骨头乱啃的冲动，而是礼貌性地把肉割开，切成条状。等他割出三片肉条，渗出的体液混着鲜血在伤口处凝成泛红的薄膜。他把肉条整齐地摆放在手腕处，手里的戒指血痕累累，只有零星的地方还能反射光亮，他重新戴上戒指，捡起一条拧住指尖，这条肉七分瘦三分肥，跟平时吃的

猪肉、羊肉、牛肉没什么区别，瘦肉也是鲜红色，肥肉也在泛白。这些不过是蛋白质和脂肪，没什么大不了。他极力劝说自己，眼前的这块肉就是那头猪身上的。他看了胳膊一眼，把肉送进嘴里。

他的味蕾、牙龈活跃起来，他试探性地嚼了几下，咀嚼的快感从喉咙深处冒出来，鲜腥、黏稠、油腻、质感各种微妙的感觉在口腔里爆浆了。碎肉、血汁在舌头周围翻滚、搅拌。他尽量延长咀嚼的时间，避免吞咽时刻的到来。但是当碎肉成了糊状，再咀嚼也失去了意义，他必须咽下去。他的喉咙、他的胃、他的五脏六腑都在等待着，只要咽下去，各种感官就复活了，他的全身将充满能量。但是此刻，另一种感觉困扰着他，这一片胳膊上的肉似乎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他的亲人。这条胳膊跟他一起生活了三十年，它知道自己的一切隐私、任何邪恶可耻的念头，而且在雪夜里还给他取暖，陪他说话，帮助他走出雪线，他早把它当成另外一个亲人，从自己身体里分离出去的亲人，这更像是他的孩子。他在吃自己孩子的肉。

他用手指抠进喉咙里，把滑进去的肉末呕吐掉，胃液连带着吐了出来，眼泪不自禁地流淌着，他吐了十几口唾沫星，等嘴里、胃里安静下来，他才把剩下的两片肉条塞进挖出的伤口里。他拾起石块刨出一洼小坑，把胳膊折起来刚好能放进去，他再没有力气挖出更深的坑了。他抱起胳膊，像抱起夭折的孩子，放进坑里堆起碎石埋好。

这么一折腾，他所剩不多的力气也消耗光了。他望着远处没有穷尽的石林，山谷是走不出去了，营地也找不到，先前幻想闻到“营地”边自己大便的臭味也不可能了。他在左胳膊的小墓前躺了两分钟，丢下背包、睡袋，爬上黑色巨石，倾身跳下来。

## 5

两个星期以后，救援队在山谷巨大的岩石边上找到了他的尸体，尸体面部朝下，头上的黑血结痂成厚厚的硬块，他显然是从巨石上摔下来撞裂了头部。尸体旁边鼓起一撮石堆，两只老鼠正埋头往外刨石子。石堆里，弯曲的手指露出来，指头被啃掉

了半截。翻过他的尸体，成窝的老鼠一哄而散，左肩膀上留下多处咬痕，颧骨上的冻疮正在化脓，通透的表皮下有白蛆在蠕动。

# 珠穆朗玛峰上的魔方

T166次列车经过唐古拉山口，海拔飙升到5100米，车厢内紧急供氧。多名乘客产生高原反应，趴倒在座位底下抓住输氧管吸氧，他们大多是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

“现在这些少年人，身体都不行了。”靠窗的老太太说。她的脸贴着厚玻璃，目送窗外依次排开的雪山，说话时眼睛不离开窗外。

“四十多岁的人还算少年人啊？”Black man问。老太太恋恋不舍地从窗外收回目光，瞥着Black

man 说：“我四十多岁的时候，他们还在撒尿和稀泥呢，你在我看来，连个小屁孩都算不上。”Black man 一阵尴尬，黝黑的脸上涨得通红，又黑又红。我看着一米八五的 Black man 萎缩成舔黄鼻涕、抠鼻屎、穿开裆裤的小屁孩。Black man 不再搭理她，只是挠着头皮，我知道他浑身不自在时就会一个劲地挠头皮。老太太显然是在倚老卖老。

两排座位上有七个人，两位回民夫妇带着六岁的女儿阿布拉去拉萨走亲戚，还有一名小伙去日喀则找活干，剩下我和 Black man 一道去拉萨逛布达拉宫。我们都不知道老太太独自一人去西藏做什么。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不时为看到野牦牛、藏羚羊、雪山、圣湖惊叹不已，只有老太太冷漠地靠着窗子，饿了才吃两片鸡蛋糕。似乎她厌倦了外面的美景，也厌倦了喧闹的我们。

小阿布拉趴在座位上哭闹着要看外面的野兔子，我把她抱在怀里，她肉嘟嘟的小手“梆梆”拍打窗玻璃。老太太皱着眉头挥手让我抱下去。

“就不下去，就不下去。”小阿布拉鼓着嘴巴说，

她的鼻尖上吹出半个拳头大小的泡泡。我们哈哈笑起来。

老太太指指她的手，又指指自己的耳朵。“吵死我，耳朵都聋了。”老太太伸手要抓住小阿布拉拍玻璃的右手。小阿布拉一抹鼻子，把一手鼻涕甩在她细瘦的胳膊上，我们笑得更厉害。老太太一阵恶心，赶忙从兜里掏出旧手帕，鼻涕越擦越黏，半条老胳膊上全是青黄色的黏稠液。小阿布拉也大笑起来，“让你尝尝我超级无敌黏黏鼻的滋味。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Black man 笑得直掐我大腿，回民夫妇也跟着笑。老太太冷下脸较真了，她一把抓住小阿布拉的胳膊大吼起来：“快下去，这么讨厌的小娃，下去，不准再靠近窗户。听到没有？”老太太用力太狠，小阿布拉“哇哇”哭出来，她的回民父母赶紧上前抱过她。

“坏老太婆，她欺负我，妈妈，这坏老太婆打我。”小阿布拉肆意抹着眼泪说。

“跟小孩子怎么还一般计较？都这么大岁数了。”小阿布拉的妈妈说。

“是她先闹我的，你们自己小孩没带好。”老太太说。

“你是大人，她是小孩，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年人，真是怪。”

“我……我怎么了，我没打她，没骂她，我怎么了？”老太太盯着她问。

“是。你没打她，没骂她，就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婆子。”

“好了，不吵了。人家都看着呢。算我们倒霉。”小阿布拉的爸爸察觉到人群围了过来。

争吵停息了，侧身而来的乘客也纷纷收回屁股。Black man 冲我噘噘嘴，这老太太确实不招人喜欢。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没有人愿意搭理她。回民夫妇拿出牦牛干分给我们吃，唯独不给老太太，小阿布拉嘴里塞满牛肉干，报复似的站在老太太面前大肆咀嚼。老太太不理会她默默捧起一把鸡蛋糕碎末送进嘴里。我们继续有说有笑，但每当望向窗边面无表情的老太太，内心都会阴沉下来。

火车把天走黑了，夜越陷越浓。与白天的热闹

比起来，晚上的车厢像是廉价的多床位旅馆，人们横七竖八地睡在一起，几对臭脚横跨在过道里，车厢吸烟处地板上也躺着人。死猪级别的人物直立腰杆歪着脑袋就能“呼呼”打鼾；睡神级别的大神躺在座位底下，宛如一具死尸，凌晨一两点，他从座位底下爬出来，懵懂懂地说，哎呦妈呀，差点憋过气去，这一夜脚味够大的；炼金术士级别的至尊蹲在洗漱间洗手池上面，脚丫子冲着凉水睡上一夜好觉，是名副其实的高枕无忧。

Black man 躺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回民夫妇抱着小阿布拉簇拥着躺在一起。我毫无睡意，百无聊赖之下，掏出背包里的魔方。这个魔方是为了打发火车上无聊的时光提前准备的。我回忆网上流传的公式，双手笨拙地转动着棱色块。拼好蓝色的一面，我眼睛酸涩地看了一眼窗外，老太太正看着我手中的魔方，她聚精会神的程度足以让我相信，我手里攥着的不是魔方，而是数十万人民币。我甚至担心，她会一把抢走它。

“你也会玩这个小玩意？”她问。

“会一点。”我并不想跟这古怪的老太太多说话。

“我怎么都玩不会，拼上半天也拼不出一面，我儿子会，他半分钟就能拼好，无论多复杂。”她自豪地说。当母亲的，谁不说自己的儿子好呢。我想。“他到哪儿去都带着一个魔方，跟你这个一模一样。”她又说。

“一般的魔方，长得都一个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嘛。”我为自己不恰当的比喻而诧异。老太太笑了，露出两排牙龈，牙龈上只剩四五颗坏牙。这是她第一次笑，虽然谈不上慈祥，但也总好过冷脸。

“你一个人去西藏做什么的？”我没话找话。

“去看我的儿子，我跟别人都这么说的。”她说。

我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她要真去看儿子，为什么说得那么不确定呢？如果不是去看儿子，撒这个谎有什么意义吗？况且我只是随口问问，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哪里需要这么模棱两可，又那么认真呢？我又不是真的关心她。

“就你一个人啊？那么远。还那么大年纪。”我问。

“今年整七十，我命硬，老头子二十多年前就死了，心肌梗塞，他在麦地里拔草，我中午给他送饭时，他躺在麦地里，身子已经硬了，双手抽成两对鸡爪挠着胸口。我都是一个人过的。”她平静地说，仿佛在讲别人的老伴去世的故事，“那时候小军才三十岁出头。他跟疯子一样，哪里都要去，媳妇也不要，后来也离婚了。”

“小军，”我说，“你儿子？对对，当然。”

“每年都要出去一趟，不是新疆就是西藏，还去过几次外国什么鬼地方。”她说。

“旅游吗？”

“不是，不是旅游，”老太太看看窗外雪山远去的黑影，“去登山。登了很多座山。什么四姑娘山、卡鲁什么山，反正登过不少。每登一座山，他都往家里寄一张明信片，现在一捆明信片有五块大饼那么厚。”她用手比划着五块大饼的厚度，边说，“不是山东的那种煎饼，是家里平底锅烙的那种厚饼。”

“你儿子是登山家啊？我们跟你去拉萨还能见见他。”我说。老太太摇摇头，数着手指头说：“香

港回归后的不知第几年，对，是2001年，就是那年。”

“怎么了？”我问。

“我骂了他一顿，他要去珠穆朗玛，就是那个最高峰，我不同意。”她眼睛眨巴着，“他还是去了，也给我寄了明信片。”她看着我手里下意识转动的魔方，“也带着这么个玩意。登……登顶了。爬上去了，好像是和登山队一块去的。他们队长后来听说进了公家什么单位。”

“你儿子登上珠峰了。”老太太瞬间伟大起来，我转魔方的手也麻利了些许。

“是的，后来登山队去我家了，队长提溜着我儿子的一大包东西，两件厚棉衣、几盘长绳、一对冰镐，就是爬山用的一套东西，还有什么来着？两袋饼干，还有就是一个魔方，六面颜色都对好了，他们说是在峰顶拼好的，没带录像机，要是带早该录一段了。”

“为什么他不亲自跟你说？这么光荣的事情。”我问。

“他死了。”老太太说。她的双眼像干涸的枯井，纵使再难过，也无法滋生出任何水分。我右手一颤动，打乱了拼魔方的顺序。我也明白，老太太说，去西藏是为了看儿子。她是要去西藏的定日县看珠穆朗玛峰。

“总共死了三个人，都是在下山的路上，雪崩。你可晓得？”她说。

“晓得，在新闻上看到过。”

“三个人都埋在雪里头，挖出来时还在往外扒雪，都是活活闷死的。听说另外两个还不到三十岁。”她补充说，“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老头子死了，我儿子死了，村里人都说是我把他们克死了。是我命硬，早该死他们前面。我这叫人嫌弃的死老太婆。”

我汗湿的手握着魔方，安慰的话是多余的，我缓慢拧动着魔方，等待她继续讲下去。

“我儿子真正拼了一辈子魔方，从六岁就爱玩这个，一直到三十六岁，他也算这方面的高手了。”老太太脸上努力挤出一点笑容，却失败了。

我把魔方递给她，她小心翼翼地接过去，捧在眼前，她双手微颤着转了几下，原本拼好的蓝色面也被打乱了，她连续转了十来下，魔方更加混乱。她想恢复原来的蓝色面，但是越拼越乱。

“我跟你说过，我儿子半分钟就能拼好一个魔方，他当我面拼过，我拼不出来。”她把魔方还给我。我看了一眼手表，凌晨两点半了。老太太看着窗外，列车经过一座城镇，街道上的暗黄的街灯还惺忪地亮着，等飞驰的列车把一排街灯撂在身后，老太太趴在座位上睡着了。我搜刮脑海里拼魔方的所有公式，甚至用手机在3G网上找了各种拼魔方图解。

两个半小时后，天天渐渐亮起来。小阿布拉用手指蘸着吐沫揉开眼睛，Black man伸伸懒腰继续睡过去，老太太理理满头白发醒过来，她看到桌子上的魔方，红橙蓝绿黄白六个面都拼好了，她欣喜地望向我，抹一把干涩的眼睛，转过脸凝视着窗外。

# 烟，还是……

第一次买那个东西是在高中，倒不是因为床上有女人在等我，而是出于好奇。十八岁以后，我买过很多次，但细节都记不清了。

我下楼来到小卖部门前，老板看我。

烟？还是……

他的定位简洁而老练。我点点头，避开他的眼睛望着柜台下面的小盒子。付了钱，穿过柏油路，上楼。她穿着薄薄的内衣，内衣里的内容丰富而让人浮想联翩。笔记本单曲循环着法国慢摇《Hey

oh》；慢摇并不适合这种气氛，但找不出更好的音乐。我们事先约定好，因此，我并不急躁，一点一点按部就班。

我想跟你说说话，她说。我脱下长裤和外套。一会再说，好吗？我说。

不，说什么都可以。她说。我上了床碰到她的胸脯，她颤栗了。你知道，这是我的第一次。她说。今天晚上，她提到第一次不下二十遍，我有点厌烦了。

你们男人都是骗子。她说。我无言以对，兴许她说的是对的。我操起一把铁锹想撬开脑袋里柔软、好听的句子，可脑子就像大学时代到月底的银行卡。我的下半身代替了上半身的思考。我抱住她。她推开我哭起来。

你知道吗？我的心理压力好大。虽然，我们相处了一年多，但是……她继续说，但是，我们还没考虑过结婚。我从没有接触过这种事，难道你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她抹着眼泪，又说，我知道，你对我好图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你也答应了。你想太多了，这是顺理成章的事，顺理成章，你懂吗？不是你想的那样。

别说了。她似乎生气了。又说，你这几天对我这么好是不是为了那个？

不是。我口气强硬。不做那件事，我也会对你好。你知道吗？

你和你前面那位做过吗？她问，像在我头上冷不丁地泼了一盆冰水。干吗问这个？我说，同时耳边响起前年夏天急促的呻吟声。我不敢看她。

你说不说？她问。

不是不能说，我觉得说这个没有意思。我说。

那个夏天，我们经常光着身体，在屋里待上一整天。除了做饭、上网、洗澡，就是做那件彼此认为最重要的事情。那一年七月，我大学毕业，找不到任何一份想去干的工作，我把存下的钱付了一个月的房租。我们心知肚明：八月份，我们将各奔东西。

刺痛你了，是吧？她说，想你的前女友了？

没有，我早把她忘了。我说，不要说这个了好吗？说点别的。

七月底，她经期不正常，我跟医生说了症状，医生说，她怀孕了。我感觉一个巨大的孩子从子宫里蹦出来，压在我肩膀上，我喘不过气来。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她？她逼问。我在她面前像一头开膛的猪，五脏六腑一览无余。

都不记得长什么样子了？以前年纪小，不懂事。我说。

您还年纪小，您还不懂事？您还有什么不懂的？她说，你们是怎么分手的？

我不想谈这个。我说，不是跟你说过吗？性格不合。

我劝她把孩子打掉，她说不敢，说刮子宫可能导致不孕。我一再坚持，她大哭着跪在我面前。两天后我告诉她，家里托关系给我找了份工作，让我回县里面试，回去一天就回来，她一个人也可以冷静冷静。她送我去火车站。我手里紧紧攥着去往深圳的火车票。

我相信你，你说的，我都相信，她搂住我的脖子说，只是我害怕，害怕会失去你。我想跟你在一起，但不想做那个。

不想，就不做了。没事的。我不会为难你。我说。心里一片虚无，像站在冬天的无边无际的牧场上。

真的可以吗？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

我明白。我抱住她。这时，音乐循环了第二遍，嘻哈伴着说唱在半空敲出一个个鼓点。

你真的想和我结婚吗？她问。

想，当然想，我还想和你有个孩子。我说着，边抹去眼角的眼泪。

# 即将逝去的洛丽塔

## 1

凌晨两点半，手机狂躁地尖叫，我从醉酒中惊醒，头痛得像谁拿着电锯锯开我的脑袋。对我而言，铃响只意味着一件事：生意来了，有人即将死去。

我下床披上黑风衣，一脚踢翻脚边的酒瓶，床边十来个酒瓶也跟着倒下，“哐当哐当”的声响锤击着我疲软的神经。我拿出手机，屏幕上果然显现出一张女人的脸，她的生命线已走到了尽头。我讨厌大半夜跑出去，但是这两个月来，我一笔生意也没

做成，周氏酒馆里还拖欠了一个月的酒债。我太懒惰了，终日沉溺在酒精和色情刊物里。那些勤奋的生意人整夜守着各大医院的病房，火葬场门外也聚集了不少。今天这笔生意肯定招来不少人，但是我还是决定熬夜试一试。我仔细端详屏幕上的女人，还很年轻，二十岁出头的模样。

我走到报刊亭要了份《阴灵日报》就匆匆往事发点赶去，我奔跑着打开报纸，报纸头条似曾相识，一看日期，竟是昨天的。昨天的头条上刊登偷拍孟婆跳脱衣舞的照片，昨晚在周氏酒馆里有人说是孟婆自己把照片寄到报社去的。我看着皮糙肉肥的孟婆穿着比基尼舞骚弄姿的模样忍不住作呕。走进一段潮湿、蛰伏各种屈死阴魂的隧道，这些阴魂长年蛰居在隧道里，游走在阴阳两界。他们的职责就是通过一些幻术恐吓误闯进阴间来的人类，并且监管离开阳界的所有阴魂，也包括收魂术士在内。我把报纸揉成一团扔进排水沟——“这个老处女就留给你们吧。”

穿过隧道，按照手机定位的线路来到一所

××○○大学。耳边一阵急促的喘息声，钢笔在纸面上飞快摩擦出尖锐的响声，握笔的人嘴唇翕动，“洛丽塔，洛丽塔。”我加快脚步，暗自庆幸这次铁定能干成一桩好买卖。我从门缝里窜进6号宿舍楼，楼内安静得像死后的世界。哦，不，死后的世界也不安静，上了五楼，手机上的照片闪烁得更加频繁，往过道深处走，走廊上晾晒着花花绿绿的女式牛仔裤、T恤，晾衣绳尽头突兀地挂着E罩杯的蕾丝文胸，它正紧忙往下滴水，水滴的巨响声，像阉割时公猪的叫声。走到楼层公共厕所旁边，照片停止跳动，而是变成耀眼的血红色。此刻，我没有看到任何同行在周边游荡，看来这趟没有白来，买卖是十拿九稳了。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迈进女厕所，按人体构造来推断，女厕所里应该没有小便池，这就解决了我异常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人可以在大便池里小便，却不可以在小便池里大便。就冲着这一点，我决定等赚足50万，我就向灵检会申请转世做个女人，要是我再给他们塞点小钱，估计投到富裕的家庭也不是什么难事。

厕所里“稀里哗啦”的冲水声掐断我的窃喜，接着一阵急促而均匀的呻吟，这种呻吟倒不是宾馆里隔壁房间传来的那种，而像放完血的公鸡在口吐白沫、垂死挣扎。我探进厕所，里面果然没有小便池，只有一条水沟贯通东西，五块三合板把水沟分成六小段。东墙上的水箱正“嘘嘘”地蓄水。前三段没有人。我踮着脚尖（尽管没有人能听到我的声音）挪过去，四五段都没有人。第六段的阶梯上一股诱人的血腥味振奋了我，就着外面刺骨的月光，我看清台阶上一注鲜血正探头探脑地往地面爬走。根据我的经验，鲜血刚从人体内流出来，还原汁原味地保留着人体的气息。我侧身过去，带着白碎花瓣的床单裹着一团红色死婴，婴儿只有一丁点儿长，全身通红，两眼紧闭，小身体存有一丝热气，一根半米长的脐带盘在肚子上。

他的魂魄蹲在窗台上看着肉体。一层厚厚的凉席被褥垫在床单底下，女人穿着睡衣、脸贴在瓷砖上，皙白的大腿正四十五度劈开。那个死婴刚从她的体内排出来，大量的血花正从两腿间涌淌出来，

睡衣下摆染成了黑色，血色像霉斑一样浸染了被褥。

她用床单包住婴儿，抱在怀里，嘴唇抽搐着哼唱儿歌《虫儿飞》：

黑黑的天空低垂
亮亮的繁星相随
虫儿飞　虫儿飞
你在思念谁

天上的星星流泪
地上的玫瑰枯萎
冷风吹　冷风吹
只要有你陪

她哽咽着，死死咬住嘴唇，鲜血从嘴唇里渗出来，她紧紧搂住死婴张大嘴巴无声地哀号，嘴唇上的一丁白肉砸在床单上点出牛蹄印般的血迹。她的大腿内侧形成一股红色的血流，被褥染黑了一大半。她腾出手揭开被褥，底下是冲水的水沟，水沟

尽头是下水管道。她托起婴儿，跪在水沟两边，大腿上的那股血流改变了航道径直落到了沟里。她卧身缓缓放下双手，上身潜进水沟里，那股屎尿的恶臭肯定让她窒息。水流正缓缓从她鼻尖下流走，婴儿躺在沟里，悄无声息，仿佛躺进妈妈推摆着的摇篮里。她哽咽着立起身，伸手拉下随风摆动的棉线。让我奇怪的是，她拉下棉线的动作迅速而凶猛。

清脆的“嘎达”声，水箱里蓄满的自来水侵涌而出，几秒钟水流疾走的“哗哗”声后，水沟里一无所有。她惶恐地把头埋进水沟，四下张望，像在寻找耳洞上失落的耳钉。她收回身子，柔软地贴在瓷砖上，像撒上一把盐的蚂蟥。

“莫菲，莫菲？”有人举起手机照进来，同样是女孩。我担心她会吓跑窗台上婴儿的小灵魂，我一把抓住灵魂塞进口袋，它在黑漆漆的口袋里巴望着外面。女孩看到大片的血迹和吸在瓷砖上的脸，踉跄地连连退后，她扔掉手机大声尖叫，用拳头使劲砸自己的脑袋。等明白那张脸本是属于

莫菲的，她赶紧拾起手机，拨通了电话。撒一泡尿的工夫，又来了四个女孩，楼下传来焦躁的救护车声响。

我掏出手机，莫菲照片上的血红色正在缓慢褪去。我坐在救护车里等待着，等待奇迹出现，等待莫菲能够快点死去。担架抬进急救室时，血红色完全消失了，照片也暗黑下来。

## 2

我回到 3×2 米的榻榻米小屋，把婴儿的小灵魂揪出来丢在床头。在我从业的三年中还从没带回这么个玩意。我钻到床底下拖出箱子，箱子存放着去年订购的一整年的《情爱阴缘》旧杂志，6 月份的封面上胸口长了五个乳房的少妇正打着平底锅妩媚地看着我，我拿出十二本杂志扔到床头，打算兑钱、买酒回来好好温习一下。箱子最底层有一张黄透的价目表，纸边也让蟑螂啃出了缺口，就是它了，我小心捧在手里：

阴灵价目表

| | |
|---|---|
| 0—3 岁 | 100+10*n |
| 4—10 岁 | 200+20*n |
| 11—18 岁 | 1000+100*n |
| 19—30 岁 | 5000+500*n |
| 31—45 岁 | 3000—30*n |
| 46—55 岁 | 2000—20*n |
| 56—70 岁 | 1000—1*n |
| 71—80 岁 | 400—4*n |
| 80— | 200—2*n |

n 为具体年龄超过每列初（页脚残缺）

这个婴儿刚出生估计只能当零岁处理了，看来只能换可怜的 100 块。要是能弄到莫菲的，今天毛利润至少 5100 块。多么好的生意就这么黄了，但是 100 块也聊胜于无。至少能把周记酒馆里的账结清。我提溜着小婴儿走到周记酒馆对面的阴阳万和银行。

“有日子没见了。”一号窗口的方便面说。方便面是她的绰号，因为她梳着一头浪卷长发，长发拖

到屁股上面。

“下班，喝一杯？”我看了一眼正在点钞票的行长说。她看看我，嘴角噘起高傲的弧度，“看看，今天带了什么？”

“怕我钱不够啊？”我提起小婴儿递给她，“两岁的。”

“哦？从哪儿淘来的这个货色？”她瞟了一眼，“胎死腹中吧？”

“你看，算一岁怎样？”我说。

“好吧，就 110 吧。”她递给我钱。

“晚上对面见。”我说。

晚上，方便面没有来，她也清楚我是太寂寞才主动约她，而不是想跟她上床。我坐在周记酒馆里点了一盘脆皮花生米，喝下半瓶黄酒。桌子对面五十出头的中年男人穿着牙黄羽纱长衫，面孔黄里带白，头发一寸长，根根抖擞直竖，他桌上没点任何饭菜，只是自顾自地嚼着烟嘴，胡须像隶书的“一”字。我邀他过来同坐，解解闷。他端着烟嘴走来，朝着柜台处点点头，女服务员在桌上添了杯子

和碗筷，又送上一碟茴香豆。

“叔，寻思什么呢？”我给他斟上酒问。

“这非人间，”他一字一顿地说，“倒不抵人间多少。”

“喝喝酒，也快活，总比做人来得轻松。”

“人？”他呷了一口，夹了一粒茴香豆塞进嘴里，一字胡上下逾动，“喝上一碗孟婆汤倒也清静。”这句话我似乎在《阴灵日报》一期“茶余饭后”专栏上看到过。

“你可是庚言？专栏作家？”我问。

“作家哪里能算个营生，不过是发发牢骚、挣几个小钱而已。”

“各行有各行的难处，挣钱都不容易。”

“说到挣钱，我最近正遇上了件稀罕事，我在专栏里给她孟婆汤写了两句广告词：何以解忧？唯有孟婆。光这两句广告，孟婆直接派人塞给我 200 块。”

“200？我辛苦两个月抓回小婴儿，才换了 100 块。”我想到《阴灵日报》上穿着比基尼的孟婆，这几年她炒作得厉害，身价也成倍往上涨。想当年，

她不过是个街边卖素菜汤的疯婆子。

“这两年，孟婆可是红人啊。”我说。

“贼着呢，花了不少钱，又搞包装，又打广告。”庚言吸口烟说，“你知道她是为了什么？”

“想出名呗。”我说。

“非也，非也，为了宣传，宣传她的药。”

“药？”我说。庚言凑身过来，压低嗓音：“恢复记忆的药。”

“这不是矛盾吗？她卖汤让人忘记前生，现在又要让人恢复记忆。”

“说到底，这就是体制的问题。”庚言嘴角冷笑一下说，“卖汤是给上面的人看，上面这么规定，你敢不这么整？而卖药完全是往兜里灌钱哩！年轻人，你太老实了。”

“没人查她？”我反问。

“谁查？恢复记忆的药也是一种汤，跟商标注册的孟婆汤不过是换了食料，查也查不出。”

“谁会去买这种汤？有记忆是多么痛苦的事。”

“记忆这种东西，就像人的血液。对我们而言，

那就是脑髓，人死了，灵魂就固定在死亡的瞬间，我年纪大是因为我年纪大时肺病死的，除了死亡瞬间的记忆，一生发生什么你都忘记了。你在哪里长大、挣了多少钱都不知道，”他掐灭烟头，“但是，万一你有了记忆，你知道了你的前生、前前生，你还会向往做人吗？你还会老实待在这里等赚上 50 万再投胎转世吗？”

“不会。”我说。

“重点就在这里，如果我们都不去挣钱，像你这样的初级收灵术士不去人间抓来魂魄，阴阳的秩序能像现在这样稳定吗？所以，这种汤药自然不会正规销售，只能到鬼市去买。”

鬼市？两年前，我就听说过它，但从来不相信真的存在。厕所墙壁上贴着的倒卖迷药、灭灵枪支和情趣用品的小广告上都会提到鬼市，我一直深信那是胡编乱造的处所，而不会是正经做买卖的地方。

“酒不错，豆子也咸淡适中。”他饮完杯中的黄酒说。

“这家破酒馆也就黄酒味道不错，要不是因为离

我住的地方近，我才不愿意到这里来吃喝，桥西那家是地道的川菜馆，盖浇饭里的咖喱也正宗，每次吃饭还送肉汤。周记的老板真不是开饭馆的料，应该去拉皮条。”

“我就是老板。”他说。

“开什么玩笑，你是作家，哪能开起饭馆。”我揪起一粒花生米。

“我姓周，庚言是我的笔名。我应该去拉皮条吗？”

“这么说，那个人？”我指着柜台上算账的男人，“原来他只是店长。”

我连连道歉，周老板衔住灭掉的烟嘴猛吸一口，大笑站起绕过柜台走进里屋。我走到店长那里，店长说酒钱付了。我往里屋眺望过去，却见不到他的踪影。我还清上个月赊欠的 54 块酒钱，又买了半打罐装啤酒便回家温习《情爱阴缘》了。

## 3

深夜，唤醒我的不是吵嚷的手机，也不是上门

的小姐，而是我的膀胱。我从一堆色情杂志里掏出身子滚下床，四只啤酒罐被碾成了桃酥饼状。我在门外释放了膀胱，闭门回屋，掉在地上的手机闪着蓝光，我拾起手机，上面幽暗地映衬着土灰的脸，这不就是上次叫莫菲的女孩吗？照片周遭没有任何血红色，她彻彻底底死去了。手机肯定在夜里响过，有收灵术士取她的魂魄时，手机肯定发出了警报声。而我喝得烂醉，还在梦里和封面上的美女们边调鸡尾酒边调情。我的 5000 块啊。那么多钱就这样让我给睡没了。

我披上黑风衣踹开门，穿过那条恶心、该死的隧道，我站在冗长的巷子里，巷子两边依次排开旅馆霓虹闪烁的招牌，出售各类玩具的计生用品店交错其间。凌晨一点，也有青年捂住挺起的内裤从店里跑出来，慌忙拆开那神秘的小盒子。手机上定位的“e 族”旅馆有两层，二楼洞开的窗户边垂下四米多长床单撕成的细绳，末端的绳结离地还有两米多远，可以想见有人悬在半空，两脚夹住末端，只能放手跳下，摔了狗吃屎。我跳起来抓住绳子，往

窗口攀爬，身体轻盈得像兜着空气的塑料袋。我抓住窗玻璃跳进去，硕大的凉席上躺着人，那个叫莫菲的女孩，她左手腕缓缓流出血，身底下汪着一大片血滩，那股诱人的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屋子。她没有了呼吸，眼睛带着血丝直愣愣地看着我，仿佛要跟我说些什么，眼角有明显的泪痕，鬓角还是湿润的。

地上有一把水果刀，刀口还残留长长的血痕。她的右手手指上沾了血和白灰，南墙上赫然写着三行小字：

圣地亚哥，我好累

洛丽塔、洛丽塔啊

姓韩的，你这孬种

孬种的“孬”字写得异常大，是其他字迹的两倍，大概是比划太多又生僻的原因。汉字就这点不好，要是简单易写，她断气前估计还能再写一行。圣地亚哥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但是怎么也想不

起在哪里听过，就像回忆起一瓶酒的滋味，但就是想不起是什么牌子的。

窗外跳进黑影，黑影在墙边犹豫片刻说：“くそったれ（妈的），又来晚了。”我本以为是刚才跳窗逃走的人，原来是同行。他是中级收灵术士，潮崎，所谓的初级、中级、高级不过是根据阴阳万和银行里的存款来定的，每年由灵检会区分部评估一次，分级的目的就是要突出先进，鞭策我这样的落后群体。潮崎是从日本偷渡过来的，因为日本人口太少，每年死亡率也极低，竞争激烈，生意萧条，无奈之下才来了中国，分到我们区不到五年就晋升为中级。

“八嘎，狗日的居然骗我。我刚还在等一个九十岁老太太合眼呢？”潮崎说。

“谁骗你过来的？”

“王土鳖这王八。”

王土鳖是高级术士，但是挣的那些钱财都是游说骗来的，听说他生前是研究《鬼谷子》的中文系教授。他告诉等待收灵的术士，某某地方有一个更值钱的魂魄，说服领他们前往，尤其对那些新来的

术士们屡试不爽，最后要么他返回收了之前的魂魄，要么就骗了新手们的钱财。

“土鳖往哪儿游荡了？”我问。

“往新白街方向去了。”我推开他，跳出窗户，往新白街跑去。

新白街上一家包子铺里哭声一片，我走进去，一楼是厨房和卖包子的柜台，二楼是住人的地方，我沿着木梯上楼，哭声更加喧响，三排人跪在弄堂墙边，案板上躺着年近九十的老太太，她萎缩得像油炸过的干虾。案板前供奉着垒成三叠的鲜肉包子。顶头的包子上插着一对白筷子。

“他走了吗？”我暗想。人群里一团黑火在传动，我冲上前去猛踢一脚，黑火撞到墙边黏上去，往地板上流淌变成了浓稠的黏液，显现出一件厚重的黑袍。

“土鳖，玩什么鬼花样？”我说。黑袍里露出他苍老的脸，他一转身沿墙面垂直向上逃跑，身体与墙成了九十度。我赶超上去，到了墙角，他头朝下像蝙蝠一样踩着房顶往另一面墙跑。绕整个屋子

上下追逐了三圈，我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迸出来，他也喘气粗气，追到案板处，他穿透筷子的细缝，“咻”一声窜进老太太的左耳朵里，我尾随而窜。拥挤的软骨组织挤兑着我的身体，浓烈的老人味迎面扑来，胃肠里翻江倒海，我干呕一阵继续爬行，纵横捭阖的血管压在我背脊上，眼前狭小的通道里探出一颗巨大的白头，白头正在扭动。这位老太太去世多长时间了？都生虫子了。我加快速度使劲蹬腿，和大白虫擦脸而过的瞬间，我有一种永世不想做人的感觉。这样爬上去，肯定是爬到另一边耳朵，要是土鳖先爬出去，他不就可以守株待兔了吗？我是自投罗网呀。不行，我得先爬出去。我朝左边挤出一条细缝，细缝越爬越宽敞，最开阔的地方形成溶洞模样，环洞一圈长着高耸、粗壮的黑树。看来，我是爬到鼻孔里了。

我抖掉衣服上大块的黏液跳出鼻孔，另一边耳朵里还没有动静，我守在耳孔边等我的兔子。兔子终于伸出头，他厚重的黑袍卡在耳道里，我一把掐住他的脖子拔出来，他挣扎着掰开我的食指，我撕

开他黑袍的口袋，里面两个魂魄像玻璃球一样发着亮光，我挑出莫菲的那颗塞进自己的口袋。

我捏着缩小版的王土鳖离开了这家包子店。

## 4

离开人间，隧道尽头分开两条路，一条通往阴风街，一条通往奈何桥遗址公园。回住所之前，我还得去奈何桥办一项重要的手续，说是奈何桥其实桥已不复存在，只剩残垣断壁，据说桥边的三生石让阎王运回家当了抱枕，阎王死后，三生石就下落不明了。原本住在桥头的孟婆早已搬到“泊湖湾”最繁华的街段上。前年，灵检会批下文件把奈何桥规划为重点保护文物，供游人参观，就在去年，一股脑把票价哄抬到了 200 块，引发众灵热议。就几块破石头没什么好看的，但是公园里设立着对每位收灵术士都意义重大的机构：客利分局。客利取自英译：Clean Clear。专门清除灵魂的记忆，全国各大客利分局直属于灵检会。产品也是灵检会指定的老字号孟婆牌系列汤药。分局规定：凡是三岁以上

存在记忆的阴灵需通过检查，并强制服用汤药，汤药剂量由检查数据而定。

我在分局大厅里摸黑填了繁琐的表格，排着长队等候。门外正对着忘川河，河水干涸，只在河底存留几处水洼，破败的桥身躺卧在水沟上，一层厚厚的铁丝网严严实实地缠绕着它，借着月光，拱洞旁边还能模糊看清一行梵文：Naraka。我猜这些字母大概也是奈何的意思，要不何苦费劲镌刻在奈何桥上呢？

排在我前面的收灵术士从问询室里走出来，肩上扛着肥硕的绵羊，“咩咩”憨叫的绵羊四脚朝天地挣扎着。看来它生前是让人架到火堆上烧烤来着。绵羊也有记忆吗？绵羊的记忆又有些什么呢？清除它们的记忆有什么必要呢？我以前怀揣这个疑问问过分局的副局长，他说这就是规则。确实，规则就是规则，就好比爱情就是爱情，Fuck 就是 Fuck，强求不了，也改变不了。

轮到我了，我走进问询室从口袋里放出莫菲的灵魂，她站在我身边跟我并肩高。问询室里只有张

巨大的桌子，桌面贴墙一边摆放着一米高的圆柱形玻璃罐，里面存放着棕黄色液体，仿佛那是一罐子尿液。那就是传说中灵检会认证的孟婆汤。桌子中间放着无数种类的试管，试管标签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问询的女官员仔细查看我填写的表格，举着微波测忆棒扫描莫菲的额头，微波测忆棒上显示数值：25 合。“合”是记忆容量的单位，也是灵检会御用的计量单位。她摆弄了五六根试管，取了一支 40 合的，她拧开玻璃罐底部滋生锈斑的开关接了 25 合，递给莫菲。

往往刚经历过生死的灵魂，会一直处在即将死亡的状态，有的是恐惧，有的是愉悦，有的甚至是空白。莫菲属于最后者，她是割腕自杀，经过缓慢的死亡过程，她回顾了一生的记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如何出生，又如何死去。她能平静地面对死亡了。半小时后，喝下汤药的莫菲坐在我的床边问我自己是不是死了？她失去生前的所有记忆，也丢掉了死亡的印象。

此刻，我没有急于向莫菲解释生死的疑惑，而

是为床上一堆拥挤的《情爱阴缘》着实感到尴尬。

“那是什么？”她说，她指着封面上长五个高耸乳房的女人，又低头看自己的胸脯，她的胸脯也太有点平铺直叙了。

“没、没什么，不过一个娘们。”我抱起一沓杂志扔进床底，清理完床铺，又把十来只啤酒罐摞到墙角。我忙活完，垂头不敢看她。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她问。

“因为这里是我家。”

“你为什么带我回家？”

“因为好奇，对你好奇，从前我们似乎见过。”我说，但是另一个声音在耳边挥霍不去：钱呐，5000块啊，我正和一堆钱说话呢。我扇扇耳朵。

莫菲看到床头摆放三只圆柱形的罐子，取一只过来捧在手里前后端详，放在耳边摇晃，睁大眼看里面的透明液体，她抚摸着罐顶的铝环用力拉开，“砰”一声，泡沫溅到她的脸上，她慌忙扔掉罐子，惊吓得躺倒在床。我捡起涌出白泡沫的罐子，扶起她。

“不用怕，喝的。”我说。

“喝的？”她拿过啤酒罐试探毒药般抿了一小口。她完全忘记了啤酒的味道。她咽下一口，舔舔嘴唇，紧跟着猛灌进三口。

“哇！爽。”她打了个长长的嗝说。她扣开另一罐啤酒递给我，我“咕嘟咕嘟”喝下半罐，身体的温度急降下来，肚子也涨起来。

“你肚子很奇怪，鼓起来了。”她说，她打量着我，“你看起来也挺奇怪的。”

“我奇怪吗？哪里？”

“哪里都奇怪，你的脸、你的头发。”她说。我没照过镜子，因为镜子中看不到自己的，站在水边也看不到。“我长什么样子？”我问。她试探性地伸出手触碰到我的下巴，急忙缩回去，又放大胆子伸回来捏住它，用手背抚摸我的脸颊，又收回手反复摩挲自己的脸。“怎么样？”我问。

“你额头长得不够理想，宽额头，颧骨也有点高。脸只有一半。”

“脸只有一半？”

“只有一半，从鼻梁分开，另一半是骨头。”她冷静地说。

“一半脸、一半骨头？”我摸着自己的脸，怎么也感受不到它的形状。我看过其他收灵术士的脸，潮崎、王土鳖、庚言的脸，基本上都是完好无损的，丑点、衰老点没什么，至少是完好无损的脸，我的脸却只有半边。我丧气地喝完一整罐啤酒。难道我死的时候脸就只剩半边了吗？是什么东西撞到我了吗？没有记忆的人去思考从前的事情，岂不是自寻烦恼吗？我何苦这样？但转念一想到明天一早就能在万和银行换上5000块，内心平静了许多。我伸手掀开门，万和银行正紧闭着门，门上正映衬着周记酒馆店招牌上变幻的霓虹。

“有纸和笔？”她问。

“你要干什么？”我问。

“我也不知道。”她说，“只是突然想要这两样东西，习惯了一样。”她这么做我是能理解的，人死后总能保持一些生前的习惯，但这只是短期的。我从床底下的箱子里掏出一支铅笔和虫蛀了页脚的笔记

本。她倚在床上，咬住铅笔；咬铅笔可能也是她生前的习惯。她在本子上写了点什么，抬头看我。“我为什么会写这两个字呢？”我拿过本子，页眉处写了两个大字：洛丽。

“洛丽塔吗？”

“对对，我正要写最后一个‘塔’字。洛丽塔是谁？”洛丽塔是我站在宿舍楼下耳边磨砂般响起的洛丽塔，是旅馆墙上血写的洛丽塔。我摇摇头并不打算告诉她。她捂住脸大哭起来。“我该怎么办？”她哽咽着说，“我很难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怎么了？”她不停地擦去眼泪，“洛丽塔到底是谁？”

我扶她躺下，给她掖好被子。她嗅着鼻子躺下来，肆意地往枕头上抹着鼻涕。我坐在她身边等待着，直到她哭着睡着，发出轻微的鼾声。我坐在地上看了几页《情爱阴缘》便觉得百无聊赖起来。洛丽塔是她生前经常使用的人名吗？我甚至还听过铅笔摩擦的“沙沙”声，看来她是经常写这个名字，难道她是作家吗？她小说里面的人物是洛丽塔？又或者，她是写日记，日记当中提到了这个名字。我

明白了点什么，我小心阖门，跑去那所××○○大学。

## 5

4月3日　　新雪

洛丽塔：

他们说下雨了，雨就下了起来，你不知道雨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下去的，当听到“下雨了，快点去阳台收衣服”，雨早已飘落下来，飘落进上个月居住过的土洼、墙根、狗毛里。我站在阳台上接了几滴雨，它们滴进我掌心的那一刻，我想起了你，凉凉的，洛丽塔，我又想跟你说话了。今天真好，下了雨，天没有那么沉闷，韩冰也给我打了电话，我终于说服了自己。交往了三个多月，是时候放下那段感情了。那算得上是一段感情吗？我甚至没见过圣地亚哥，圣地亚哥这个笔名好奇怪，一个地方叫圣地亚哥还是一个人叫圣地亚哥？更奇怪的是，我怎么会喜欢上从未见过面的圣地亚哥呢？

哎！我怎么又想起他了？都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过去的就过去吧，何必强求呢。我应该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洛丽塔，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我现在好想见到韩冰，真希望寒假尽早过去。啊，他又打电话过来了，洛丽塔，今天就聊到这里。

莫菲

4月5日　　雪后初晴

洛丽塔：

天呐，他吻我了。洛丽塔，那个中年男人也吻过你吗？

莫菲

4月7日

洛丽塔：

我该怎么跟你开口呢？我完全疯了，现在我坐在书桌前，我还不敢相信，那件事居然发生了。洛丽塔，你和那个中年男人是不是也做过隐晦的事情？我是被骗了吗？韩冰说旅馆里有朋友，让我去见见，可一进302房间里，他一把抱住我。我分明

感觉到他的小玩意翘起来抵我，我多么想反抗，可是他吻了我，他咬住我的嘴唇，我的身体就酥软了，像拆开包装放了一星期的饼干。他焦急地解开我牛仔裤上的暗扣，像一只公狗。可是我却很喜欢他的模样，我的下半身沸腾了，像在沙漠里挖掘了二十多年的枯井，终于滋生出甘甜的水花。我想要，洛丽塔，我想要，我听到了自己的心声。

不是他逼迫我的，洛丽塔，是我自愿的。虽然我一再拒绝，心里却想让他游移的双手一步步深入。洛丽塔，我是不是淫荡的人？我还发出的淫荡的叫声。啊，洛丽塔，我不再是女孩了。就像你一样，终有一天会成为真正的女人，离开那个中年人。

莫菲

4月12日　见红

洛丽塔：

吓死我了，大姨妈终于来了，整整推迟了四天。这个月要是不来月经，我就全完了。

4月15日

洛丽塔：

周六这天，一天四次。洛丽塔，我再也不想做那件事了，折磨了一天，那里就像一只倒完水的水壶胆。男人真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5月20日

洛丽塔：

早上五点多，趁她们还没有起来，我跑到成人用品店里买了“大卫”牌试纸，在厕所里测了一下。试纸上显现出两条紫红色条带，呈阳性。我用手机紧张地搜索网页。洛丽塔，那件恐怖的事情终于发生在我身上了。我该怎么办？我怀……孕了。小腹里有肉块在缓慢长大，它正吮吸着我，要撑破我的肚皮。那是我的孩子，我好害怕有一天我正坐在课堂上听课，孩子从我两腿之间爬出来。

这真是我的孩子吗？我和韩冰的孩子？不可能啊，每次我都很小心，不，难道是那次？这个混蛋！还说穿雨衣洗澡不舒服，我分明感到一股热流

喷到身体里。这个控制不了自己的混蛋。我怎么跟他说呢？

5 月 25 日

洛丽塔：

我中午就给你写信了，洛丽塔，我很烦恼，他的手机还是打不通，发短信也没有人回复。我去他宿舍楼下等他，也不见他下来，去他上课的教室也找不到他，难道他在躲着我？我怎么那么傻？我被骗了，这个狗日的。同学们会怎么看我？我应不应该告诉妈妈？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洛丽塔？

（补记）

下午上完体育课，我去 ATM 取款机取了 500 块钱生活费，洛丽塔，你猜发生了什么？我银行卡里多了 600 块。这不可能啊，学校的贫困补助金每个月开头才发，也不是这个数目。家里也不可能给我打钱，上个星期，家里才打了 500 块给我。哪来的钱呢？难道是他打给我的？这个混蛋给我点钱就一了百了了吗？我是妓女吗？只要给钱就可以走

人了？

老娘不是好欺负的，他敢做，我就敢生。我才不去那些坑人的医院，韩冰要是不陪着我，我绝不会独自躺在那该死的手术台上。

6月10日　　该死的中药

洛丽塔：

隔壁宿舍的雅娟说她小舅妈打掉孩子的时候，只喝了几次中药，连医院都没去。我问贵不贵，她说就是中药的钱。晚上，她带我到城中村的一条街上，有一家挂中医牌子的诊所。老头还真把了我的脉，跟电视上的一样，他看看我，叹了口气写了一副药方。我把药方抄下来：

红花 20 克

桃仁 20 克

赤勺 20 克

大黄 25 克

水煎加白酒 100 克兑服

这算哪门子药啊？都是花花草草的。把这些花草熬水喝掉就能打掉吗？那个老头还告诉我，打掉的是血胎。我不知道血胎是什么意思。

回来路上，雅娟陪我去小商品市场买了砂锅和煮火锅用的酒精灯。她说她小舅妈就是这样干的，只要把砂锅架到酒精灯上就能熬药了。现在，那包中药就放在日记本旁边，一股苦杏仁的味道。

6月16日

洛丽塔：

我从没有喝过中药，人家说中药很苦，以前我觉得再苦的东西我也能咽下去，但是今天我刚喝下一口，味道苦到了心里，我当场吐掉了。我再也不喝这该死的苦药了。一整天，嘴里都是苦涩的，含了好几块“大白兔”牛奶糖，嘴里还是苦的。白天，她们都去上课了，我躲在被子里哭。洛丽塔，我要杀死它，明天一定要把药喝下去。再苦也要喝下去。

6月20日

洛丽塔：

我看到圣地亚哥了，在一本书里。雅娟带了三本书给我，《卡拉马佐夫兄弟》、《炼金术士》和《孕妇一百忌》。她说她小舅妈怀孕的时候就喜欢看书。我在《炼金术士》里看到了圣地亚哥这个名字，高中时看《老人与海》，有一个叫圣地亚哥的老人，而《炼金术士》里叫圣地亚哥的却是个放羊的男孩。我的那个圣地亚哥给我写信的时候，告诉我有一天他想旅行全国，去看珠穆朗玛峰，再去哈尔滨看冰雕。基于旅行的思想，我估计他是看过《炼金术士》才起了那么古怪的笔名。但也不一定，谁说在海里钓鱼的圣地亚哥就不能去旅行，成为旅行家圣地亚哥呢？

当时是怎么和他失去联系的呢？应该是一封道歉信，我写给他的道歉信。信里好像提到他的父母，我是因为说他父母的坏话而写道歉信的，后来，没有收到回信，也再没有他的消息。我记得圣地亚哥是留守儿童，他的父母都到上海打工了，上了高中，

他的父母每年也只回家一次。这些都是他在信里告诉我的。他现在在哪里呢？考上了哪里的学校？

不想了，洛丽塔，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总有人来了，又有人走掉。

记得，明天一定要把药喝下去。

6 月 27 日

洛丽塔：

我的饭量越来越大了。明天一定要把药喝下去。

6 月 28 日

洛丽塔：

你要是会说话就好了，明天一定要提醒我把药熬好喝下去。

7 月 20 日

洛丽塔：

药真苦，洛丽塔、洛丽塔。肚子疼，洛丽塔、洛丽塔。像在肚子里组装了一台搅拌机。

洛丽塔，洛丽塔，我害怕，它是不是要出来了。

洛丽塔、洛丽塔、洛丽塔，疼。

7月23日

洛丽塔：

全校的人都知道了。我爸妈也知道了。我为什么没有死掉，死掉了该多好。血、流了那么多的血。我没有脸再活下去了。

他竟然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来。我不要那狗日的600块钱。

我一定要找到他，当面跟他说清楚，这个混蛋，他要是甩掉我为什么不当面说，发一个短信也好，这个畜生，我要死给他看。洛丽塔，我要是死了，就再也不能跟你说话了。

## 6

借着风势，我翻完莫菲的日记，匆匆回到住所。经过阴阳隧道时，两只冤魂拦住我的去处，盘问我出行的目的和准确的出入时间。他们无奈地伸长三

米多长的舌头示意我只是例行公事。我编了一个谎话告诉他们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车毁人亡，一车两命。我问是否要看看这两个血淋淋的阴魂，他们对视微笑点点头，再次伸长舌头，以例行公事嘛、何必那么认真的表情放我进去。

我快速走到住所，莫菲披头散发地站在门外，手指侍弄着啤酒瓶罐。我走过她身边推开门，打开一罐啤酒喝下一半，走到门口跟她齐肩站着。

“另外一个地方，有人在替我生活，对吗？”她说，“她取代了我。”我摇摇头，拿起啤酒瓶罐搓磨起来。但动作怎么也没有她的平缓、优雅。“我知道自己到了哪里。”她从发梢里盯着我，“我死了，对吧？”我点点头。

“我知道，我就知道。”她拨开头发，眼泪掉在啤酒罐上。她捏扁罐子：“但，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死掉？”

“每个人都会死。不是吗？”我继续把玩这啤酒罐说。她“嗯”一声，把罐子捏回原来的模样。“你知道洛丽塔是谁？”她问。

“洛丽塔？嗯，我想想，也许是本书的名字，大概是外国的什么书，你知道外国人总把书名起成人的名字。”

“那是本什么书？”

“如果你想看，我明天买回来。”她摇摇头，挤出一个笑容。

我劝她进屋，她倚在墙上，望着通往隧道的小路。翌日，我从周记酒馆提了两份盖浇饭回来，她还站在原地，不吃饭，只偶尔喝一口啤酒。万和银行营业、打烊了三次，我终究没有勇气带莫菲过去。这三天，我在啤酒和最新一期的《情爱阴缘》中度过了。收魂术士入门手册上规定：从阳界带回的猎物必须在七天之内提交当地万和银行换取酬劳，否则，七日过后，猎物将魂飞魄散，再无轮回转世的机会。看来，我离摊牌的日子不远了。

“我要是跑了，你会追我回来吗？”一天晚上莫菲问我。

“不知道呢，只有你跑了，我才能知道会不会追你，也许，你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我轻松地

说，等到晚上睡觉时，我故意留着门，只有看到莫菲的背影才安心。我在一阵焦躁的情绪中醒来，莫菲躺在我的怀里。门外“嗖嗖”地刮着冷风。她的侧脸埋进我的胸口，一只手搂着我的脖子。我知道她还醒着。我吻了她的头发，她空出一只手捂住我的眼睛，身体爬上来亲吻我。她的手指滑过我的半张脸，又敲敲另外半边骨头。“外面冷，我哪也不去了。”她说。我抱住她，双手抚摸着感受她身体的曲线。她把脸靠在我的半边脸上睡着了，或者假装睡着了。我揉捏着她光滑的脖颈熟睡过去。天亮前，我们做了爱。

我把与莫菲之间危险的关系告诉了周老板。

我在酒馆里撞见他，寒暄几句当天专栏上发表的《论灵检组织与群治关系》，他邀我坐下点了一壶烧酒。我为上次的冒失向他道歉，他喷了一口烟笑而不答。我借机打听收魂术士守则的事。

“所谓的守则，不过是灵检会那帮人定的规矩，主要起约束作用。”他说。

“不过，第五章第二十六条说猎物魂飞魄散是指

什么？还有和猎物之间不能有亲密接触，主要指哪些接触？”

“接触嘛？”庚言在烟嘴上换了一根点上，“大体上指精神和身体上的。不能透露猎物生前的信息，身体上我就不多说了，你应该懂。”

“这个……”我说，“大概懂。”我耳边萦绕着莫菲强有力的喘息。

“至于魂飞魄散，你应该知道，你我都是死过之人，也是由先前的灵魂术士送回万和银行，经过一系列工序耗干人的元气，再注入阴气，才有了现在的你我。问题就出在这个万和银行。”

“万和银行怎么了？不就是换钱的地方。”我斟上酒说。

“万和银行看似存钱、换钱的地方，但是你想那些提交进去的阴魂都去哪里了？”

“去哪里了？”

“银行其实是灵检会管辖的，所有阴魂都到了那里，大体经过重新洗牌，彻底根除记忆，之前遇到的收魂术士也全然忘记，最后随机分到各个区。如

果像你说的魂飞魄散，那就意味着失去被洗牌的机会，也失去像你我这样赚钱换取来世的机会。”我默默地咽下整杯酒，喉咙里像扎进一把烧红的铁签。眼眶里渗出酸涩的泪水。

“换句话说，这具魂魄不存在了。被灵检会拉进了黑名单。”他说。

“简单地说，捕获的猎物不是送给灵检会就是自行毁灭。”

“理论上就是这样。”他用熏黄的食指弹掉烟灰，“基于这一理论，不要跟任何猎物发生亲密接触。”喝下一杯酒，“当然了，玩玩自然可以，投入感情你就完蛋了。万和银行不仅会根据猎物的记忆容量扣去你的酬劳，到了灵检会那里也会严格把关，查出记忆超标的，收魂术士当然逃不了干系。”我慌忙地又咽下一口酒，这一次没有先前的灼烧，而是温热的瘙痒感。

“就没有挽回的可能吗？”我说。他连连喝下三杯酒，土灰的脸上爬上几条血丝，香烟燃到了尽头。

“还记得我写孟婆的那篇短文吗？”

“记得，大致读过。”

“你只要记住，记忆是神圣的东西，也是灵检会最惧怕、最反感的东西。知道锁在油锅里的游弋吗？”

“听说过，只知道他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被扔进油锅煎炸，死也死不了，只能活活忍着疼。”

“都煎成焦炭了，身体通透发亮。他本是灵检会的一员，因为好奇私藏阴魂的记忆而判了刑。永世不得超生。”他掐掉烟头，“记忆是危险的东西，因为它区别了死者与生者，我只能说这么多了。”他起身招呼店长过来说这顿酒算店里的。

“不、不，我是请教来的，怎么还蹭吃蹭喝？”我把店长拉到柜台结了账。

## 6

我走进公共厕所寻找墙上粘贴的小广告，墙上更多的是男女生殖器官的涂鸦。我找到大便池尽头，这是一段广告条密集的地段。厚厚的广告纸像牛皮癣一样在白色墙壁上生出一片烂疮。我捂住鼻子揭

下一页：

> **喜讯**
>
> 售魂药、生趣玩具、转世神丸
>
> 找鬼组、贵妇求子、同城欢聊
>
> 有意拨打：ac（区号）——tdzzpzzzp
>
> （有班车接送）

接听电话的中年男人沙哑地“嗯”了一声，没有问我需求什么，只问我的住所，我告知对方地址，他告诉我子夜十分，听到发情的母猫叫声，三声为限，门口有专车来接。“鬼市”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买东西还有专车接送的，真是稀罕事。我并不相信猫叫三声有什么意味的鬼话，我居住的那条街没有人家养猫，就算野猫也很少见，凭什么猫叫就能引来班车呢？班车也发情了吗？我越想越离谱。但是无论遇到的事情多么荒诞、滑稽可笑，有一点是严肃的，那就是钱。

离开厕所，我来到万和银行，方便面照旧说了

一句“有日子没见了”。我说是来取走5万块钱。5万块是我三年来的积蓄，存了定期二十年。我估摸着有个二十年时间能赚足50万投胎转世了。方便面惊讶地看着我，仿佛我不是来取钱，而是持枪打劫的。

“一次取那么多？”她问。我耸耸肩，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她也不再多问。毕竟，她和我的关系还没有深到可以对彼此的决定指手画脚。我回屋翻出四个月来积攒的《阴灵日报》，浏览了庚言的“茶余饭后”专栏。有三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孟婆的处女与妓女情结》、《黑市的存在与虚无》、《论转动世界的第三只手》。

莫菲夺下我的报纸，把我推倒在床，啃咬我的嘴唇。她的嘴唇柔软、湿润，像咬进口腔里的半片水蜜桃。我的脸埋没在她的长发里，像误闯进一座陌生的树林。我们在床上翻滚了二十分钟，床上叠放整齐的报纸叠压、折卷起来，处于高潮顶点的莫菲抓起一把报纸洒在我头顶，报纸摩擦着我的后背盖住我的全身。我抱住她，用报纸当被子盖好彼此。

云雨停歇后，我疲软地耷拉在床边。报纸上刊登的照片罩在我脸上。光从背面渗进来：孟婆站在奈何桥底对着镜头竖起中指，她身后站着一个细高个男人，男人足有两米高，他正高举黑烟斗喷出浓雾，远看上去像是拔地而起烟囱，烟囱还飘着烟。

午夜临近，莫菲睡得深沉，仿佛再也不会醒过来。我走到门外扣上锁，夜景与往常无异，黑暗角落里也没有夜猫的踪迹。难不成要我自己学猫叫吗？刚想到猫，仿佛那畜生就跳进我的耳道里，抓挠撕咬着尖叫了三声，脑袋扎进铁叉一样快要裂开。我甩甩头，声音消失了。周围的黑夜还是黑夜，小路还是小路。脚下的石子缓缓爬到我的鞋面上，分裂成几个小块，小块又分裂成更小，当细碎的小石子占领了双脚，我看清那些小东西原来是上百只潮虫。潮虫中央往外翻涌着，无数的潮虫喷泉似的溅涌出来。它们是从地底爬上来的，似乎脚下的大地给这些奇怪的生物开了一个豁口。潮虫堆砌成两人高，然后各有分工一般分散开：一堆拼接成支架，一堆蜷成轮胎，一堆铺展成黑铁皮。喝下半罐啤酒

的时间，眼前停放着一辆黑色凯迪拉克 SRX 系列汽车，车身无数只小眼睛眨巴着看着我，它们的坚硬的身体紧挨着保持汽车的形状。有的还在使劲扭身跟旁边的潮虫耳语。

车门自动打开，我摸摸胸口厚厚一叠钱俯身坐进车里，车身也是漆黑的，头顶潮虫的眼睛盯着我，闪闪亮亮。车内的座位、底盘、发动机都是潮虫支撑的。

“先生，需要点什么？”驾驶座上的司机回头问我，他穿着绿色制服，体型肥胖，就像他身边的那只白猫。白猫轻蔑地看我一眼，专注地检查潮虫，刚才刺脑的叫声看来就是它发出来的，它抠下几只快要咽气的潮虫塞进嘴里，“嘎嘣、嘎嘣”地嚼碎了。其他的潮虫瑟瑟地颤栗，车身也轻微晃动。

“孟婆……”我真想掰开脑袋挖出庚言跟我说的话，“孟婆……记忆汤。”白猫一口咽下潮虫对我“喵”叫了一声，司机打量了我，思考了片刻说：“看来你带了不少啊，”他踩下离合器，转动方向盘，“那就不是这个方向了，得去东区。”他掉转车头，

飞奔而走。

白猫跳进我怀里，用尾巴上的绒毛蹭我的脸，眼睛却盯着我鼓起的胸口，看来它是奔着钱来讨好我的。前面是一堵白墙，但是司机没有减速，狠踩下油门，时速达到了300 km/h，眼看着就要撞上白墙，车毁人亡。我恐惧地抓住猫背，揪起一层皮毛使劲撕扯，白猫丧心病狂地嘶叫着，车穿过墙面，我甚至看到墙侧面和着石灰的青砖和两层涂料。

我看了一眼里程表，不足两分钟跑了足足九百公里，而这九百公里不过是一堵墙的距离。我打了个趔趄扶站在墙边，身后的凯迪拉克散架了，无数潮虫匍匐在墙壁上，焦急地往裂缝里滚爬。司机和白猫消失在墙缝里。墙的另一边还是墙，一道污秽的墙。上面的涂鸦大体涉及床笫之事，与厕所文化无异。一群缺胳膊掉腿的乞丐捧着破碗跟我要钱，鬼市就是鬼市，截肢截得彻底，肠子拖得够长，脑浆蹦在脸上也够逼真。跟他们比起来，我的半张脸显得庸俗许多。他们蹲在这里就是瞄准新来的客人。我掏出三块钱给了一个看起来最凄惨的，他只有半

个脑袋，仿佛是他躺在地上，压路机从他脸上碾掉一半似的。没准，他就是这么死掉的。同行们羡慕地看着他，痛恨自己工夫下得不到家。我问他孟婆记忆汤哪里卖，他仅剩的一颗眼珠向右瞥了瞥。右边尽头矗立一栋破旧的老楼，楼身佝偻，像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的老人。

我摁响门铃，门开了，原来是凯迪拉克上的司机，他依旧穿着笔挺的制服，"你刚才怎么……"他没有耐心回答我，"跟我来。"

他身后立着一只铁笼（这分明是装载兽禽的），铁笼洞开一扇门，铁笼顶端锁住的三根铁链伸向无顶的幽暗。我跟着他走进去，他拿出黑色眼罩给我，"这是规矩。"我戴上眼罩。三声敲击铁柱的脆响，"隆隆"的铁链声，身体平缓上升，一个大转弯，身体倾斜，一只手死死掐住我的肩膀，我勉强站稳了。又一个大提升，心脏快要坠落到脚底下，再来一个转弯，急刹。开门的"吱呀"声，我摘掉眼罩跳出铁笼，倚着门栏狂吐。呕吐完之后，我抬头发现自己走进的是豪华的大厅，大厅里一条一指厚的红地

毯贯穿始终，墙壁、房顶都镀了一层铂金。大厅中间的楠木桌旁屹立巨大的盆景，足有三米高，藤蔓上结出金黄色的花瓣。楠木桌上匍匐着那只白猫。

“路上还算顺利吧？”洪亮的声音响起。我四下张望不见踪影。

“还算顺利吧。”我说。

“钱带够了吗？”声音问。

“钱？”我犹豫了，怎么这么快就谈钱，不会是骗子吧？

“怎么？没带钱？”他问。

“带，带了点。”我说。那人从盆景后面探出身，他足有两米高，瘦得跟挤兑的门缝一样。他手里端着烟斗，吸了一口，并没有吐出烟，兴许是熄灭了星火。我一眼认出他，《阴灵日报》刊登的照片上站在孟婆身后那根两米高的烟囱。看来，他是孟婆的人。

“请坐。”他划着一根十厘米长的火柴棒点着了烟斗噜着嘴说。我在楠木桌前坐定，5 万块钱噎在胸口，有点喘不过气。同时，我也为刚才的呕吐感

到尴尬，这不仅让我丢脸，也触犯了我的原则。在尊贵的大厅里呕吐跟在小便池里大便一样龌龊，不可理喻。

“我们有一级品、二级品和三级品，你看要哪一种？”他侍弄着金色花朵，猛吸了烟斗，烟斗口的火星格外旺盛。

“三者有什么不同吗？”我问。

“就是容量的问题。”他说，“恢复记忆的容量，还得看取药者的年龄。”

“二十多岁，大概二十年的容量。”

“那就是二级品。”他漫不经心地说。

“那一级品呢？”出于好奇，我问。

“一级品嘛？是三世的记忆容量。”他坐下来说。

“二级品的价位在多少？”胸口的5万块噎住了我心脏的跳动。

“按2000一年来算，大概4万，加上保险5000。”他说。

“我给你5万，你把分量给足点，我不能亏欠谁。”我说。我先前耳闻过鬼市的交易缺斤少两，质

量也没有保证，只有钱给得足，才能拿到放心的货。他冷冷地看我说："先交钱。"我掏出包好的5万，他摸摸钱的厚度就塞进抽屉里。他打了个响指，白猫喵叫一声，侧门里走出身材矮小的人。他全身穿着实验室防护服，头也扣在密封头罩里。从头罩外端的塑料膜看进去，里面是一张亮黄色、通透的人脸，脸上没有鼻子、没有嘴巴，等他走进了，往脖颈处看下去，也是通透发亮，金黄金黄的，仿佛防护服里装着的不是人而是一根油炸薯条。

他听了嘱咐就转身往侧门走。"游先生，你等一下。"游先生停下脚，烟囱跟上去半蹲着身体耳语了一阵。

游先生？这么奇怪的姓氏？姓游的我只听说过一个人，难道是锁在油锅里的游弋？不可能，那可是一级罪犯，怎么可能在这里呢？也不一定，这里可是鬼市。不在灵检会管辖范围，林子大，多了只什么鸟都不奇怪。孟婆的势力强大到这种程度了，连罪犯都敢拉拢过来？这些年孟婆凭借商标注册的孟婆汤再加上非法倒卖记忆药水，捞到的钱不在整

个灵检会之下，自然灵检会征税拢到的钱不在少数，但是真正列出条目跟孟婆一比高下，结果无法预料。孟婆原本是灵检会的成员，不知何故退出了。游弋也是灵检会的成员，这么一想，那个人是游弋的可能性更大了。再说，哪能因为人家私藏亡灵的记忆就扔进油锅呢？莫不是内部发生过什么内乱吧？这三年来，孟婆极力宣传自己，应该不光光为了自己研发的药水，她似乎在暗示着什么？灵检会当年不也是喧嚣一时，合谋杀掉了阎王之后，才沉寂下来。

庚言在《论灵检组织与群治关系》中也提过，灵检会本是阎王亲手组建的管理团队，孟婆、游弋都归于旗下。因阎王一向蛮横，不管理实务，只会对手下呼来唤去。灵检会提出的一项议案中提议取缔生死簿，阎王鞭打了灵检会的三名骨干，就因为这件事，双方积下仇怨。灵检会的骨干忍气吞声了五年，终于寻到一次阎王醉酒的机会，乘机谋杀，阎王身边的牛头马面也被砍下首级悬挂在孟婆桥头示众。

但是这些都是猜测，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游弋尚

不清楚，要是那个人确实是游弋，那么孟婆肯定在密谋什么，现在看来，辨别那人身份的方法就只有一个了。

他们交谈之后，游先生走进侧门。烟囱回到桌前坐下，“等一会儿。”我点点头，他抱起白猫，挪到盆景边，跷着二郎腿摆弄着金色小花。

“这些是什么花？”我问。

“按理说，你是不配知道的，但是你交了钱，而且有富余，你有权利知道点新鲜玩意。”他吸一口烟斗，“看到这些花瓣了吗？这些花瓣都是金子。”

“有什么稀罕的，就是把金子镶上去的呗。”我说。

“错！”他在我眼前竖起食指，“这些金子，这些花瓣，”他贴近我的耳朵，“是长出来的，从土里长出来的。”

“长出来的金子？”我说。

“哎，对了。”他有些得意了。

“那有什么，不过是长出点金子，金子只对活人有用，对我们一文不值。我们只能用冥币，金子也

不能兑换冥币。”我说。烟囱冷笑了一声，吐出两个烟圈，“时代要变了，要变了。你这个呆瓜。以后还不知道谁说了算呢？说不定就是老子。”

“时代怎么就变了？”我问。

“你懂个屁，”他挠挠白猫的肚子，猫“咕噜噜”地哼起来，像在肚子里烧了开水。“这样，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他从考究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名片递给我。

<table><tr><td>孟婆各类汤药直销代理；<br>销售部主任兼大堂经理：<br> 代号黑骷髅 宅电：pd——aceesqasx 地址：鬼市进出口马面路 231 号驼背大厦 z 层 </td></tr></table>

我放好名片，游先生抱着木匣子走过来，我故意上前接过来。“谢谢你。”我说，他不做声，也不点头。我打开木匣验了货就往回走。我假装打量着大厅里的装潢，等到游先生快走到侧门时，我转身

大喊："游弋先生，请留步。"游先生身体颤抖一下，我清晰地听到皮肉酥脆的断裂声。他转身看着我，瞬间又挨了一记老拳一般转过脸去，匆匆跑进侧门。

"你在瞎喊什么？"黑骷髅骂道。我抱着木匣继续走。

"送客。"他继续说。我脚边红毯底下翻腾出无数潮虫，白猫嘶叫一声飞跳过来，我离开的时候到了。

## 7

回到住处，门洞开着，锁链挂在当空摇摆，门锁处有明显的破坏痕迹，木屑落了一地，莫菲在屋里凭空消失了。地上到处都是啤酒瓶，杂志和报纸也统统掉在地上。明显有打斗的痕迹，绝不是莫菲自己捣鼓成这样的。谁会来我的房子里捣乱呢？还偏偏要抓走莫菲。我心一黑，关上门往招魂街赶去。我借黑摸到王土鳖的住所，上次我把他扔进垃圾桶，这回我要把他捏小，塞进马桶，冲到黄浦江里去。房间里亮着熏黄的灯，他正"咿咿呀呀"地

哼唱着淮海小戏《月牙楼》，我敲敲门，往地上扔了50块钱，躲在黑暗处。他清清喉咙推开门，趁他捡起地上的50块钱时，我一脚把他踹翻在地，扑上去一肘打昏他。我掰开他的手，把50块钱揣进口袋进了屋。

他的屋子里堆满了线装的古书，墙壁四周都支起书架，分类极有条理：经书类、诗词类、注解类、笔记类等整齐地平放着。只在书架犄角处摆放一张旧床，我把床掀起来，底下的尿壶正散发浓烈的尿臊味，我撂下床走到书架旁。难不成他把莫菲夹在了书里面？不可能啊，但是这么狭窄的地方隐藏一个大活人也没那么容易，不会来错地方了吧？犹豫间，我注意到一边书架与墙壁留有半米宽的空隙。我绕道书架后面，地上也有条不紊地堆放着书，但是堆得更高更整齐。我抽出中间一本，是唐朝赵蕤所著的《反经》。透过书堆中的空隙，莫菲正惊讶地看着我。我抽出一本本古书，空隙渐大，可以看到一个铁笼，足有半人高，莫菲正囚禁在铁笼里。这一道书墙是为了掩人耳目，我推倒书墙，把铁笼拉

出来。

我取来床底的尿壶，屏住呼吸，朝着铁笼上的铜锁猛砸几下。铜锁里的弹簧蹦出来，锁打开了。我打开笼门拉莫菲出来。“回家，咱们回家。”我说。她推开我的手，往铁笼深处退去。她的眼袋浮肿，像吊着一斤沙袋，头发散乱着。

“怎么了，是我。快走，一会儿这土鳖就醒了。”我拽住她的胳膊。

“我不走，就待在这里。”她说。

“为什么？”我望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土鳖，“他对你做了什么？”

“他都告诉我了，”莫菲说，“你是拿我去卖钱，是不是？那我还不如待在这里。”

“不是他说的那样。”我反驳道。

“你是不是要拿我去换钱，是不是？”她问。

“是，”我说，“不是。”

“我已经死了，”她说，“你不要再折磨我了。”

“我在救你。我不会拿你去赚钱。”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几天我和你在一起，不是很快乐

吗？当然，不光指那方面的快乐。”我紧握住她的手，“我可以让你活下去，离开这个鬼地方，当然，当然也离开我。”

“你骗我，你怎么可能让我活下去，我要是活下去，你就没钱赚了。不是吗？”她说。

“不，不是这样，是，是，这是规则，但是，我……”我不想争辩下去，土鳖随时可能醒过来，“我保证，你相信我，我保证让你活下去，不顾一切代价。”她的胳膊接受了我的拉力，我背着她离开了招魂街。

回到住所，她坐在床上，我找到木梳帮她梳头，又给她洗脸。“是不是弄干净、漂亮一点能卖个好价钱？”她问，“就跟卖羊、卖小狗那样。”

“说得什么话？”我说。

“我知道你是骗我的，我跟你回来是因为我不想在铁笼里让人抬走卖掉，说吧，你打算怎么卖掉我？要到集市上吗？”

“说那么多话，你渴不渴？”我严肃地问。

“倒是有点渴，等我喝完水，你要告诉我怎么

卖?”她说。我点头，抱过床上的木匣子，拿出里面药水，递给她。“喝了吧。刚买的。”我说。

“这是什么水？还有包装呢。”

“葡萄汁，很甜。”

她抱起瓶子“咕嘟咕嘟”喝下去，脸部飘起红晕，昏睡过去。我把瓶子塞好放进她的口袋，防止剂量不够。我看了下时间：凌晨一点。王土鳖很快就会追到这里，等到破晓是来不及了。我背起莫菲离开了屋子。

隧道口有两只冤魂在把守，还有很多非官方认证的冤魂等待着，它们常年等待着立功的机会，这样才能通过认证手续得到公职。通常情况下，我只要信步走过去打个招呼就能通行，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放下莫菲，拾起一块石头掖在怀里走进隧道，两名把手吊着长舌头冲我点点头。我悠闲地走到他们中间，他们放松警戒跟我寒暄起来，我一把抓住他们的舌头打了个死死的渔人结，他们举起叉戟要刺死我，却叉在了一起，舌头无法分开，叉戟也没有了用处，我掏出石头把他们砸晕。我丢弃石头折身

回去背起莫菲往隧道外跑，一大群冤魂团团围住我，我没有了武器，身上还背着莫菲，他们很快就能抓住我去到灵检会那里去领功。

我贴在潮湿的隧道壁上，后背浸湿了，透骨的寒意。纵使我挥舞着拳头，踢高双脚也不能阻止他们逼近。离我不到半米远，他们一股脑地扑上来。情急之下，我摸索着口袋，掏出所有零钱撒向空中，又掏出那张货真价实的 50 块在它们面前晃晃，甩手扔出去，他们以为方才撒出的都是 50 的大票子，群集涌过去。我背起莫菲逃离了隧道。

四天过去了，莫菲的身体只可能存在一个地方。我在殡仪馆二楼找到了她，她的身体因失血过多显得苍白。二楼大厅里躺着二十多具尸体，浓妆淡抹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喊号码“32”，一具车祸死亡的尸体被推进火炉。莫菲挂在脚趾上的号码是 35，幸好及时赶到，但时间所剩无几。我放下莫菲，摇醒她，她懵懂地睁开眼。“还真的很甜。”她舔着嘴唇说，“我是睡着了吗？”另一具尸体被投入火炉。

“快、快，趴到你身体上，不管记起来多少，总

比扔进火炉强。”我指着35号尸体给她看。

“这是我。”她说。她一拍脑门，像接通了电流，脑袋里亮起一盏电灯，“我的洛丽塔呀，我都经历了什么，我死了，现在要活过来，就像《源代码》里那个上尉，难道你是《天使之城》里的尼古拉斯·凯奇？”

“快、快，要来不及了。”我催促她。

“等一下。”她拿出口袋里的瓶子递给我。

“你都记起来了吗？”我问。

“当然，三岁时穿的开裆裤都记起来了。你不想吗？”莫菲说。我握住瓶子看了良久，“不，不用了，记忆是可怕的东西，我不会需要的。”我说。

“34号。”工作人员喊。

“去吧，最后记住，出了殡仪馆往南走七百米就能搭上出租车。”我说。

“要是我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办？”她笑着问。

“那就没办法了，那是你们活人的事。”

“为什么对我那么好，药水不容易拿吧？”她说。

“别问了，”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

是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这样做。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不知道为什么。去吧，你不应该像我一样。”莫菲拥抱了我，爬到自己的身体上。她的身体像吸尘器一般把她吸入体内。

破晓时分，我坐在周记酒馆里要了两瓶冰镇啤酒，对面的阴阳万和银行开了门，上早班的方便面到酒馆里要了一笼包子，我邀请她坐下，递给她啤酒。她拉开铝环尝了一口，说太冰了会喝坏肚子。我笑了笑，问她近况如何，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要做的就是咀嚼着啤酒花，看着窗外。我的房子被查封了，灵检会的爪牙门正在搜索我的行踪，王土鳖肯定也跟灵检会取得了联系，逮捕令已经下达，那一锅热油已经开始翻滚，看来，我逃不了被煎炸的命运，我没有机会了。

除了微笑着听方便面说话，我还能做什么呢？我似乎忘记我曾有一张“代号黑骷髅”的名片，我亲吻了方便面的额头，拨出了号码。

“我们约会吧。”听着“嘟嘟”声，我对方便面说。

## 8

多少年前的一天中午，一名头发蓬乱的青年走到绿色邮筒跟前，他胆怯地塞进一封薄薄的信。那个时刻是12点35分，小饭店门口的大厨刚炒完鱼香肉丝，他倒了一碗水简单刷了锅，往门口泼水，污水刚好溅到骑“捷安特”公路赛的小伙，他一转手把，车行驶到路中央，迎面而来的轿车紧急打方向盘，避开了公路赛。头发蓬乱的青年寄完信，转身看到一辆大众轿车飞驰而来。

他轻飘飘地飞起来，他飘在空中想看看邮筒里刚寄出的信却没能如愿，因为洞口太窄了，而且里面一片漆黑。他放弃了这一念头就落地了，他的脸像甜筒上的奶油一样摔在水泥路上，一半残留在脸上，一半涂抹在地上。他死的时候只剩下半张脸。

第二天早上九点，邮递员穿着艳绿色制服打开邮筒，他并不知道昨天路上曾发生的惨剧，也更不会知道一只小小的信封里写着这样的信：

洛丽塔：

我重新给你写信了，我写信是因为我原谅了你，我原谅你是因为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任何人都不是。你说我的父母不负责任，他们出去打工把我一个人丢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其实，我是理解他们的，为什么人们总是对越关心自己的人要求越苛刻呢？我理解他们，就像我现在理解你一样。有时候，我把给你写信当成一种精神寄托，我们可以倾听彼此。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去伊县看你。要是你觉得不方便，我也绝不强求。我省下两个星期的伙食费就有足够的钱买车票。

羊群里的圣地亚哥

“不，不用了，记忆是可怕的东西，我不会需要的。”我说。

# 小毛驴的冬日

## 1

栓柱扛了半扇猪肉，鬣毛摩挲他的耳廓，他顾不得去挠，而是再次打量了整个队伍。搬运队嵌在军队中间，老黑头等五名村里人跟他并排站着，前排是宜丿村的，他在宜丿村轧过面，村里人他叫不上名字，却都眼熟。小毛驴在搬运队前面，驴背架上挂着铁锅和四扇猪肉，后臀上的灰毛蹭掉了一大撮，红殷殷得发紫。再往前，是开路的日本兵，五辆偏三轮开在最前，随后是三匹战马。后面的步兵，

有的在嚼纸烟，有的叽里咕噜说了什么就咯咯傻笑，日本人大概也会说一些笑话，相互日弄吧。栓柱想。昨天，他就私下研究了日本兵，他们的个头和村里人差不多，眉毛、鼻梁、眼睛也并无二致，只是那一口躁人的日本话叫人抓心，一顿一顿的，像喘不上气。

队伍攀上一处高坡往凹地下行。凹地四周绕着坡子，谷里盛着一汪静水。这就到了冷水镇的地界了，栓柱远远望见枯草丛中一块低矮的石碑，像一片麻将牌，上面赫然印着“冷水”二字，栓柱收了脚。

“弄甚？”旁边的老黑头问。

栓柱不答，他少时来过这里放鸭子，还洗了澡，傍晚，鸭子打盹、油月亮漫到岸滩上时，他还在浅滩上捡到过脸盆大的河蚌。但是另一个念头死死拿住了他，他的腿僵住了，老黑头提腿捣了他的屁股。后面的日本兵呵斥怒骂，栓柱听不懂他骂了什么，但知道那是针对他的。因为整个搬运队都因他停留了。

“找死哩？日本人上来，有你受的。”老黑头说。栓柱又迈开了步子。下了坡，老黑头对他紧起了眉毛。栓柱望着水面，水岸边生了薄薄的冰碴子，重脚踩在木桥上，薄片就细碎了，像踩到麻饼的簌簌声。

“走过这个塘，”栓柱说，“就是离家最远的一次。我最远走到前面那个坡。”

“你就寻思这些？”老黑头问，“走到西天也不算远，关键是甚，你可晓得？”

“甚？”栓柱问，这是他第一次抬头跟老黑头说话。

“关键是能回来。”

栓柱不答话，他把猪肉贴在脸颊上。猪肉冻得硬邦邦的，像石头。腥味也没有昨天那么烈，只是那股油腻还在指缝、头发上停留。光堂堂的河面上映着天空，天空浑浊得像抹上一层浓鼻涕，抹也抹不去。水面上的木桥窄成一根筷子，把行进的队伍拉长了三倍。小毛驴挤到了最后一排，栓柱离小毛驴只隔着两排人。从清晨到现在，他头一次离自己

的毛驴这么近，除了蹭掉毛以外，小毛驴的后腿、腰部和臀部没有太大变化，只是肚子陷下很深。它仰起鬃毛叫嚣，小毛驴肯定饿急了，他每次饿的时候，都会发出这样的叫声。

太阳在西边沉落，阳光叮咬人脸还是暖烘烘的，离天黑还得两三个钟头。水面积聚的鲫鱼苗频频跃出水面，捕食空中飘移的纸屑。怎会有纸屑呢？栓柱还没细想，便说出声来，“下雪了。”更多的鲫鱼张大嘴巴等雪花飘进。抬头望去，雪片落下来，像扯破了床上的棉被，千军万马、衔铁疾奔，大有淹没人畜之势。军队放慢了步伐，前排的一名日本步兵也伸出手掌，接住一团团稀松的绒雪。骑马的军官朝他掌心里啐了口唾沫星，他随即立正，在裤腿上擦了一把，肩上的步枪也歪歪斜斜地挂着。清灵的水面照着漫天沉落的雪花，天地之间生发了松软、万丈厚的羽毛衫。不消说几刻钟，水面长了一层冰絮，生了冰角的岸边垒起高高的白色肿块，而新鲜的驴粪上却毫无雪花停落，那一坨幽升的热气正拼尽最后的气力对抗冰寒的世界。

再上一坡，河谷抛在脚跟后，不远处蹲坐了一间破庙。那便是晚上过夜的处所。

两个日本兵被派去捡柴火，驴马拴在庙背面的榆树桩上。栓柱在庙墙根码好猪肉，走去给毛驴喂干草，老黑头扡住他的胳膊，“跟我支锅。”

“喂驴哩？”栓柱说。

“不用你瞎操心，有人专门喂，扶住锅。”老黑头从日本兵手里滚来黑锅。那个日本兵走到庙墙根，掏出短刀，亮出明晃晃的刀面，他割下三根肉条回来。栓柱撑开铁架子，端上铁锅，日本兵再次掏出匕首，刮干净猪皮，潦草地挨锅沿剁了三刀，栓柱一一接住肉块，日本兵收刀离开。

“夜里别睡。”老黑头说，“听着没？”栓柱脑子闷响，像扣进了马蜂窝里，手里的肉块纷纷滚落进锅底。雪花在锅底落了一层薄片。早先的雪无法存留，粘住即化，气温零下后却越发肆无忌惮了。

“问你话呢？”老黑头又说。

捡柴的两名日本兵带回三捆枯木，是从远边的荒地捡的，还有新白的枝桠，肯定是砍了树。两人

低头整齐地码木材。其中一个日本兵往锅里添了大半锅水，从腰里别出一盒洋火，刺啦划出火星，点燃一把穗草，老黑头往穗草上填了细木棍，火堆烧起来。日本人用指头搅搅锅里的肉块，满意地走开。

“不睡。”日本兵走远了，栓柱说。

肉汤滚熟，香味挠着牙龈直渗水。军官们捞瓜了肉，老黑头倒了一锅清水，士兵们才涌来舀汤，锅里只剩黑灰的骨滓，老黑头又添半锅水，味儿就寡了。栓柱灌了一小碗清汤，偷偷咬了怀里的硬烙饼。烙饼是栓柱娘捎给他的，栓柱的老奶常唠叨："不弄饭、不洗衣裳、不抹桌子的媳妇，不算是懒媳妇，最懒的媳妇连饭都懒得吃，伸脖子、夹筷子、咬饼，身子受不了这累。”栓柱问，不吃饭不就饿死了。老奶说，人越懒越猴精，她们把饼子挂在脖子上，饿了坑头就咬。栓柱效了此法，拧一根麻绳穿过饼头挂在脖颈上。他的胸口稍微鼓起，倒并不引人在意。

栓柱撑开领口缩进嘴鼻，就了淡汤噎下两口干饼。他靠近毛驴，又揪了一厥攥在手心。巡逻的日

本兵蹲在庙墙根抽纸烟，他苞谷杆一般长的刺刀枪扶在肩上。栓柱挪到小毛驴跟前，小毛驴嗤弄鼻孔，后蹄胡乱夯着地，栓柱捂住她的嘴，一手摸弄她狭长的脑门。巡逻兵递来眼神，栓柱慌忙收了手，小毛驴卷出舌头舔舐他掌心里细碎的饼渣。巡逻兵端起刺刀逼近，栓柱愣站住不动。巡逻兵举刀尖指向他的咽喉，嘴里骂骂咧咧说了什么，栓柱听不懂，只顾用大拇指抠弄掌心。巡逻兵解下木桩上的绳疙瘩，转动刀头晃向驴子，又指向栓柱身后的山丘。栓柱接住一小捆绳头，牵了驴马往山丘走。

过了山丘便退回大河，巡逻兵指向白银银的河面。栓柱明白，这是要去饮驴。水边坡险，栓柱留驴在岸滩，自个儿探下脚尖，够到一片厚冰才敢把全身压上去，冰块含了多处气层，施上重压，冰面下塌，一道细缝往湖心飞梭而去，而冰面并未开裂，只有寒水款款渗出。栓柱立住脚跟，掬起一捧水抽身上岸，冰水扎手，正贪婪地吸走掌心的热量，小毛驴踏了前蹄靠上前，栓柱频频对着冷水哈热气，等水暖融了，他才伸出双手，小毛驴哼哼着舔尽了

水，又在他手腕上舔了一圈。另外两匹也凑过马脸，栓柱只好再度下河取水。

小毛驴喝饱了水，躺在庙墙根打滚。栓柱和村里人围聚在柴火余烬旁。士兵们睡进小庙里，只留一小队哨兵端枪巡视。远边荒地拢起纱薄的雾霭，雪收住了，土路上囤积了鞋底厚的雪。子夜过后，天地静了，唯有哨灯在高坡上闪晃。栓柱抱住膝盖，头埋在裤裆里睡着了。

他梦见了缨缨，那时他刚缝上开裆裤。缨缨嘱咐他去帮家里割麦子，他扛着一把镰刀兴冲冲地就去了。可没走到地头他俩就改主意去逮龙虾。栓柱看到虾洞口挤满了稀土，他断定里头有虾。缨缨站在岸上，栓柱踩住一块青石趟在水里，他抹起袖管，往虾洞里伸，虾洞曲曲弯弯，拐了几个道口，栓柱仰天换了几个姿势也使不得劲，等他探到洞底，摸到一处硬物，缨缨连连问他摸到甚、摸到甚了，他一分神，龙虾的大螯死死钳住他的指头，他腿脚用力后蹲，脚底的青石呼噜噜沉下去。缨缨赶紧去拉，栓柱一着急，抓住缨缨的裤腰，整个抹了下来。上

岸后，缨缨羞赧嗒嗒，两人再也没说话，也没有见过一次面。估计缨缨是刻意躲着他的。直到两年后，栓柱家向缨缨家提了亲事，缨缨才趁着栓柱放毛驴时，红着脸端着一瓷碗汤圆放在驴背上。

缨缨跑远了，栓柱烫手烫脚地捏起一粒，噘嘴吹凉了才衔住，浑圆的糯米肉缠在牙根上，而鲜滑的肉汁早已窜进喉骨深处，一咬一吧嗒，酥嫩的肉沫浸淫在舌边，满口的肉香。栓柱恨不得连舌头一同吞咽下去，他着实舍不得舌苔上残留的肉汁和糯米渣，他似乎站在一边观望自己的发梦，既然是做梦，索性吃掉舌头。他的后槽牙下了狠心，一下咬合了。

栓柱惊醒，口水渗满嘴，肚子往脊梁盖里瘪。他抹了嘴，假装再次睡着，可他看清老黑头的脸，以及倒扣在地的铁锅。

“睡死呢，不要命了？”老黑头说。

“走一天路了，别扰我。”栓柱说。老黑头望向哨灯，哨灯忽明忽暗，并未察觉可疑的踪迹。

“你睡吧，看你能睡几天，鬼子就喜欢你这号

人，”老黑头贴近栓柱的脸蛋说，“等到了山东，你就等着枪毙吧。”

“枪毙？我背猪肉呢。”栓柱揉肩膀说。

“山东一到，你，咱们这伙人都成了累赘，日本人会放掉我们？”老黑头说，“他们只会叫我们去捡柴火，大家一起捡，你头坑着呢，他们站成一排抱着机枪，你那两片屁蛋都打穿了。”

“叫我们去捡柴，该怎办？”栓柱问。

“打死也别去，去了那就晚了。”看到栓柱慌张的神情，老黑头会心地得意。

“我早跟你说，晚上别睡。”老黑头环顾周围二名同村人。

“不睡，一整晚干瞪眼呐？”栓柱愣了愣，同村人一致看着他，“不会是跑吧？逮住的话……”

“不跑也是死，跟着他们哪里有活路？”老黑头说，“你应一声，我们就带你，你不应，我们不拉你，只是回去没法给你妈你大交代。命是你的，应不应自己看吧。”栓柱摸擦裤袖，盯着荒地里腾起的雾，雾丛里阴森幽冷，不知伏了什么样的兽物。

“你说，怎么跑?”栓柱问。三个人围拢过来。

栓柱匍在最末，三人当先爬着。哨灯在硬湿的黑土上巡视，老黑头后背裤腰上滑稽地插了一根树杈，哨灯照来，树杈迎风僵住，灯光一离，树杈起伏地往土坡上升。到了坡顶，风灌进胸口，把全身皮肤摸个通透。先前饮马的大河多了一层光亮，乜眼看去，雪絮上竟结痂了冰盖。老黑头说得没错，踏上冰滑到东南岸准能逃了。老黑头和二个村里人滑下坡子，一道灼眼的亮光威逼人眼，皮靴的脚踏声像一串炮仗，在栓柱耳边轰隆炸起，他呆望灯光里弥散的漂浮物傻愣了，黑影在哨灯后寸寸映现。要被逮了。栓柱想。他的脚脖子拧肉得疼，像钳上了铁器，两条腿身不由己地滑下坡。哨兵猛吸一口烟，吹出一环烟圈，烟圈扩散消融进寒气。哨灯挂在他的军裤裤腰上，跟他裆里的小玩意一起胡乱晃荡。栓柱的脸埋在冻土里，害怕看到任何光亮，老黑头的心脏正砰砰捣他的后背。

哨兵捻掉烟头，提哨灯跨过栓柱头顶，碎石稀

土滚进发梢里，栓柱也没敢抬头。他真想变成田鼠，刨刨前爪就能窜进土洞里。我恁大的个头，得刨出多大的洞啊？栓柱为闪过的念头忿恨自己，都没命了还有闲心乱想，但确幸的是，脚步声愈轻愈远了，他的额头离了硬土，翻眼眯了坡顶，一道强光又射过来。哨兵走下坡坎又折回头，脚步声再次近了却埋头嗫嚅，这蠢物连个大活人都看不到，光吃白饭了。老黑头捏紧他的肩头。哨兵听到絮絮声响，朝大河照去，河面落下皎白的大圆。哨兵收灯离开，哨灯在坡顶幽幽远去，栓柱看去似萤火。

老黑头带栓柱滑下坡与村人会合。月地里，岸边的泥洼冻出接连的冰窟窿，老黑头拔了一把枯狗尾草，分两拨系在袖口和膝盖上。村里人也都效仿。栓柱摸到狗尾丛，钳了一把。

山坡阴面“咦吁吁”传来驴叫，在沉寂的后半夜劈开一道血口。驴声叫彻天际，在谷底荡漾不去。栓柱松了手里的狗尾草，老黑头蹲下身。

“我不跑了。”栓柱说。众人惊恐地望向他，仿佛他不是离去，而是要告发他们。

“你寻死，犯什么浑？”老黑头爬坐着说。

“我不能走。”栓柱说，“还不到时候。”

“等鬼子把你毙了，那就到时候了。”老黑头说。

“不，不，他们现在还不能，还……还没到山东，到山东还要走几天。”栓柱回望山坡，他真想长到山顶那般高，小毛驴在坡那边也正望着他吧？他悔恨自个儿竟把小驴抛脑后了。

“你大，你妈？”老黑头问。

“我迟两天回去。”栓柱答，“你就这样讲。”

“别胡闹了，你痴啊？日本人眼里，你连头驴都不如，到了山东，你以为他们叫你去捡柴火是闹玩儿呢？”

栓柱不说话，提出脖领里的麻绳，把咬掉大半边的烙饼给了老黑头，“你这是弄甚？”老黑头说。

“留路上吃。”栓柱说，“日本人不会叫我饿死。”

“你这傻娃娃。”老黑头说。

栓柱扭头爬上土坡，到了坡顶，老黑头和村里人爬进河心的夜里，栓柱躬身跑到土庙后，小毛驴睁开斗大的眼，她的眼睛里竟能倒影出栓柱的眼睛。

栓柱抚摸高耸的驴耳朵，感受一根根鬃毛捋过他的掌纹。他盘腿坐下，头倚在小毛驴的肚腩上，那里的棕毛浓密而柔软。他试着睡去，但合上眼皮，一整天的事扑涌而来，脑子像一口源源滚动的轧面机，关了电闸也停不下来。一声枪响打断他的煎熬，接着一通扫射声，山阳面亮起一团红火，坡顶上的哨兵迅速往一处集结，坡底的人们惊醒了，破庙里有一队日兵端刺刀奔向山坡。

栓柱跟着队伍往山坡走，没到坡脚，坡顶的哨兵缓步走下来，带头的一个双手举朝天，学了蛤蟆模样得意地说了什么，其他日兵也咯咯笑了。哨兵笑完了，从背后皮带里抽出一块烙饼，撕成五片扔给士兵们，自己只留下系麻绳的那片，栓柱望着那根空荡荡的麻绳，抹掉眼泪，朝坡顶疯跑。

那名哨兵吐掉嘴里的烙饼，端枪瞄准栓柱的后脑勺，寒气正浓，黎明行将不远了，哨兵的食指扣住扳机瑟瑟发抖，一声枪响，栓柱上身腾空，脚下却松了劲，他一头栽在硬土上。跟前的山坡倏忽跃起，盖住了天空。

## 2

两天前，栓柱早早进了驴棚，解开木桩上的长绳，毛驴慢悠悠地踏了出去，栓柱并不去管，因为他知道小毛驴只是去河边喝水，这种默契早在他俩之间形成一种约定。栓柱在麦秆堆里拔了一把干草来到河边。小毛驴喝完水，正静静地望着河面。栓柱看着毛驴一口口吃完干草，五点半的阳光在她灰白的鬃毛间游走，坚挺的长耳朵高耸地立着。芦苇荡里呼啦飞起一串野鸭，在河心滑降出水花，小毛驴扑朔耳朵，朝河岸嘶叫，野鸭们受了惊吓，一缩身，急急地潜进水里，又在对岸浮出。栓柱倚在驴背上，感觉自己剩余的六七十年的时光，正在这个静谧的早晨缓慢流走，他到了八十岁，能做的无非也是站在河边看看鸭子。这早晨太过安静，把一生的时间拉得这般冗长。

噔噔的车轮蹄声搅扰他笃定的内心，栓柱以为是谁家的驴车赶早集，他转脸要喊一声“恁早啊”，但是眼前却是一队人马，浩浩荡荡五百人，有车也有马，统一的茶绿军装，有端枪，有别刺刀的。整

个早晨辛苦积攒的好情绪就这样败消了。这是栓柱第一次见日本人，要不是为首的士官骂骂咧咧说了两句，栓柱还认不出，妈和大常在炕头讲起日本人，没想到今天就进村了。日本人的长相、身材和学堂讲义《满清史话》里影印的插画有诸多不同，眼前的日本人胡子极窄，发髻没扎起，裤子也肥肥大大。部队中间骑马的军官下了命令，士官扛起刺刀架在栓柱脖子上。

“你们要怎么的？”栓柱说，“我没惹谁。”

士官瞪着栓柱，又瞪向毛驴，一旁同伴走到栓柱身后。栓柱想掉头去看，可刺刀在脖子上挨得更紧了。小毛驴乱踏硬蹄，鼻孔呼哧喘气。拽驴绳的士兵从栓柱右手边牵走毛驴，大部队开动了，与栓柱擦肩而过，扬起的灰土里，只剩士官和栓柱。士官步步逼近，刀口在脖颈处刺出一道血口，栓柱想扑倒士官，夺枪逃跑，但他迟迟拿不定主意，他试探性地后退一步，刀口往回划进旧血口，士官冷冷地站着，栓柱忍住疼连退两步，士官撤回刺刀，瞄准栓柱的胸口，勒住扳机，来不及跑了，栓柱不敢

动弹，只待枪响的一刻。大部队传出叫唤，一名士兵倥偬跑来，他指着战马上的军官，像传递什么重要口讯。士官点头敬礼，收了刺刀跟随大部队而去。他的肺叶里深深送出一口暖气。

栓柱远远地站着，部队在村头整顿集结。他们是怕惊动村里人才没开枪的吧？栓柱想。他望向水边，湿软的土地上只剩踩乱的蹄印和未咽下的草末了。他蹲坐在湿泥上想不出任何办法。日本人牵了驴是绝不会撒手的，怎样才能夺回来呢？村里人不比日本人少，要是人人操起扁担、草叉，肯定能打赢，可日本人有枪，只有拿铁锅做掩护才能打赢。栓柱谙熟这个念头，奔去村头。

栓柱没跑到村头就让日本人反剪了，两排士兵并排端枪站着，村里三五老年人业已站在那里，小毛驴拴在偏三轮摩托车的车把上，栓柱憎恨自己竟忘了带扁担和铁锅，要不然就能大干一场。太阳还未中升，十来个村里人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团团站着。栓柱蹑手蹑脚地退进人群，挪到最后一排，大人们高大的身材遮住了他，他忙窜进身后的草垛，刨出

一条活路，从另一边窜出。他要回家拿扁担、铁锅。栓柱家的猪圈砌在大门口，和驴棚正对着。圈里没有猪吃糟水的哼哧声，而是听不懂的说话声，栓柱心头像碾上一尊石磙。他蹲在猪圈旁，抠开一处砖缝往里看。日本兵端枪指着栓柱娘和大的脑袋，栓柱娘掩面啜泣，她望着的血泊里肉骨模糊，两只猪头齐愣愣地朝天撅着嘴，另一个日本兵正划拉刺刀，在猪肚子上肆意捅戳。栓柱看到血腥场面，胃里的物什涌进喉咙眼，腿下也酥软了，他只得扶墙呕吐。日本兵持刀走出，卸下的刺刀大滴大滴地滚下猪血。日本兵在栓柱脸上抹净刺刀，呵斥他进去搬猪肉。栓柱进了猪圈，腥味袭人，血肉湿哒哒一大片。

“来圈里做甚？快跑。”栓柱娘说。

“驴叫人牵了。”栓柱抹掉脸上的血沫。

“牲口就不管了，快点跑，逮住机会就跑。听着没？”栓柱娘说。

进来的日本人骂了一声，栓柱望着红艳艳的一堆，一步也动弹不得，那团殷红轰隆隆镇住了他，他闭上眼睛，闻着腥臊味缓步跨在猪肉上，他深弯

下腰，血腥味再次引起他呕吐，不过这次他控制得很好，放缓呼吸，让腥味一点点渗入鼻孔。他摸到黏糊糊的软肉，软肉一侧硬邦邦的猪毛刺痒手心，他双臂卡住肉块抱在怀里，整张脸都埋进白花花的肥脂，腰部发力，“哼”一声扛起猪肉。等右肩压实、压沉，他才迈出步子。栓柱大也扛起另一扇，父子俩儿鱼贯走出猪圈。

栓柱再不敢去想拿铁锅、扁担的事情，那些破铜烂铁怎能抵过日本人的枪子？他们走到村头扔下猪肉，栓柱来不及看毛驴一眼，日本兵便把他赶进围拢的枪队。晌午刚过，日本军挨家挨户搜刮了一遍，各家圈里的猪羊当场宰杀，剜掉头半扇半扇切开，扛到村头摞成柳树高的肉山，大人小孩都在村头集合。骑马的军官一声喝令，军队排成五列八行，一列一列抽出，掺进枪队。三层士兵把全村人围得密不透风。栓柱挨娘站着，他踮脚张望寻找另一头的缨缨，缨缨正埋头抽泣，她娘在身后抱住她。

军官勒缰下马，举皮鞭抽出三声响鞭，巨响鞭挞着栓柱的脊梁，他看到其他人也在寒噤。军官指

着身后的肉堆，抬手伸出四根手指。这表示他要选四个人跟随军队搬猪肉。军官扫视下去，像从鸡圈里挑选宰杀的公鸡。他挨个清点人头，食指停留处都传来一家人的哭声。第一个选出的是村东老黑头，他的胖媳妇和九岁闺女哭成一片。后面又选出两个，都是壮男人，虽是同村人，但栓柱并不熟识。指头还在人群里寻找，只差最后一个了。人们屏住呼吸，心脏像疯掉的野狗玩命捣鼓肋骨，神经也拧得紧紧的。栓柱望向小毛驴，她若无其事地四处张望，大鼻孔嗅着摩托车汽油味，尾巴凭空乱扫，阳光的缘故，她背脊上的毛发根根直竖、亮丽光鲜，像用胰子洗过。栓柱喜欢她这样自由自在的，什么都不用去想。可一切都变了，日本人很快就要带走她。她自个儿还不知道。栓柱缓缓举起手，村里人齐刷刷地凝视这只手，这不大的小手让所有人松了口气。栓柱娘拽下栓柱的胳膊，他毅然不放下，栓柱大骂了儿子，抽他耳光，栓柱号啕大哭。

“我跟你们去。”栓柱抹掉眼泪对军官喊。

军官收了食指冲进人群，一把揪住栓柱的领口，

提将出来。栓柱抽泣不停，鼻涕眼泪灌溉满脸。军官甩响一声鞭子，栓柱两腿筛糠站不稳，眼前恍恍惚惚。军官看到栓柱的怂样掐腰大笑。他呼来士兵，试试栓柱的身板。栓柱看着小毛驴，小毛驴也在注视他：栓柱抹掉鼻涕，扛起士兵搬来的猪肉，他三五步便走到毛驴跟前，小毛驴摊开长舌头舔栓柱的胳膊，酥酥痒痒的，像抚弄丝瓜络。小毛驴翕动硕大的鼻孔，闻到栓柱身上浓烈的肉腥味。士兵又扛来一扇摞在栓柱肩上，栓柱抓住两只突出的猪蹄，稳住身体，两条细腿却像生锈的剪子前后掰不开。小毛驴凑到栓柱面前，舔他的脸，舌苔上还残留早晨清爽的草料味，他再也回不到那个早晨了。栓柱脚下生发了怨力，步子又起了劲。他一步步踱到军官面前，军官亲自擎起一扇肉码在栓柱肩上，三层猪肉垒得有麦子高。栓柱娘掩面哭着，喉咙里吐不出话来。

栓柱扛住肉山，腿像两根牙签危危立着，再跨不出半个步子，猪肉在他肩上摇摇欲坠，猪肉一旦掉下来，他将再也见不到小毛驴，还会因逞强丢掉

全家性命。鲜猪肉的血渍滴湿他的袄子，他顾不得管，周遭挥不走的腥臭味他也熟稔了。栓柱默数呼吸，二十下，就像过了二十年。军官夹住皮鞭，踏蹬革上马。围拢的枪队层层剥离，在肉山前汇拢。军官噔噔北去，士官们分发号令，有人发动摩托，有人押解搬运队，撂下的士兵端枪徒步。

老黑头搬下栓柱肩上两扇猪肉扛上，栓柱大上来夺儿子，押解的士兵端抢横在父子中间，栓柱娘也跟上来。

“我准保把驴带回家。”栓柱哭喊，“一定回来。”

栓柱娘骂栓柱是去寻死哩，再想骂下去却叫眼泪给噎了，栓柱大及时掉过脸去。缨缨踮高脚越过大人们的肩膀痴痴望着他。

日本兵在毛驴背架上绑了四扇猪肉，拽住缰绳走在搬运队前头。栓柱扛起猪肉，尾随毛驴离开了村子。

## 3

栓柱抬起沉重的眼皮，庞大的黑物在眼前影影

绰绰，他的右肩膀灼热烧疼，像卡进一根烧红的火钳子。那暗影靠近栓柱，吐出红彤彤的软体舔舐他的肩膀，软物温热、滑腻，给火辣辣的伤口带来风吹的凉意，痛感也钝了。栓柱记得子弹穿透了锁骨。他忍痛抚摸了伤口，后背上迸开掌心大的孔洞，洞眼四周硬块黏糊，是子弹爆破所致。那软体探到孔洞，揩去洞口的黏液、血块。栓柱清醒了，他发现自己赤裸上身躺在土庙墙根，旁边的火堆腾腾冒热气，远边的日本兵在整顿行伍，连续北侵。

栓柱抚摸毛驴宽敞的鼻梁，小驴嗤嗤鼻孔卷好舌头收回嘴里，似乎长舌头是她可随时取用的工具。栓柱抖开身旁的棉袄，掏出里子，撕下布条绑好伤处。一名日本兵背枪跑来，正是昨晚开枪的哨兵。他不会是想补一枪吧？算是为开错枪挣回了脸面。栓柱想，等他明白哨兵不过是招他归队，手心抓住的石头才滚落。

搬运队少了三个人，扛肉的任务分到其余人肩上。栓柱避开伤口，腾出左肩扛起两扇猪肉，幸好这两扇是未出栏的小猪，斤两远轻于成年猪。不过

就算背的是半块砖头，走上十几里路之后，重量也相当于一栋房子了。所以，当军队开进一处空村，栓柱早已落到尾列，他肩上化了脓，棉花瓤挨进伤口，奇疼且奇痒。前排的日本兵慢下脚步与栓柱并肩，是刚才的哨兵，部队起步进发时，这哨兵颇有意味地站在栓柱前排，头也常扭回来打量栓柱，这略显谄媚的行为倒是比呵斥板脸更让人不自在，难不成是开错枪的缘故？也不对啊，杀了恁多人，打伤个把也不算要紧事，大概愧疚的缘故是因为我还活着吧。栓柱想。日本人频繁回头看，却找不到适当的话头，纵使说出来，栓柱也听不懂。拐进村子，日本人挤出笑容指指栓柱的右肩，栓柱掀开袄子领，日本人探看一眼露出抱歉的神情，接着摸摸枪把说了话，手在胸前挥了几趟。栓柱大体知晓他是在解释打错枪的原因。日本人拍拍胸膛，摊开手掌，一笔一画地写字。

“山？”栓柱念道。日本人点头，继续写，他的掌纹很深，小拇指下方一条刀疤拦腰截断右去的纹路。他画下一个“口”字，又在当心填了十字架。

“山田？”栓柱问。日本人用力点头，学栓柱的口音说了声“山田”，指向自己，又指问栓柱。栓柱道了姓名，山田跟着学，他指了栓柱，又指自己，“栓柱、山田，栓柱、山田。”

栓柱和山田默念各自姓名进了村。空村不大，十来户人家，可是毫无人烟，连一声狗叫都没有，俨然一座野村，可深入进去又见到诸多倪端。家家土墙瓦檐都挂上铜锁，门口自留地里也有几分耕耘模样，猪羊圈里臭粪哄天，食槽里稀拉拉地盛着糟水，唯独牲畜和人不见了。部队在村子里搜寻两个钟头，撬了锁、踏了门框，甚至刨了猪圈，太阳偏西了也没搜出一个影子，只在两家地窖里抬上来三口袋地蛋，还是出了芽的。士官们断定村中人不是躲起来，而是逃掉了。

日本兵撬了锁，挨家挨户分批入住，这破村成了客流可观的驿站。搬运队分在顶西头一间土房，毛驴系在木门锁环上，屋里留了山田持枪看守。宜丿村的人支锅煮了肉汤，肉照例分给士官，日本兵们分喝了汤水，肉锅又添新水，栓柱不管浓淡，喝

饱一肚子倒头睡去。后半夜，他一泡尿憋醒了，尿脬鼓得像枚炮弹。他在门口解了裤子才想起毛驴还没喂。栓柱不想惊搅熟睡的毛驴，但一想到明天的远路，栓柱下狠心握住她的长耳朵，小毛驴醒过来，仿佛耳朵能感应栓柱肉肉的手掌。栓柱牵着毛驴往村外空地走。山田举枪跟上来，枪口再次抵住栓柱的脑袋。他的神情惊慌恐怖，食指紧扣着扳机。栓柱恶狠狠与他对视，山田却收抢笑了。他摸了毛驴，又轻拍栓柱的脸，手掌挽成簸箕在嘴边轻扫，这是询问栓柱是去喂驴？栓柱止不住地点头。山田放了行，并不跟随。

小毛驴在溪边吃草，草丛都枯死了，不剩一丁点绿汁，点点火光在夜幕里踽踽晃动，栓柱牵住毛驴欲探清究竟，跨过地垄、青石桥，看出是一处砖窑，对面的厂棚破破烂烂。火光窜躲进砖窑，两个喘息间又探出火苗。

栓柱心头一惊，他打小听老人讲，大岭村西原本也有一座砖窑，早在剪辫子年岁就废弃了，十里

八村弃婴的妇人趁半夜爬上窑顶，掏出怀里的孩儿丢进砖窑，长年累月，整座砖窑成了婴儿的坟场，积怨极深。一日，邻县来探亲的妇人夜里小解，摸不到茅厕就在砖窑褪了裤子，正巧窑顶十七岁早产的俏少妇扔下小婴儿，正中小解的妇人，妇人大叫，少妇听得也大叫，撒腿滚跑回村，当是鬼狐作怪呢，而小解的妇人听得婴儿哭声，划着洋火朝里照去，枕头长的小身体堆成小山，妇人当即疯傻了，见人抱住就哭。往后每日，一过三更，就有鬼火飘出砖窑，在村头跳窜、唱歌，好似一个个活人。栓柱呀呀说话那年，村里陈地主出了银票，雇外村人刨了砖窑，窑开了一口洞，村里人挤推着朝里张望，外村人顶住恶臭掏出一具女尸，头发三寸长，仔细看去竟是多年前探亲的妇人。她失踪这么些年，竟住在砖窑里伴着死婴送了性命。平了砖窑，埋了三十二具大小尸骨，又请县里闻名诸镇的瘷头法师烧黄纸施了法，事情算是了了，可每逢黄历凶煞日，鬼火总在砖窑空地上飘移，狂风吹不散。

栓柱停下步子不敢上前搅扰是非，将要离去时，

火光好似立住等他。栓柱后背飕凉飕凉。栓柱不信鬼狐，他有他的理论，人世沧桑几千年，要是人死后都变成了鬼，那地球上该有上百亿头鬼才对，哪儿还有人活动的旮旯。而且鬼火想必是死人堆里升起来的，不过是骷髅盖里的髓烧着了。他这样安慰自己，但真要站在尸堆里，身边一朵鬼火绕人转，那真够人受的。栓柱以进为退，犹犹豫豫趔趄了五步远，火光底下立着黑乎乎的人形。栓柱膀胱立刻要走尿，他硬是憋了回去。难不成真的有鬼？鬼怎能自举火把呢？栓柱娘跟他念叨过，走夜路经过坟地时，要大声咳嗽，也能哼个小唱，再不行就吼几声，那些个东西就会躲开不缠你的脚脖子。栓柱喏喏地望着那团火，大叱一声："黑不溜秋的，干甚？"黑晃动了，一阵疾跑，离近了一看，张牙舞爪的火把底下是张人脸，虽一脸黄疮，却真是真人。栓柱激动得都想上去摸一把。不想那人别出一把柴刀，"你敢出声，我就宰了你。"栓柱踉跄地立住，紧攥住驴绳。

"我问，你答，说漏一句，我卸下你的头。"那

人说。

“我以为你是鬼。”栓柱闻见他腋窝里刺鼻的狐臭。

“别吵吵，你是不是跟鬼子一起的？”

“我给他们搬猪肉。”栓柱说完立刻后悔了，那人丢掉火把露出狠相，举了柴刀朝栓柱脑门削去。可身后一声闷喊：“别扰了他们，进来说话。”原来身后的砖窑里还有人。那人收了刀，揪住栓柱的衣领带回砖窑。这粗心的汉子没有注意栓柱撒了驴绳，小毛驴眼看主人进了砖窑，却不靠近，而是踏蹄回了村。栓柱这么做是有意的，他料到自己定要被害，那人认定他是鬼子一伙的，就算浑身长满嘴巴也说不清。他现在只能倚仗日本人来救他。小毛驴回村后，山田就会认定栓柱跑路了，他定会派人来寻。栓柱拨着小算盘，身骨颠仆倒地，肩伤处血盖撞碎了，挤出脓浆。栓柱仰起头，上下颚咬得咯吱吱响。跟前是一位七旬老者，提刀的汉子恭敬地站在他身后。还有一簇成年人，三十、四十不等。

“甲长，鬼子派来的探子。”汉子上前要砍。

“莫慌，莫慌，孩子岁数不大。”甲长挥手道，他扶起栓柱，栓柱瘫坐在土灰上，更多的人围聚上来，妇女、七八岁小孩、口衔母奶的婴儿统统都有。人群深处隐约传着猪羊的哼咩叫。这是一村子的人畜呐，他们都躲到这里避难了吗？老老少少二十多口，难怪村里空荡荡的，他们早料到日本人会来。

“日本人为甚派你来？你是个什么角儿。”甲长问。

“我是大岭村的。”栓柱说。

“这孩儿编谎呢，他给日本人放驴，他们是一伙的。”提刀汉子不放过栓柱。

“你说你是哪儿的？”甲长发问。

“大岭村的。”栓柱说。

“你不是探子，怎会来砖窑？”甲长说。

“有火，”栓柱说，“我瞅着像鬼火。”甲长扶站起他，方才的汉子横刀来拦，“甲长，这孩子是胡诌啊，不能出半点岔子。”

“要是不放了这娃娃，日本人会生疑心，不管他是不是探子，日本人都会摸到砖窑，”甲长一慢一顿

地说，“日本人进村时，应该就有了疑心，放了这孩子，或许能救了大家。”甲长握紧栓柱的手，“你看看，窑里这么些人。”栓柱环视一圈，各个蓬头土面，神态惶恐。“我放你走，不过你要记着，明日日本人路过这座砖窑，管好自己的嘴。你可晓得？”

栓柱点头。

“今晚还将就安全。明天日本人理应不会猜疑这砖窑。”甲长屈膝跪了，身后人来不及质疑也纷纷跪下，只有握刀汉子硬要扶起甲长，甲长摇头摆手，老泪沾襟。“孩子，今儿我放你出去，也算救你一命，你可记好了，这窑里有二十三条人命，倘若明天，日本人犯了什么疑心病，你定要告诉他们，这里只是破旧的砖窑，多年没烧砖了。半块砖头都没有，要是你把日本人引来，或是你说漏了嘴，”甲长掐紧栓柱的手脖，眼角也铆足劲，“我们成了红发厉鬼，也记住大岭这村子。你家里人一个都逃不掉。”栓柱面失血色，喘息也住了。

“你快回吧，出来久了，日本人该寻了。”甲长说。

栓柱出了窑，大汉目送了他。果不其然，山田领了一支小队在干渠边截住他，栓柱撅屁股做夸张的解手动作，山田信了栓柱收队回村。

翌日清晨，军队整行出发，栓柱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眼袋浮肿成一口袋水泥。加上昨夜摔破了肩伤，身子越发没了气力。先头部队顺利开过了砖窑，往北而去，栓柱扛猪肉走到砖窑前已然是末尾部队，窑洞口破败不堪，两捆枯柳枝分倚两边，一派废弃破败景象。急行的队伍眼瞅着要过了砖窑，不曾想，前头士官挥舞手臂发出号令，部队立刻住了，后排作前排，前排并作后排，大踏步往回。栓柱焦急地望着砖窑，脚下的步伐怠慢了。

军官抽鞭打马而来，行至砖窑口勒缰立于队伍中段。搬运队里咬耳议论，问道栓柱时，栓柱脸惨白只道，谁晓得鬼子在弄啥。军官高扬马鞭叽咕叽咕说了几句，山田告诉栓柱，出村的路没有分叉，近十余里见不到村子。军官望向砖窑，指问搬运队，大意是探问这座土包是做甚？宜丿村的人将要说话，栓柱却抢了先。他高高地举手，军官“吁吁”驭马

靠近，山田行了军礼，军官跟山田说话，山田问栓柱，栓柱卸下猪肉块，比画一座大房子，又抠出一块砖，再指砖窑和身后的厂棚。军官又问里头有人吗？栓柱赶紧摆手，腿下哆嗦了。山田戳了栓柱的腰，军官正拿眼瞪自己。栓柱才算明白军官是让他进窑打探。

他迈出队伍，身子飘飘然然，不知是脚底压麻了，还是全身没了分量，他竟觉察不到自个在走路。细柔的阳光斜打下来，在鼻右侧撇下一块拇指大的暗影。栓柱回首望了小毛驴，她乱踢前蹄在地上刨出两道浅沟，而她身后围拢了更多的日本兵。军官抽响马鞭敦促栓柱，栓柱三步并作两步跨进洞口。他拨开柳枝劈叉进去。右脚踩在结实实的肉盾上，栓柱闻到熟悉的狐臭，是昨晚提刀的汉子，汉子伏在地上正探听窑外动静。栓柱头不敢低，径直走向深处。洞里阴森潮湿，妇女捂死小孩的嘴，自己淌着泪。小婴儿塞在少妇怀里，露出光光小脚。男人们勒住自家牲畜的脖子，只留喘息的气孔。甲长蹲坐在窑洞尽头。

“日本人到底起了疑心。”甲长说。

“你们莫出声，”栓柱说，“莫出声。”

“也只能这么弄了。”甲长说。栓柱扭头出洞。甲长小声叫住他：“孩儿，昨晚说变鬼是唬你呢，叔没那层意思，只是担心村里这些人。”栓柱抿嘴点头，闻着狐臭出了窑洞。

阳光晃眼，军官甩响马鞭，火辣辣的，像抽在眼皮上。军官吼问一声，栓柱不管他问了什么，只顾不停摇手，又捂住眼睛示意里面太黑。军官仰天大笑，他笑得壮阔而阴冷。他拍拍手，朝马后吼了一句，马后的日本兵们正把玩什么，一名士兵夺了红艳艳的物什呈上。军官细手捏起捧在掌心，青天白日之下，是单只虎头鞋，婴儿满月穿的，两寸见长，王字当头，绸缎鞋帮。

暮色里，妇人抱婴儿跟村人鬼急慌忙钻进洞里，婴儿鞋子掉了也没注意？夜晚，妇人抱婴儿到窑外把尿，婴儿蹬掉一只小鞋？撒尿的日本兵在砖窑背阴处捡了虎头鞋？骑马军官盯着虎头鞋看了良久，眉峰一皱，遂掉转了马头？栓柱进了窑洞，日本兵

们挨个传看虎头鞋，一片哄笑？

胡乱的思绪像蝇虫飞咬，栓柱抓住一条却漏去另一条，嗡嗡声在他脑壳里响彻开去。“不，不，”栓柱自语，“里头甚都没有。”军官抽出指挥刀挥舞下去。两名日本兵提了油桶跳下偏三轮，他们在洞口浇了汽油，又朝洞内猛泼，两桶汽油洒完了，两人行军礼归队。军官滚鞍下马，翻出军装兜里的洋火递给栓柱。栓柱推开火柴。军官咆哮嚷嚷，吐沫淋了栓柱一脸，指挥刀重又拔起。栓柱走近洞口划着洋火，火头奔着汽油呼呼烧去，好似是汽油在引着火。栓柱一握拳，捂灭火柴头。火星烧焦了掌心他也不松手。后颈像敷上一块冰刃，寒飕飕的。地上黑影铮铮立着，这是军官的影子，他的军刀正紧贴自己的脖子。脖颈处每一次脉动，都能感觉到刀锋的压迫。栓柱在纸盒磷面上无力地划去，火焰扑腾跃起，好似一张鬼脸狰狞恐怖。汽油面泛泛发出蓝光，窜鼻的汽油味中隐藏了稀疏的狐臭，这狐臭是那样亲近可爱。栓柱猛吸了一口，丢下了火柴棒。忽声高涨的火焰，烘烤他的泪水晶莹发亮。炎

火火龙般窜进洞里，呜咽声叫喊声愤骂声惊叫声哞哞声消熄在漫淹的浓烟里。栓柱跪在洞口，咬破嘴唇，死挠掌心，却不发出丝毫声响。唇血淌过下巴，滴滴落撒在土灰里，像是祭拜先人时在坟前洒下的清酒。

火势高涨，好似一场黑白电影。日本人拍手叫好，还就势烤了火。搬运队的人一律低头，没有人敢抬头看。日本兵举枪把恫吓他们，挨个推挪脑袋。搬运队的人只得抬头观看，双手也拍响了巴掌。

这是 1938 年一个安宁的早晨。这一年，电影《浮生若梦》上映，并斩下两枚奥斯卡大奖，法兰克·卡普拉一举跃升为好莱坞最伟大的意大利导演，而在星球的另一端，上古海州之地，齐楚接壤一隅，叫栓柱的少年用一根火柴棍断送了一村人的性命。火光撩着天际，枯草助长了滔天的火势。黑乎乎的焦炭恣睢飘落，好似片片破碎的尸骨，温带季风毫无吹来的征兆，隆隆孤烟宛如一根擎天柱直捣苍穹。灰溜溜的土包烧成了硬黑色，仿佛地皮上拱起的血

盖儿。大火烧了两个钟头，黑洞洞的砖窑里飘出香喷喷的肉味，栓柱趴下干呕，鼻涕混着涎水粘了一地。三名日本兵踢开他，操起随军铁锹，掩住口鼻铲土填了洞口。电影结束了。军官翻身上马，部队蛆虫般蠕动起来。

栓柱擤掉鼻涕，朝洞口磕了四个头。起身前，他捽起一把干土装进口袋。兜里鼓鼓囊囊，沉甸了。似乎那沉重感能给他少许的抚慰。自始至终，他没有流一滴眼泪。部队离开这座无名的村子，拐上岔道，经过荒废的乂麦地，栓柱回首望去，砖窑遥看去似一座巨坟。

## 4

走下三十里，栓柱一声不吭，山田搭讪两句，他也毫不理会。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阵痛的肩伤和迈出的步子上，这些都是真实的。他嗅着猪肉块细腻的腥味，感觉阳光从皮肤上一层层剥离远去，他不经意地抬头，天空昏噱竟是浓墨色，可太阳还是明晃晃，好似夜幕里的灯泡。他不向别人传言这奇异

的感受，而是自个儿琢磨。穿过茂密的冠杨树林，栓柱再次仰望，太阳成了黑瓷盘，周围只剩一环银边，莹莹透出光。栓柱正起疑，飒飒雨点般的拍翅声，一团黑鸦噗呲散去，太阳重又现了全貌。原来是抱团的寒鸦遮住了太阳，南去的群鸦声啄疼了栓柱的伤疤。它们是闻到气味去砖窑集合吗？他的眼皮重了，心脏像丢进冻水里生出茂密的冰刺。

军队在老榆树下面扎了营，士兵们卸下偏三轮里的帆布搭起临时帐篷。栓柱牵了小毛驴去河边饮水，这条河流从西南流向东北，这一天下来，军队都沿着这条河行进，村里老人常说人要是迷了路，只要沿河走准能找见人家。栓柱不担心迷路，而是忧心这条河很快将流经山东了。他避开舀水的士兵朝下游走了一截，小毛驴在干台哒舌头舔了水，河里映着栓柱的人影，小毛驴伸嘴去舔影子的脸，舌头惊起涟漪，栓柱的身影不见了。她一掉头，栓柱捂脸在哭，小毛驴卷起舌头靠近他，他怀抱驴绳瘫在冻土上，身子抽搐成细瘦的龙虾。小毛驴围他转了两圈，屈前蹄蹲后腿，跪下与栓柱平齐。栓柱拿

开手，热泪满脸，胸口也湿哒哒的。

“我为那一窑人哭，也为自个儿哭。”栓柱对毛驴说，也对自己说。他哭到心口生疼，又觉得不该为自己哭。跟一窑人的性命相比，自己的死活无足轻重。他抱住小毛驴抚摸她高挑的耳朵，小驴凄惨地干吁一声，河心的鱼苗滑溜溜地蹦出水面。栓柱惊奇地望向河心。见栓柱住了呜声，小毛驴又吁两声，这一次连鱼带虾噼里啪啦跳出水面，水面像通了电。栓柱抹掉眼泪踮脚望向河心，小毛驴吁了三声，锅盖大的黑鳖浮出河面，黑鳖伸长鳖头偷看一眼世间又缩去了。栓柱惊喜地直拍手，他也学驴叫了一声，老鳖忽悠沉水，活跃的鱼虾安生了。河面四平八稳。这毛驴是通灵了还是成了精？等他回过神再去寻小毛驴，小驴子早已得意地上岸回营地了。

栓柱独立河边，呼吸着醒脑的空气，好似整条河流都注进他的胸口。太阳夹在天地间成了千丈厚的鸡蛋饼。而不远处，一垄垄的阴云正挥之不散，真正的暴风雪尚未到来。

是夜风急雪涌，树啸云摇，大有吞没万物之势，

拴柱钻出帐篷，把棉袄扣在驴背上，风一鞭鞭抽打驴皮，拴柱脱下棉裤挂住驴脖，光屁股跑回帐篷。睡醒后，他推开宜丿村横七竖八的汉子，揭开帐篷角撒了一泡热尿，雪积了膝盖深。拴柱探头看驴，榆树下立了一头雪驴，只剩四蹄长脸留有暗灰。拴柱拍驴驴不动，拴柱正要担心是否冻僵了，毛驴扭动脑袋抖落背上的积雪，方才她在睡觉呢。拴柱拽下驴背上的棉袄棉裤穿好，说了声，“你皮恁厚。”

小雪丝丝落着，宜丿村的人溶雪煮了苞米疙瘩，士兵们“咻咻”喝热粥，碗口热气腾腾得看得人嘴馋。

## 5

走了两天雪路，搬运队里的猪肉明显少了，搬运队里只剩四扇半猪肉，两名宜丿村的汉子竟空手上路，拴柱肩上原先压实两扇猪肉，如今只剩半扇。日本人走得路远，使劲儿足，吃肉也生猛。小毛驴驮了扇猪肉，驴脖上还挂了士兵们的水壶。拴柱估摸了日子，暗忖山东快到了。山田位列前排，拴柱

几次欲问又止。他憎恨山田，比恨其他日本兵来得更切。

晚上扎了营，士官们喝令搬运队的人去远边拾柴火，这异常的命令引起宜丿村人的警觉，柴火从来都是士兵去捡的，这是为了防止逃跑。老黑头是对的，山东一到，日本人就会勒令搬运队去捡柴火。原来他们已踏上了山东的地界。日本人老早注意到猪肉锐减厉害，搬运队的人竟有吃白饭的现象。他们是该清理累赘了。十来名士兵来驱赶搬运队的五口人，栓柱走在最尾。

远边的旷野阴沉沉的，几座野坟清楚可见。栓柱抚开厚雪抠出一块石头凹在手心，又伺机窥了地形，妄图找出逃跑的缺口。荒野处平坦如砥，雪一望无际，这是上了绝路。宜丿村的人围成一陇正私底比画。日兵踢了栓柱的屁股，来人却是山田。他端着刺刀嘴里嚷嚷着，指向马队，这是要栓柱去饮马。栓柱跟着山田往回走，十来名士兵并不阻拦，还朝山田扬了眉毛。栓柱抓了马缰、驴缰，走往荒野反向的河边，小毛驴尥蹶子不肯迈步，头摇得像

只拨浪鼓，栓柱从没见过这种情形，她定是受了惊吓，或是有所预感。栓柱吁吁哼着，抚平了毛驴，毛驴不情愿地尾随马匹来到河边。

饮了马，栓柱掬一捧水给小毛驴，小毛驴晃脑门扬翻水，她的四蹄局促地踩着雪泥，一副忧心忡忡模样。栓柱越过山田肩头，眺望那片野地。一声发聩的枪响，跟着利落的连射，半边天红冉冉地簌簌闪亮。栓柱打了个仄歪，跌倒坐地，屁股深陷冰扎的雪层，胸口闷疼喘不上气。小毛驴朝天吁叫，像在应和那阵枪响。栓柱死盯住山田。

“为甚救我？”栓柱问，山田深蹲下去，胸口轻机枪晃晃荡荡，他伸食指在雪面画了两个小人，一大一小，他指大的，又指自己，那个大人代表他。他指小的，比画了栓柱的身高，又在胸口比画，那个小人代表山田的弟弟。山田用力朝脸扑扇手掌，又捧住头做出裂开的姿势。山田又比划许久，栓柱知晓，山田的弟弟遭遇车祸撞坏了头，治疗不当死掉了。而自己跟他的弟弟有几分相似，特别是鼻梁和眉宇。被人当做替代并不自在，栓柱甚至不同情

山田的弟弟，就跟他三天前在河边想的一样，跟那些死去的人比起来，这位陌生人，包括自己的性命连坨驴粪都不算。栓柱睥睨山田的细腻情绪，牵住马驴上了干滩。

搬运队只剩栓柱一人。日兵挖雪坑草率埋掉了宜丿村四人，自行砍柴、烧锅、煮肉汤。他们竟痛杀搬运队的人，难道明天就到驻扎地了？栓柱料定自己也活不长久。他挨毛驴躺下，两名日本兵对毛驴指指点点，他们指着整齐码好的硬猪肉一通作呕，想必是吃腻了。他们拍打毛驴肉多的臀部和背脊，馋水四溅，他们用手掌划出一道道口子，争相抢着想吃的部位。日本人哄笑离开了。明天一到，日本人就要杀掉毛驴，剥掉皮，卸下肉，煮稀哗烂，而自己也将毙命。想到这里，栓柱暗暗发了狠劲儿。

雪夜降起小雪，哨兵照例巡逻，营地五堆篝火烧得通天红，栓柱考量营地的布局。营帐夹于河流和荒地间，是夜多有士兵往河边小解，唯有宜丿村埋葬的荒野无人注意，哨兵由南向北巡逻一圈，一圈后吸一支烟稍作休息。营地北面是冠杨树林，除

哨兵外少有人问津。栓柱打定主意绕过营地北面，到了那片荒地再往南逃。

他脱了袄，比画了路段，从里子上撕下四根带子，不够长。他趴在帐篷里，抠出一角，寸寸往下撕，撕下一截，寒雪便从口子里吐上来。帐外响起频频踏雪声，栓柱把袄子捂在断线处，大声咳嗽，往下猛撕。撕下一条，还是不够，又撕下五条。栓柱给六根带子打了结，又续上先前的四根，约莫十五米长短。踏雪声不安地迫近。栓柱躺平身体，盖住犁过似的帐篷底。山田迎笑脸别进来，手里捂着一碗肉汤，推拿给栓柱，栓柱蜷缩身子，佯装头疼只推犯困。山田只得端回肉汤，栓柱估摸脚步声轻远了，再度缠好布绳，圈圈绕匀塞进裤腰。

他跨出营帐，蹲在不远处的营火边，军官缝好口的大帐里点亮煤油灯，他黑乎的背影摇曳幽晃。栓柱拨开火堆，选两片薄木片夹住一撮火粒，填进草屑，撕一段裤腰上的布条扎好，这样火种便在木片里闷烧而不灭。栓柱装好木片走到毛驴边，解下驴绳撂在雪地上。他掏出怀里一盘布绳，和驴绳上

绑了个死结。哨兵巡逻一圈正在南面抽烟，他务必趁一根烟燃尽前悄然去到西边。栓柱撒下布绳，用脚踏进雪里，雪地上只留下脚洼，而没有布绳的痕迹。他往北绕过两棵冠杨树，折向西边三棵，拉出宫格状的直角，布绳同样掩进深雪，哨兵的烟头灭了，巡逻重又开始。栓柱趴在雪上手脚并行，挪到营地西北角。他手里只剩一把绳头，绳子终究还是不够，他后悔不该绕过太多冠杨树，白白浪费掉布绳。哨兵改变巡逻次第，由西边起始。栓柱始料不及，只得将绳头扎进雪里，自个儿往荒地匍匐。

行至不远，雪层酥松气孔众多，少许新泥也翻将出表层。哨兵离近了，栓柱刨开雪层窝进松雪，他拨开身下的雪屑，却抓到一只冻僵的手。小雪正往那僵硬的手心积落。栓柱险些狂喊出来，他惊悚地松开那只手，重新拨开一处，雪窝里竟是张睁眼的人脸。正是宜丿村四人，他们就潦草地埋在这里。眼瞅着哨兵逼近了，栓柱掰开交织的手臂挨进他们怀里。哨兵听到异声快步撵上，雪窝里尸体横陈，他啐一声，朝营地骂了什么，像是怨恨士兵没埋好

尸体，他继续大步巡逻，一脚踩没了雪层上探出脑袋的绳头。

栓柱推开两具尸体，探出身子。哨兵正沿北线巡视。哨兵巡一圈还早，栓柱席地拢来冻雪，填好死人坑，用胳膊肘压实。待哨兵再次衔烟点亮，栓柱挪了身子挖出绳头，他只需一指长一指长地拉回来，有些布绳蹦出雪面，有些则仍陷在雪里，但这无关紧要，只要毛驴感觉到了拉力，她就会步步跟着绕过冠杨树，踏离北线跟自己汇合，他甚至为这点把戏略显得意。小毛驴绕过了第一棵冠杨树，这股莫名其妙的拉力正困扰着她，嘴边的缰绳细蛇般按捺在雪里蜿蜒盘走。栓柱施了力，布绳加速穿梭，栓柱收回了布绳，但是小毛驴还在北线上蹒跚。怎会断了？栓柱拧紧大腿上的皮肉，悔不该大意打松了结扣。哨兵再度巡逻，栓柱容不得自己多蹦出一个念头，跟着绳迹爬滚折回一半路程，在齐膝的脚窝里掏出断裂的布绳，原是下层冻雪撕刮破的。哨兵正撑开胯裆在雪地拔腿慢步而至，没有退路了，栓柱收紧布绳　住缰绳，纵身跃上驴背。哨兵骂骂

咧咧，一道黑影恍惚窜过，他一受惊，机枪走了火。扫射声惊醒全营兵马。日兵出营集结，往荒野围攻扫射。山田揭开栓柱帐篷，帐篷底撕得稀烂。他骑上军官大马，勒了辔头追赶上去。

夜色里，栓柱搂住小毛驴的脖子，雪花筛过他的耳廓，好似擂响大鼓，栓柱撣掉毛驴长脸上囤积的寒雪。冷风在头顶轰隆作响，好似日军三五架战机。荒野深处，毛驴碎碎的蹄音开辟出艰难的雪路，可身后追上的蹄音更加迅猛干脆。栓柱回身侧望，山田一手拉缰绳，右手努力卸下脖颈上的机枪。栓柱抱紧驴脖，身子贴住驴背，似一条毯子。扫射后，栓柱安然无恙，毛驴的速度也未削减，可身后雪地洒下长长的血迹。毛驴后腿上两处弹孔豁然可辨。又是一阵扫射，这回是扁扁的驴腹。三柱鲜血喷溅出去，驴身痉挛数次，蹄子却毫不怠慢。

“莫跑，莫跑了。”栓柱捂住毛驴伤口，鲜血渗出指缝，他只好用腿肚压实，栓柱心绞痛哭，把头埋进毛驴的鬃毛，“停下，停下，让我死，让我死吧。”

跑了一顿饭工夫，眼前摊开一处大河，河大冰薄，更无处遁雪，因此河面是滚瓜落石的水浪。毛驴喘息极重，驴背上湿哒哒一身虚汗。径至水边，毛驴前蹄失力，翻滚倒地，栓柱爬到毛驴身边，毛驴前蹄兢战蜷成钩子，后蹄软榻地拄着地。她的肚皮一起一落，身下血泊正愈愈散开，枪子打穿了肚皮，两边都有伤口。毛驴吁吁嘶吼，摇头把栓柱往河里赶。河十来米宽，游过去侥幸能保住性命。栓柱摸着毛驴的长耳朵、长脸，毛驴眼睛瞪得斗大，泪水正往眼睑上淹。她蹬蹄挪身，把栓柱挤进河里。栓柱死守不走，毛驴的呼吸弱下去，蹄子落地再没力气抬起。她泪湿湿地凝视栓柱，她已走到尽头，干冷地叫了一声，想跟栓柱告个别，但驴身一阵强有力的痉挛，两片眼皮款款落了。

马蹄音尾随上来，栓柱解下脖颈上的驴嚼子，连带缰绳一同套在自个儿脖子上。他往裤腰里别进缰绳，淌进钻骨的冰水。下水前，他掏出兜里的小木片塞进嘴里。没了火种，就算游到对岸也会冻死。

山田抱枪快马而来，遥见河心只露出一颗头。

山田勒住马，马仰天吙吙叫喊。山田瞄了抢管上的准星，往河心扫射。小毛驴骤然醒来，用尽膂力，倏忽跃起拱撞战马。战马受惊扬蹄，山田翻身坠马。

栓柱听闻动静，踩水停下，岸上的毛驴正嘶嘶叫嚣，雄赳赳地往山田身上扑打，倔驴死不后退，一个劲儿地冲撞，山田觌面发恼，扣住机枪扳机噗噗连射。栓柱耳孔里犹如灌进万湖洪水，脑壳里冲刷得稀哗罄尽，他浮在偌大的河面快要融化了。

毛驴倒了地，两只大眼业已闭上。北风卷走她眼角的血泪，也丝丝剥离她的呼吸。夜雪没遮没拦地沉降，触到水面化成透明冰碴。众多的日军在岸滩涌现，山田淌进水里扫射。栓柱抿嘴瞑目再次扎下猛子，划出五米远，抓到烂枝腐根，上了浅岸。河对岸，聚拢的日兵黑压一片。他们扛起毛驴，收兵回营。栓柱解下棉袄一排暗扣，刮了树皮揉碎，准备点火。待他掰开嘴里的木片，瓤心的火星早已闷死。

栓柱嘴唇黑紫，面色浆黄，手指难以并拢，发茬深处结了细碎的冰凌。他原地踏步蹦跳，头顶的

冰凌叮叮作响。他脱了棉袄裤，捧雪在身上搓揉。待干燥的雪吸尽表皮水分，他拧干衣裤穿上，又去河滩拔了三五捆枯芦苇，铺一半，盖一半。他钻进芦苇里，脱去袄裤架在外围挡风。芦苇花和夹杂的荻草咯吱他的后背奇痒无比，脚踝处顶到一块硬冷之物，栓柱伸手抓来，竟是只小龙虾，刚才囫囵拔上的芦苇根竟带上这狼犺蠢物，栓柱捏起大螯扎进土里，龙虾再也动弹不得。他想到挖龙虾的那个仲夏，他把夏天里发生的事都想了一遍，自然也有缨缨，好似这般想着，身体也在回暖。要是明早儿就是夏天那该多好，可大雪愈发疯狂了，风窜进芦苇堆里能撕下人的一张皮。脖底挂着的驴绳结出冰凌，硬铁条一般箍着脖子。所有念头稍纵即逝，他的热量正一点点耗尽。到了午夜，气温陡转直下，明天一早，或以后哪一天，来河边拾荒的人将会扒开雪垅发现一具男孩的冻尸。

雪淹没了万物，河流、砖窑、帐营，还有人的身体。栓柱最后一点热量也耗散了，他全身僵硬，脑子也没有气力拨动任何念头。他闭上眼，像活着

那样睡去了。

那是四月里的早晨，栓柱在驴圈里醒来，发现薄被里藏着毛茸茸的物什，有五岁小孩那般大，他随即明白了。昨晚他在圈里守了一整夜，可还是睡着了。他悄然揭开被角，一对齐刷刷的长耳朵探出来，眼睛还未睁开。她正憨憨地喘气。栓柱妈走进驴棚对栓柱说，是个闺女。那就当我妹吧。栓柱说。栓柱妈羞臊了脸道，说甚，败家风哩，讨你大打呀。

七天后，毛驴没有睁眼。栓柱妈说这头瞎驴，日后下不得地，驴车也不能套，还要烦人照顾。他大发狠要卖给肉驴厂宰掉，栓柱死活不肯。栓柱妈上前劝，说了多少好话，栓柱只当耳旁风。怄了一晚上，栓柱说，缓两天，两天还不睁眼再送。栓柱日夜守着小毛驴，她的眼皮柳叶似得糊住眼窝。栓柱用手掰、哈气、热水捂都不见效。两天后，栓柱大借来邻居的骡子车，栓柱怀抱驴仔也要跟去。那日太阳正辣，烧得眉心直挤热汗。小驴全身躁动、眼睛灼热发烫，他低头舔了她的眼睛，眼皮蠕蠕动

着，栓柱又添了一圈。骡子车拐上大路，毛驴正睁眼注视栓柱，她的眼睛形似丹凤，瞳仁浑圆滑溜，算得上标准的美人眼。阳光投射进去，像一口深潭，潭底正荧荧沉落着星光。

栓柱抬起冻僵的眼皮，芦苇罅隙里亮着一粒火星，好似一只眼睛。风丝捋得火苗愈愈发性，正是他丢弃的木片。他掀掉芦苇，踢翻冻成铁皮的袄裤，给火粒腾出更多有氧空间，他掐了芦苇花就着火星吹出浓烟，他的肺叶如拉风箱一般不住往外送风，火焰呼啦高涨，烤得脸发烫。栓柱点着芦苇堆，感到又活了过来。他烤干棉袄棉裤，重新穿上，身子暖烘烘得像晒着三月份的春光。他取下脖底的驴绳捧在火边烘烤，袅袅水汽蒸出来，带有小毛驴的体味。烤干驴绳，他重新套进脖子。火舌舔弄着飘落的雪花，大火周遭的雪面化出湿泥。栓柱烤吃了那只冻成石块的龙虾，肠胃也回暖了。

他走到河边踮脚眺望，大雪覆盖了那滩血泊，就像遮去大地上的疤。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吧？栓柱

侍弄脖底的驴绳念叨。他本来是要救她的，却害死了她。他蹲下身想理清思路，可身旁的芦苇迎风弄喧，聒噪恼人。栓柱走回火堆，抽出一把点着芦苇荡。火头见风就涨，撒尿工夫，岸边顿成汪洋火海，烧去下游三里多远，河面烧得殷红。栓柱伸手摸了棉裤口袋，口袋里一把泥，是在砖窑前装的土，他浮水前忘记取出了，稀泥在他指缝间流走了，只剩模糊的泥印。他观望滔天的火焰，跪下膝盖对着大火堕泪至天明。

## 6

栓柱担心日兵派人搜寻，遂避开日军走过的大路径直往南。走了一整天，才走下三十多里雪地。渴了他便抓雪吃，饿了还是抓雪。傍晚露宿苞米地，苞米早叫人拾掇光，只剩下一根根枯瘦的苞米杆。栓柱拔了苞米杆搭起窝棚，窝里铺上一层苞米叶，就算过了一夜。半夜冻醒后，他往袄里塞满苞米叶保暖，再次冻醒后，他索性踹倒窝棚，走起夜路。走到晌午，肚子绞疼，许是冷雪吃坏了肚子，

他蹲在地头吐出一摊黑血。太阳悬在头顶，竟带出三个太阳，一个比一个毒辣，好似这个季节正处仲夏，而天上生了四只太阳。栓柱腿下没了知觉，腿往南，他就跟着走。他脑袋里一团窝糟，全身虚汗淋漓，他解了扣子喘口气儿，可风闯进怀里掐紧人的皮肉。他只得扣好。又走一截路，地上雪稀薄，一踩下去能带上拇指深的烂泥，腿走着走着，人就长高了，垂头一看，鞋跟黏土成了高木屐。栓柱走三步，甩两步。直到太阳们在西边沉下去两个，他恍惚看到跟前立着一棵桑枣树，可眼前一昏一暗着实看不清。这桑树是他打小认识的，就算雀子啄光桑枣、叶子全败了也绝不会错。他急急走着，桑树总在前头靠不到跟前。腿走得生疼，他伸手捶腿却意外地摸到了桑树枝，他拽住树枝抱到了桑树，一搂怀的粗。他歇脚坐下，等缓过神来，发现树周遭有七八圈脚印与自己的一般大小。他正纳闷，又发觉双腿肿得像浑圆的粗萝卜，指头一按一个窟窿。

阳光迅速暗沉，栓柱倚树打了盹，醒来已是黑夜。他诧异夜晚来得这么快，他还没做好过夜的准

备。他肚里饥荒，顺手抓了冻雪来吃，咀嚼间有磨砂的滋味，慌忙抠耙出来，竟是一把烂泥。他没有力气作呕，只身朝东等着那四枚太阳逐个升起。风在梢顶搔弄桑叶宛若停了一树聒噪的鸦。这一夜，他无遮无挡，脸上捂着苞米叶，身体筛糠一样哆嗦，树两边趟过的风像两辆疾驰的摩托。栓柱听风啸守着夜不敢贸然睡去，他担心人入了梦就再难出来。这一夜长过他的一生，他把有生以来全部念头重新捋了一遍，天还是没亮，他吧唧嘴想生些津液填进肚子，可牙床上像长了一层虱子，痛痒难耐。拿舌头去舔，口腔内布满疮疤，像缝进一块块旧抹布。栓柱心生厌恶，真不该吃那么多冻雪，定是吃雪导致口腔生了毛病。他转念往好里想，嘴不过是用来吃喝说话，当下他没有馒头热粥，身边无人说话，这张嘴出了甚毛病也无关紧要。倒是两条腿，想到这儿，他觉得全身上下腿最金贵，可两腿浮肿得严重，好似皮骨间包的不是肉，而是脓水。栓柱拿下脖底的驴绳掖在怀里，祈求快些天亮。正嗫嚅着，东边镀了一层鱼腩银，栓柱扶树立起，太阳悬出云

丛，只见到一枚。栓柱也惊奇昨日为何能看到四个太阳。

他继续往南，走到晌午。嘴里干渴冒烟，栓柱再不敢吃雪。他只顾脚下，情况与昨日相似，冒虚汗，头顶现四个太阳，明知跟前有块青石又在绕圈子。他劈草坐下，湿雪浸了他的裤子，他全然不管。身后草丛里传出拔根锯草的咀嚼声，一对驴耳骤然竖在眼前，栓柱望向驴绳。这是幻觉，他不承认有头驴在眼前吃草，就像他不承认天上有四个太阳，可他看得真真的。四个太阳，一头驴。听到说话声，他方才醒了脑子。他扭头望见一处黑白人影，看不清脸面、身长，只有混沌的一团。来人若是真的，那驴也是。他伸手去摸驴，扎手的皮毛，手感是对的，来人说了几句，栓柱听不清，又吆喝一声，身后的毛驴跑将远去，只剩栓柱和那人。栓柱凑上前问了话，自己倒听不出自己的言语。那人提溜起栓柱脖子上悬的驴绳带头走去。栓柱脖颈受了牵引，只得跟在后头。走下二里地，过到一处石板桥，栓柱腰身渐弯下去，双手试图支地爬走。栓柱心惊，

自己岂不是变成驴了？披着人皮的驴。人驴只是一念之间。那牵绳的一个是自己吗？只撂个屁股和后背，看不清正脸，平日里毛驴也是这般打量自己的吗？她可否有这些想法？换成了毛驴，栓柱打量世界的角度越发诡异了。

驴绳牵到一口井前，井边倒着一条蛇皮口袋。说是水井，栓柱是看不清的，只能见着一处圆弧里黑咕隆咚，那人提上水桶，端到栓柱嘴边，有清幽的冷气。栓柱张嘴要喝，那人解了蛇皮口袋，抓一把麦麸投进桶里，栓柱纳闷，这人既要给我水喝，又何必糟践呢？栓柱只好边吹边喝，饮了半桶，正喝到痛快处，那人夺了水桶扔回井里，捂好井盖坐下。瞌睡像蚊蝇一样叮咬着他，他倒在井边睡下，醒后已然下傍晚。

这是间茅草房，带有石块垒作矮墙的小院，院脚立一处牲口棚。身旁挨靠的老人正在井沿上猛力磕烟锅，地上的烟灰积了脚跟深。栓柱谢过救命之恩，问南面在哪儿。老人指向院门，“哪家屋子不是坐北朝南的，你鬼急慌忙的，往哪里去？”

“你家也养了驴?”栓柱打断他。

“我饭后去地里放驴，正是这畜牲寻着你哩，我带你去。”老人往腰间别了烟杆，走去驴棚。这头驴和小毛驴同样个头，只是毛皮更黄更暗，而且脖颈处只套着布绳。老人解释说：“前几日在集上牵回的，驴缰还没备上。”他望着栓柱脖底的驴绳说：“我带你回家时，拽着你的绳甚是合手，那是根套驴的绳儿吧?”栓柱点头，但不愿老人再唠叨他的驴绳。

“要不这样，我老汉家里也揭不开锅，我给你半筐馒头，供你路上吃。”老汉说，“那个……反正你带着也没用，全当人情送我。”

“甚?”栓柱问。

“驴绳呗，正好缺着。”老人说。老人救了栓柱一命，还要送他馒头，索求的不过一根驴绳罢了，合情合理。栓柱理应让他，栓柱拿下驴绳递给老人，接手间又犹豫了。

“爷，我不能给。”栓柱说，“我要带回去。”

“驴都不见了，还要绳做个啥?”老人发了脾气。

“爷，我走了，馒头我不要了。”栓柱套上驴绳。

“又不是甚金贵东西，真没见过这么个孬东西。”老人背手进了茅屋。栓柱朝里屋喊了声：“爷，你莫怪我。我走了啊。”

走下一节河沟，远处伏着一座村子。身后有人撵上来，老人捧着草纸包，嘴里骂道：“你这娃娃怎跟驴似的，说尥蹶子就尥蹶子，还容不得我说你两句。”走到跟前递上纸包。“拿着吧，我恁大岁数还计较你那破绳？”栓柱剥去纸包，里面是四个馒头。“爷，我……”栓柱说着将要哭了。老人直摇手说：“住了，住了。”栓柱讲了离家后的种种经历，老人大为惊奇，外头传言日本人要来，没想到日本人早过了这边地界进山东了。

“小娃你年纪不大，经历远在我老汉之上啊。”老人说，“但我不晓得，驴都死了，你攥个驴绳作甚？”

“我答应家里要把驴子带回去。”栓柱说，他想到小毛驴倒地时，眼睛深邃湿漉得像口深井。老人送他走过河沟，上了木桥，村子近在眼前，老人方

才摆手离去。老人走远了，栓柱掏出馒头，忙不迭想吃几口，他快饿昏了。刚接到馒头时，他就打算啃咽。可馒头主人还在，他只好矜持。眼下契机刚好，他掰下一半塞进嘴里，尚未嚼碎，嘴里毒疮发作，牙床溃烂成灾，舌头两边似夹着火钳，馒头渣子一股脑吐在泥上。栓柱捂嘴跺脚央央叫疼，心里骂了句日娘捣爸的脏话。他肚里饥荒时，一撮饼屑也不曾见，现在有了好些馒头，嘴里却喷发了火山。

他驯服躁乱的情绪，蹲下身子捧起带灰的馒头渣，填满口袋后才往村头走。村口有一片大场，石磙碾得平整紧实，场中央堆了六堆草垛，长久雨淋，金黄色早已发败。栓柱舍了先前的主意，准备在草垛过夜，不去烦劳村里人。他有了馒头，喝水的小河也在近处，这一冬夜理应能暖烘烘地睡一觉。他在就近的草堆里刨出一口洞，踢了棉鞋量身钻进去，稻草秆裹紧栓柱好似一张卷席。栓柱美满地咬进一小块馒头含在嘴里，口水软化了再缓缓咽下，这就好比在家里经常吃的茶泡饼。他缓慢吃下两个馒头，心算明日吃一个半走上一整天，离家就近了三十多

里地了。栓柱肚里饱实了，取下驴绳掖在怀里睡了。

半夜，月亮踞在当空，浑圆发亮，晒得大场遍地碎银。栓柱正梦着自己在瓜地偷瓜，瓜皮扣在头顶当帽盔，红瓤沙得像饼干屑。草垛外匆匆的脚步声把栓柱勾出梦，他探出半边脸，看清月地来了个女人，三十来岁，裹着棉袍，正迈蹀躞行着，腰身左右扭晃，她走近草垛倚着等人。不多时，一壮汉子跑进了大场，不待男子近至跟前，女人就褪了棉裤。男人扑倒她，啃舔她的脸蛋，女人也不示弱，翘起光腿夹住男人的腰。两人摁进草垛里，咬耳朵说起话来。男的骂女的骚精，女的骂男的姘头。栓柱捂眼缩回草洞重又睡去，可睡眠总沉不下，只听外面草垛唧歪不止，女人着急嘱咐说："弄到外面，弄到外面。"

"那老东西弄得，我怎弄不得？"男人说。

"说甚子牢骚话，你有种迎我过门，你想怎弄就怎弄。你这卵人。"女人犟起脾气，男人就乖了。

"听你的，哪能不听，这回你水多，不是舍不得嘛。"

栓柱恼了，连翻两个侧身，草垛里传出了响儿。“有人？叫人看见，那老东西非把咱俩吊死。”女人说。两人抢着衣服穿。“不会是黄狼子吧？”男人说。栓柱缩在草垛里不敢动弹腿脚。男人寻了过来，前后打量了草堆。草堆根落了一大把草，寻到另一边撞见一双破棉鞋。栓柱细听外面的说话声。

“有孩儿？”女人顿了小会儿，“不能留他，你去哪儿？干甚？”

“我去拾根棍子，莫叫他跑了。”男的小声说。栓柱听得真切。

“拾甚棍，带洋火了吗？”女人说，“愣甚？点纸烟的洋火。”

女人接了火柴，划刺一声点着了。“我在这口，你去那口，守住东西两口儿莫叫他溜了，等烧死里面的孩儿，咱们再去村里喊救火，你回你狗窝，我去喊，就说解手望着了。”正说间女人丢了洋火。

“你恁狠，出人命的事儿。”男的说。

“快去堵口，老东西可是清时秀才，作死人的法子毒着呢，咱俩弄这些次足够填井了。莫工夫说，

别叫孩儿跑了。”

栓柱缩在草洞里前后挣脱不了，身下烤得焦热，浓烟呛进胸口，好似在肺腑里燃了一盘炮仗。火势凶猛发轫，栓柱困在草垛里，两头出不去。

草垛外，男人死守洞口，久未听到惨叫，心想是烧死了，火烧到中段烤得他的脸发红发狞。忽地，草垛南面滚出一片人影，人影滚爬站起，赤脚往大场外跑。女人尖叫一声，借着火光，男人看清草垛里还有一口洞。

“孩儿刨洞跑了。真是黄皮子变的。”女人说。

栓柱没命疯跑，右手指头在淌血，方才，他憋气刨洞，把食中指的指甲整个刨掉了，指头上只剩挂搭的软肉。大场上两人没有追来，栓柱心想自个命大，又捡回了一次。他跑出大场低头一看脑神经当即崩断了，怀里只有馒头，不见了驴绳。他掉头回跑，草垛边的两人正商量对策，见那野孩子索命般跑回来，两人吓得瓷瓷呆住。草垛三米多高，火焰涨到五米高，栓柱左右想不出办法，只得穿上棉鞋结实地猛踹草垛，火苗燃着了他的鞋面，他也全

然不顾。草垛分毫未动，而大火却烧透天了，栓柱跌坐在地不住呜咽。两人见孩子并非村人，又这般可怜模样，女人解了棉袍上前扑火，男人也帮忙。栓柱看到两人反常的举动，缓缓起身脱了棉袄继续摔打火焰。可努力都是徒劳的，火烧尽了草垛，只剩一堆灰屑。栓柱满脸烟灰，棉袄烧出坑洼的焦洞，他丧了心气垂头便走，走了不多远，又冲回来抬脚揣进草灰里，烧尽的草垛呼啦倒散，里面的瓤心还带草色，正冒着热气。栓柱扒将开去，翻出驴绳，绳头烧去肘长，套驴脖的绳圈还在，栓柱拾起套上，就像套进毛驴的脖子。驴绳还是温热的，绳头散了穗。栓柱闷不吭声地往大场外围走，他知道南边就在满月正下方。女人跟上拽住他，从肚兜里别出两枚袁头银币。“刚作践你了。”女人说。栓柱只晃头出了大场。

## 7

栓柱就馒头饮河水爬了一天的坡，脚下越迈越重，下傍晚坡子更陡。可他坐在大石板上歇身时，

发现路本是直的，未见一处坡。他醒了神才慌忙赶路。走下不多远撞见一片野坟，稀稀拉拉的，像在地皮上鼓起的脓包。猪獾黄狐在乱草坟碑后蹿躲。起落的哭丧声从坟深处传来，削人心脾。他尾随哭声望去，一座新修的坟冢前跪着一妇人，妇人正躬身爬起，栓柱拽开步子急走，妇人肘里挂了空竹篮，趄趄跟在栓柱后头。

“你慢些，前头的路不易走。”她咕哝说话。

“婶儿，你唤我？”栓柱问。

“我跟老头子传话哩，”妇人道，“方才他还借风念叨呢。”栓柱四下寻人未见。栓柱嘴里焦干，嘴巴说不出话。

“看你两腿饿得打漂，这么着，你也别走夜路了，随我回家。”

寡妇家境殷实，高深的院子外圈了五头肉肥的白猪，食槽里的泔水还漂一层菜籽油。这些黄锃锃的金油拿来喂猪真是白白糟践了。在栓柱家里，栓柱娘都是用丝瓜络沾几滴，在锅里呼啦抹上三五圈，翻炒地蛋、摊饼子全仗着那一层浅浅的油膜。盛上

的饭菜里连个油花都不曾见。院内三间房一齐的青砖青瓦，没糊过一层泥。

入了堂屋，寡妇端来堆尖一碗葱卷饼，又倒了滚烫的开茶。栓柱觊望瓷碗里油煎亮黄的饼子津液横生。他捧在手心先是装模作样地咬了一小口，酥嫩香味势不可挡地挑逗了肉舌上的味蕾。他忙不迭地卷起饼塞满嘴，腮帮鼓囊得跟个蒲扇似的。寡妇捋捋栓柱的后背，偷出一只手又卷起一张。栓柱吃净饼舔去碗底的油星，肚里才踏实。寡妇问他没赶上年荒，怎的跟个饿死鬼？栓柱不答。寡妇见栓柱倦了，遂铺褥子各自睡了。

日后清早，寡妇打定主意下了床，她发不盘、脸不洗，抢到栓柱屋里，把住他的胳膊。“婶，你作甚？”栓柱问。

“我老头早年拉血拉死了，边上也没个儿女，我看你老实，你也别回家了。我供你吃穿。我收你当干儿子，怎的？”寡妇推攮道。

“叫我想想。”栓柱说。

“有甚好想的，”寡妇晓得强留不得，“容你半

天。婶在堂屋等你。”

快晌午时，栓柱在堂屋外磨蹭了半个钟头，才推门进去。寡妇欢喜得绊倒了脚，吃了晌饭，她就在村里招来三名汉子，说要办酒席冲冲喜。她进猪圈钦点了最肥的一头猪。村里人围拢在院外，大人等着买几吊肋上的好肉，小孩则等着尿脬吹气踢球玩。两个汉子绑了猪蹄，余一个支锅熬开水。栓柱攥着杀猪刀，揪起猪耳，瞄着蹦跳的动脉径直捅下去，他不知哪来这股畅快淋漓的痛快劲儿，要知道他离家前看到猪血都会晕倒。他来了兴致，骑上猪，刺破猪颈厚皮，伸食指探进去与刀尖齐深。熬水的汉子跟他交代过，这是避免划破下水，下水破没破是衡量屠夫技术的重要指标。栓柱摆弄舒服姿势，腰部找到发力点，揝紧刀柄往下一拽，他的食指尖刮过一阵温风。台下掌声渐起，栓柱望着红白胶着的物什流进桶里信心陡增。

晚上的酒席铺张开去，八碗八碟菜式齐全，村人吃到天明才肯散。寡妇吃醉酒，扶墙摸爬到栓柱房里，栓柱穿着崭新的棉衣裤盘坐床头，他见寡妇

两腿拌蒜，爬下床去扶。寡妇拿掉栓柱脖底的驴绳，拖起他的脸蛋啵地亲一下，“我儿啊，喊我一声娘，让娘心里暖和暖和。”

“你喝恁些酒？”

“我儿孝顺，娘听儿的，再不灌这些黄汤，莫叫那些光棍瘾头揩了油去。”寡妇依攮到床沿，“娘坐端了，来，喊娘一声，喊一声。”栓柱拾起驴绳套进脖子，“我儿成驴了，戴那干甚？一股骚腥气。取喽，取喽。明儿娘去集上牵一头回来。”栓柱取下驴绳。“娘不难为你，你只喊一回，往后等你熟识了再喊。”栓柱噎了口吐沫，指肉掐得死死的，他踌躇不绝，话到腮边却吐不出。他上前赔不是，可寡妇依在床边睡去了。栓柱就地铺了被子守在寡妇床下。

夏日的河滩上，尤是雷雨夜后的清早，水舌涨上草汀，旧泥翻了新土。水土腥气遮漫住青草的涩味，小毛驴吃尽嫩头草仰天打滚，未阴干的雨水在她背毛上留下滞重的水印。栓柱在手脖上绕两圈驴绳头，劈草坐下。天际飞来一片黑凤蝶，落在小驴

鼻翼上，轻盈扇动彩翅，小毛驴缩了蹄脚，两只眼翻上去，像两粒碰到一起的黑豆。她小心探出卷舌，一回扫扑了空。凤蝶弹腿翩飞，栓柱撒了驴绳，毛驴跃身蹦跳着去咬辗转迂回的蝶。黑蝶飞到河面，小驴吁一声垂下头去。水面上升起两只蜻蜓，她撵到河滩上，草丛里蹦飞了三五只绿蚂蚱，小驴不知追逐哪个，整个扑上去。身子翻倒了，蚂蚱乘势跳上她的背，蜻蜓撞向她的耳蜗，小驴晃头甩尾终究无法逃脱。她埋头横冲直撞，一头扑进栓柱怀里。

栓柱醒来，手边的驴绳缠在手脖上。他穿好新棉鞋袄裤，去堂屋拿了三个馒头揣进怀里，重又套上驴绳迈出门槛。他轻巧地阖上门，走到院外又犹豫地走回来。他在堂屋前稽首跪下，在台基边磕了三个响头，脑门上青紫淌血。栓柱喉咙一阵翻滚，热泪滚下来。

“娘，对不住你啊，”他挺直了腰板，“儿要回家了，难为娘了。”

栓柱爬起来，小跑着离开了寡妇家。昨晚酒席上，他就问好了回家的路，只要往南再走上三天，

过两个集市，看到兜售菜籽油的铺子，那就是冷水镇了。他在镇里放过鸭子，这将是他第三次踏进那座镇子。

堂屋里，寡妇背在门板后，目送栓柱步步远去，坠下清泪。

## 8

那是离冬至不久的一天，栓柱走到了大岭村头，村子还是离开时的模样。他以为会有人来迎，但村口空落落的。他往家里走，看到他的人都拍腿尖叫，人人都以为，他再也回不来了。栓柱没有力气搭理他们，身后尾来的人愈聚愈多。有人问他老黑头他们呢？栓柱只是摇头。他走进家门口，爹娘扔了手里的活计忙不迭迎出来，栓柱娘想摸又不敢摸，只是抹泪哭着。缨缨拨开人墙闯进来，看到活生生的栓柱，她跌倒在地没命啜泣。

栓柱全身骨肉散了架，呼吸的气力都快没了。他摸爬到床沿，取下驴绳挂在床头，一觉睡到自己老去。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我看见夏天在毁灭
作者=徐畅著
页数=226
SS号=13956759
DX号=
出版日期=2016.04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